

尚

講

書

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吾鄉史丞相浩以儒學仕南宋歷高孝二朝位至右丞相時張浚用兵中原公頗持異議論者遂多貶之然公老成謀國計主萬全固未可據短視者之目力以定其所見之得失也公著有尙書講義二十卷大率依據孔孟立言雖不必有新奇高人之論要其平實可循固少瑕疵未能以尋常經進講章擬之自當時孫應時已稱其多所發明剖抉偏見開悟後學者無慮數十百條其後朱子命蔡氏爲書傳閒亦取公說焉此書條數縷釋

尙書講義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厭詳悉而淺白如話平實論當實爲經進講章甚精之作蓋公之學最深於古禮經此書殆居講官時所爲然其參稽眾說折中孔孟如據盡力溝洫說禹貢據孟子所引夏諺吾何以休吾何以助說五子之歌又辨任土作貢乃禹貢玄圭於堯以告厥成功錫玄圭者禹也天之畀曰錫如天錫禹洪範九疇君之賜曰錫如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臣之貢亦曰錫如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凡此類考辨固亦甚精細矣羣經惟書禮最難說姚氏仲實嘗謂書記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

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難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抑余以爲書之見惡時王遭殘闕信如姚氏言然今古文家爭持門戶見不相通而錯脫訛奪自漢已然故往往有上下文不相貫屬者勢固不能強爲注解也卽其可知者考之其不可知者闕之卽經文玩索入而有左右逢源之效彼功效之所在斯經義之所存也此必得於誦數講貫而不容稍有競心者公此書極平實其盡心於誦數講貫者斷可知焉余慮世人擬公此書於尋常經進講章也則書其考辨之精細與夫依據孔

尙書講義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孟立言之實證著於篇畀覽者考鑿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尙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卽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書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尙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

尙書講義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進尙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樞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周公在後看公定子往矣一言

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  
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  
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  
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  
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諸下  
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榷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鄞縣志本傳

史浩

○案舊名若訥見樓鑰跋葉夫人墓志

字直翁詔之孫少孤力學貫

穿經史

樓鑰撰神道碑

卓犖有大志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

進士第

○案宋史本傳作紹興十四年進士誤

為餘姚尉有黠賊剽劫

出沒不常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言

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於心安乎令歎

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

寶慶志

十八年為

昌國正鹽官

大德昌國志○案余天錫真隱舊遊記攝事昌國

歷温州教授

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

○案寶慶志浩餘姚任滿詣行在秦

尚書

一四明叢書

檜使給事中林一飛致意於史才言己留國子監書

庫官擬令姪矣浩白才曰檜難與其處浩於法當受

教官可不安分乎檜死又明年浩以吳秉信薦自温州教授召為太學正

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

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祕書省校書郎

兼二王府教授

宋史本傳

上嘗命普安王書蘭亭敘五百

本以進

○案寶慶志作上書蘭亭序二本賜二王批其後曰依此進百本

浩曰此趙

鞅訓戒之旨王溢其數以進○案寶慶志作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恩平王

卒無復賜宮女十人以侍王浩曰當以庶母禮事之  
王如其言高宗益賢普安遂為皇子封建王○延祐志案齊

東野語孝宗與恩平王璩同養宮中孝宗英睿夙成  
秦檜憚之憲聖太后亦主璩高宗意雖有向猶未堅  
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爲普安府教授言上以試  
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  
人皆犯之矣普安者  
完璧也上意遂定 除浩權建王府教授置直講贊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本傳王以內知客龍

大淵會觀善飲酒多置酒會之寶慶志浩一日講周禮

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  
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  
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  
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

尚書卷之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

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

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以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

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

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

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旣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

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長宮

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

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

二年前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

子右庶子

本傳○案神道碑作左庶子

六月孝宗受內禪

神道碑

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

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

能所廢黜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

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

之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

寶慶志

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本傳

上語浩中外臣僚朕不能徧

知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四人

○案神道碑作又得

尚書書

本傳

三四朋黨書

金安節周必大等三十五人以聞

後多至宰相執政侍從

寶慶志

時張

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州采石

浚奏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

本傳

八月浩參

知政事

神道碑

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

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

是爲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

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編修

官陸游尹穡召對竝賜出身

本傳

隆興元年正月浩爲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宋史孝宗紀

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  
其子孫本傳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神道碑金使燕人

劉蘊古偽降會濠梁奏北方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

蘊古願得自將以與敵角毋使徒老耒耜閒陳康伯

張燾辛次膺咸是之浩曰是必姦人來爲虜聞不得

施其技姑以此反國耳召蘊古謂曰樊噲欲以十萬

橫行匈奴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爲蘊

古駭失色遽曰此皆無家必不爲吾用不如挾之去

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浩曰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子

尚書議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眷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而退

後竟因刺探機事私使其僕北歸伏誅程史袁孚罷右

正言浩奏初政不宜遽去諫官孝宗曰孚妄言德壽

宮有私酤浩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

聞宦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

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

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孚

尋知溫州神道碑張浚屢奏欲取山東浩曰宿師於外

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



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繼而李顯忠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令有不行耶齊東野語浚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謂浚

尚書講義

本傳

五四朔齋書

一約園刊本

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浩執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微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

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  
神道碑 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

帝之蒙塵悲六宮之遠沒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  
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  
謀臣外無良將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  
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  
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  
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也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稔於幕下輕易之謀

尚書

六四明

約圖

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乃欲嘗試爲之  
而徵倖其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覩禍亂豈無報  
敵之志時當張韓劉岳各領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  
良馬然猶不能復尺寸地今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  
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內修政事外固  
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  
積資糧十年之後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  
眞隱漫錄 旣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  
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

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以資軍費

齊東野語

浚又奏歸

正人當優待之浩以爲不可奏曰敵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功數年後蠶食旣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且彼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爲自蹙之計又曰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圖亂萌言甚切至

神道碑

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

尙書議

本傳

七十四朔藏書

初園刊本

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浩曰然則戰士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督府於時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以大誓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

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相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  
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  
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  
以規模出於祐也相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  
成是亦相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  
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  
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上曰毋  
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  
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

尚書

八

府而出兵不得預聞則將焉用彼相哉

齊東野語

去不已上曰何苦至是浩曰張浚與臣議論不合諸

將出兵而臣不知不去尙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

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

神道碑

御史王十

朋論之

本傳

五月乙巳浩罷

孝宗本紀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紹興府浩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  
宿州失利喪士馬甚眾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已而浚  
亦自劾去位矣

神道碑

乾道四年二月除浩爲四川制

置使

孝宗紀

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

撫使孝宗見浩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

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浩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

爲對至鎮爲民興利除害

神道碑

奏免湖田租振卹淹

沒之家

紹興府志

始創貢院

山陰縣志

封表嚴光墓道

餘姚縣志建

先賢祠於鏡湖

咸淳縣志

捐帑置義田給助鄉里賢士

大夫之後貧無以爲喪葬嫁娶者

紹興府志○案紹興府志又言田附

於學爲規畫十許條凡有請而應給與給而奉事多

寡遲速皆有程嚴實委之鄉官錢糧屬之縣士簿米

斂散則隨鄉俗錢出納則均省計歲稔及給

助有餘則就復增置教授學職亦與其事

九四明叢書

溥

山陰縣志

民爲立祠額曰彰德

浙江通志

進檢校少傅領保

寧軍節度使

神道碑

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

鶴林玉露六

年丁母憂八年判福州

寶慶志

過仙霞嶺募人登以石

路凡二十里

仙霞嶺志

既至復登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

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建劔四州多不舉子臧

獲則取於福與漳泉聞浩置田爲莊貧婦孕育月有

所給生齒旣繁又免誘略之害每事立規四方傳以

爲式

神道碑

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遣使賜之

清容集淳

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孝宗問執政久不見

史浩無他否神道碑三年正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禮泉觀使兼侍讀孝宗紀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

襄為講官薦士故事舉石塾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

沈銖等皆疏遠下士上皆召用之寶慶志五年正月案

神通碑寶慶志皆作三月為右丞相孝宗紀上曰自葉適罷虛席以

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

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本浩以士大夫留滯旅寓

尚書講義 不寓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為之一清紹興帥獻縉

錢孝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浩對曰郡

方困於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神道碑

時朱熹教授生徒於建寧山中浩力挽之繇是出

守南康延祐志案宋史朱熹傳淳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降旨便道之官熹辭不許樞

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

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

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眾因奪民財浩奏盡釋

所捕而擒軍民首讎敗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

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鬪則始  
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  
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  
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本傳十一月罷爲少傅還舊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孝宗紀趙雄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  
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

而悞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  
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  
出吾不信也邇曾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  
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  
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  
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  
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  
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  
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本傳七年五月除少師孝宗

紀 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案孝宗紀作十六人皆一時

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案

孝宗紀袁燮下有趙善譽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

六人而已本傳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浩奏陳俊卿年

未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耶

神道碑十年八月致仕除太保孝宗紀浩嘗歷永衛魯三

國公於是進封於魏神道碑十一年三月浩入謝宴於

內殿十三年正月除太傅孝宗紀○案神道碑作十四年詔進太傅晚治

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

尚書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本傳御

札丁寧申命守臣致禮趣覲燭湖集適朱熹以子喪請

祠浩既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宋史朱熹傳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浩薨神道碑

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御書純

誠元老之碑賜焉本傳○案攻媿集作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

八月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寧宗紀寶慶

元年八月上建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葛邲文武勳

臣二十有三人繪像其中浩與焉咸淳臨安志浩貴積三



朝名流四夷推賢薦士物我咸消燭湖集在廷諸賢持

議閒有不同而包涵容養無秋毫忿疾意真德秀跋史太師與

通奉帖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浩上知之曰

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

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

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

害公其寬厚類此本傳子四人彌大字方叔寶慶志力學

勵行延祐志賢肖其父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寶慶志嘗為

汪大猷所薦舉樓鑰撰注大猷行狀淳熙三年累遷祕書丞輪

尙書議不傳三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對上疏帝每稱善十二年奉祠歸特賜金帶進禮部

侍郎嘉靖志案寶慶延祐兩志皆云終禮部侍郎

禮侍者嘉靖志言進禮侍不誤而以為在紹興間則

大誤也淳熙三年彌大方為祕書丞何能於紹興間

先為禮侍耶且先敘淳熙後敘紹興亦非法仕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

知寧國軍府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神道碑諡獻文延祐

志彌正字端叔寶慶志歷官司農丞樓鑰祭文浙東提刑樓鑰

跋葉夫人墓志○案寶知台州浙志○案朱子文集

慶志作終浙東提刑誤彌正知台州在淳熙九敷文閣待制奉祠樓鑰代謝官觀表○案主管雲臺觀神道碑彌遠詳大事記彌堅自有傳

全祖望跋宋史史浩傳後曰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爲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爲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清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尙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義倉極爲真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

尙書正義

本傳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諡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懼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

爲宋梅欄刊刻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  
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  
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  
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  
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泚二  
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  
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環  
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  
不終湮而宗衮亦未嘗不藉以吐氣也

尙書講義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卷二 虞書

舜典

卷三 虞書

大禹謨

卷四 虞書

皋陶謨 益稷

尙書講義目錄

一四期發書  
約圖刊本

卷五 夏書

禹貢 甘誓

卷六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卷八 商書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九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一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尚書講義  
目錄

一二四册  
叢書  
約園刊本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卷十四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十五 周書

召誥

洛誥

卷十六 周書

多士

無逸

卷十七 周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卷十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君陳

卷十九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尚書正義

目錄

三

國朝藏書  
約圖刊本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講義卷一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此書序也班固謂先聖孔子作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紀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語裁爲法度之言以信後世雖謂之孔子作可也凡稱昔在必其人之聲名功業不泯者自古以來惟帝堯足以當之

尙書講義卷一

一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帝者君天下之號而堯其名也或曰堯其諡也夫古者死無諡諡始於周堯則其名無疑矣且以舜禹言之有鯀在下曰虞舜又曰來禹豈呼舜禹之諡耶聰明德之至大者是故天以聰明在上而元后亦以聰明作民父母天之聰明豈必僕僕然屬耳瞪目而得之耶亦曰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已卒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天下之理不得遁而皆存乃可謂憲天之聰明也文非絺章繪句則凡施之外者光明皆是也思非焦心勞慮則凡蘊之內者

光明皆是也光者光明也惟茲光明悉本於性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人人皆具是光明眾人迷焉晦而窒  
之一身不能用聖人覺焉擴而充之所以能滿天下  
是故讀書者能了此一光字則百篇之內凡所謂光  
皆帝王心傳之妙日用之本無餘蘊矣堯用是光而  
宅天下宅者安而行之也安而行之其誰以爲非性  
乎故曰堯舜性之也雖然堯之德天也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其不得已而有言蓋以老而避位  
不私其家而與一側陋之人懼天下不明是理是以

尚書講義

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詞刊本

### 堯典

其言見於後世序者明一篇之大旨言雖不多而一  
二語閒如射者之破的非孔子孰能與於此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天命之性  
堯全德而具未嘗失也故其所行自欽明文思格于  
上下率性之道也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修  
道之教也聖人之論歷萬世而不可易者以前聖後  
聖其歸一揆爾堯典篇目也典者常也經也經常者  
萬世不刊之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曰當讀爲粵字粵者始詞也若稽古者順考古帝堯  
之德猶今紀功德之文曰謹按是也放勳者號也有  
勳可見故以是尊之也上古君天下者一於道爾故  
民鑿井耕田不知帝力於我何有無功可見也堯則  
放前人之功巍巍乎有成矣欽者敬也爲人上者奈  
何不敬則欽者堯之首德明則其次也序書以聰易  
欽何也蓋聰明天賦天所以命之者在是故曰亶聰

明作元后至於欽明則率性而行者率性而行首以  
欽德則允恭克讓固其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也堯具  
是四德出於本性之自然率而行之安其所安無一  
毫作爲故曰安安夫一性之光明被四表而格上下  
固非智巧果敢所能致至於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  
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  
海而準卒之上下與天地同流非光明則不能徧也  
如是則民物之休戚天地之變化孰有彼此之間皆  
吾一性之動而已豈非率性之道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堯修道之教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本在于正心誠意堯之德盛矣至出而應世未有不由此而天下治也後人謂克明俊德爲明揚側陋之人非也大學曰克明俊德自明也自明者內明而外俊明之至也此非修身而身修之效歟賢者親之無能者亦親之而九族至於親睦親之至也此非齊家而家齊之效歟敲者平之晦者章之而百官百姓至於昭

尚書書經

卷一

四國可敬者

一約圖刊本

明章之至也此非治國而國治之效歟協和者調一也而黎民至於變時雍和之至也此非平天下而天下平之效歟自常人論之堯行此德以治天下不過一治世之君耳殊不知堯之所以能治此者大學之道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其甚難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堯之道所以推之萬世而不可易後聖有作豈能越是道而行之耶其曰修道之教也宜矣韓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公以是傳之孔子夫數聖人相距數百歲何所見而相授受直得大學之道而已此堯所以爲出治之祖也嗚呼盛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夫聖人所以爲聖者能以己之光明覆被一世而其修德修政動合自然之道而已克明俊德至於天下平矣繼當修政政者所以與世共之也蓋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之際其實無閒君天下者苟能

何書義卷一

五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順天之時授人以事亦自然之理非性分之外別有天人也乃者因之也因黎民於變故命羲和以正天時此見堯首德之欽若又曰敬授堯之欽德不於奉天治人之閒見之其何用耶古者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揚雄謂羲近重和近黎其實重黎分掌天地羲和則兼天地而分四時名不同爾曆其書也象其器也日月星辰其三光也辰其躔次也仰觀俯察既已得其序則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既總言命羲和之大旨矣茲復分而言之於二仲則  
言分二叔則言申者蓋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而盛  
於南嚴凝之氣始於西而盛於北其始分之其終申

之也以方言之則宅嵎夷曰暘谷宅南曰交趾宅西  
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宅者安此一方也天之運行  
以日爲主故於東西出納獨言賓饑者二仲爲主也  
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之功備平  
治秩序力作於三時夏則待其成故曰敬致冬則藏  
矣故曰在以候言之則四仲爲得中氣故取日之長  
短驗於分至皆一時之中也春秋曰殷殷中也中則  
分矣夏冬言正正也正則至矣朱鳥南方七宿也火  
心宿也二十八星獨於南方全言夏秋冬則取心虛

昴者以分至者定之適當其次也日中宵中陰陽之  
所以分也以民言之則春析之而作夏因之而長秋  
樂其成故夷冬則藏乎室故隕以動物言之則春合  
而孕夏禘而革秋生而鮮冬禘而溫舉是四官上關  
天時下及地利中取人和無乎不有及其成功授人  
時而已則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爲一期三百六旬而  
已虛是六日與一歲之間有六晦小盡率一歲餘十  
二日積三年三十六日及二年二十四日成六十日  
改五歲而再閏也觀其日星之運轉人民之動息庶  
物之生長與夫歲月日時之行豈人力所能加損實  
天道自然之序惟在聖人奉若而使人不失其時則  
百工允治庶績咸明亦自然而致此孔子曰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厥功之成不見其迹非順天之道則天之大其孰  
能與於此哉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旣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

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日湊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赴功庶績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是隨時做經曰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若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

尚書正義卷一

八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天地輔相天地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閒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人以私意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視此等事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不順天時聖人安得不以爲急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潛子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  
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嬀嬪于虞帝曰欽

哉

堯之治至是成矣蓋奉若天道至於庶績咸熙民孰  
有不治者哉自常人觀之功成治定思享逸樂于無  
窮延壽考於萬歲而堯乃疇咨其能是之人而登用  
之又疇咨其順我之事者而其治之有以見黃屋之  
非心也臣有放齊者不恤丹朱之囂訟而以開明衷  
之意堯之必予子也吁者驚歎之聲也口不道忠信  
之言謂之隘心常起憤爭之念謂之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爲君也臣有騷兇者不知其工靜則能言之

用則皆違之貌恭而心不敬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而  
以方聚布百工襄之意堯之必見聽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當予事夫洪水之災湯湯然其害方盛蕩蕩  
然沃山升陵浩浩然大浸稽天下民之怨甚矣四岳  
朝之元老敢問其有能使治之者誰也僉者眾也於  
者美之也眾以鯀爲美而堯以爲不然以其負命敗  
類知其必不成功也岳曰舜哉者舉之也姑試之乃  
可帝乃不得已而用之已而又欲以天下予四岳岳  
以不德辭始誨以明明揚側陋側陋者隱微也明揚  
舉揚也師眾也錫賁也眾乃貢其說於帝以爲有鯀  
在下曰虞舜然必曰有鯀在下者言其無妻也其意  
若曰舜雖可以嗣德然側陋一介人未必服堯乃以  
女妻之天下必以堯之貴戚而不敢慢也所以爲舜  
地者至矣堯曰子聞則心已許之矣其曰如何復問  
四岳曰子固聞之未知果如何也岳舉其家行之美  
進進然治而使不及亂其盛德可知矣堯於是始妻  
以女而觀其刑於寡妻之德終則敬用之矣嗚呼大  
道之行天下爲公親莫如子疏莫如深山之匹夫用



不用惟其人者公也浴天之惡圯族之凶用不用由  
乎眾者亦公也堯何容心哉蓋堯之德天也天之福  
善禍淫豈不竊竊然弊精神勞思慮而紀錄之耶禍  
福皆由自召此天所以不勞而功成也其九載績用  
弗成而不畀洪範九疇歷試諸難而天受之非堯之  
心上與天通其能相應若是乎

尙書講義卷二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天意也夫自  
開闢以來天地廣大純厚之氣停蓄於上下歷鴻荒  
至三皇四帝而有舜舜得其氣之大全蓋欲使之爲  
天下後世作法不得不生於側微側微者隱陋也夫  
既起於隱陋則萬古耕稼陶漁者皆得以取法夫既  
父頑母嚚象傲則萬古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皆得以

尙書講義卷二

一四明藏書  
約副刊本

取法夫既百官事之二女女焉則萬古爲朋友長幼  
夫婦者皆得以取法夫既齊七政頒五瑞巡狩以覲  
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舉賢去不肖則萬古  
爲君者皆得以取法向使舜不生於側微則人倫五  
者政化百爲可以爲法爾耕稼陶漁何所法乎是故  
孰不爲耕使人遜畔者舜也孰不爲漁使人遜居者  
舜也然則天固生舜於側微之中其意蓋爲天下後  
世作大楷槓欲使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  
法舜也嗚呼非孟子不能形容大舜非深明大舜者

不能知天意之所在也前言側陋者其地也此言側  
微者其人也堯曰子聞之安有以天子與人聞之不  
熟而輕授乎君人之德唯在聰明聰明者與天地同  
體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故堯舜以聰明在上  
而仲虺稱湯亦曰惟天生聰明時又穆王稱文武亦  
曰聰明齊聖序書者以聰明包括舜之大德當矣夫  
以側微一介之野人而使之當五典百揆四門大麓  
上而欽天事神中而黜陟幽明下而至於夷蠻鳥獸  
魚鼈皆獲其所豈不爲甚難哉惟其難而能爲之使

何書卷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之人皆知之皆見之皆以莫能及而心服焉此  
舜之所以終能享無爲之治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  
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帝  
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

粵曰稽古帝舜此不謂之虞舜而曰帝舜者舜已爲

帝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謂之重華宜矣然非其心協於堯則非所謂重也重者言其施爲皆由堯之本意也潛深也哲深於內而文明溫恭篤實見於外者皆合堯之欽明文思也幽微之德旣上聞于帝聰則堯之信舜者久矣夫天下之至難者莫若敘舜倫明百度懷萬邦格皇天堯使舜敬微五典五典克從者舜倫敘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者百度明也賓四門以禮外客四門穆穆然和敬者萬邦懷也納於大麓行深山大澤中烈風雷雨而不變皇天格也此皆舜受命之符而天下於此亦必皆知舜之可以爲吾君也然則堯之所以稔舜之德者至矣盡矣格來也呼之辭也詢事考言者雖以堯之聖其觀人也亦必先詢其行事而後考其言歷試諸難詢其行事也至是足以驗其言矣乃言底可績者知其言之必可行非若其工之靜言庸違也告之以三載汝當陟帝位舜猶自以爲德不足以嗣堯而辭焉則受堯之位其敢慢命而違其言乎故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豈非授受一道而不可以差殊觀乎嗚呼此其所

以爲堯舜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一月也上日非朔日乃吉日也文祖其始祖廟  
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矣古者人君受命告於  
文祖受終亦然受終者明堯猶在御而倦勤退位終  
天子之事爾至是舜始攝也古之聖人求與天地相  
似者惟堯與舜此孔子定書獨首二典也堯之有天  
下黃屋非心心乎道也堯舜以治天下爲有道者之  
細事故視此身如寄逆旅無一分留戀舉而與賢初

尚書正義卷二

四十四明藏書

一約園刊本

無吝色原其本心無偏無黨合乎道耳是以孔子取  
爲萬古帝王之軌範後世雖有巧辯不得少訾焉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舜作體天之法也堯有曆象舜則璿衡曆象以數  
推也璿衡以形求也其實均於體天以布政也璿爲  
陰類故璣在上玉爲陽類故衡在下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之象也日月五星於是不得遁矣然而人君一  
事之乖宜一物之失所則日月爲之薄蝕五星爲之  
謫見謂之七政舜亦視之而立政也後世帝王其有

卽政之初不知應天以立政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舜作事天之法也肆遂也類祭也上帝天也天夫道也地妻道也舉天則地必從矣昊天有成命之詩曰郊祀天地者以此也禋亦祭也六宗者祭法所謂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四坎壇之祭四方山林川谷之見怪物者謂不然無之以其幽遠望而祭之故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後世帝王其有爲社稷主卽位之初而不能告天地神明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作合符節之法也輯合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皆有所執之玉卽政之始而合斂之旣盡也旣月乃日覲受命之後班於羣后以明天子之賜而諸侯執之安有不知所自者乎後世帝王卽政之始不能班瑞而使諸侯不知其命維新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此舜作率諸侯之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無非事者蓋巡狩者天子有事於四方所以省方觀民設教也舜不待稍久而遽出者知國家之綱紀有在於是豈不謂之急先務乎舜都平陽而二月遠至東岳者春行東方不敢紊也岱宗泰山也燔柴而祭天告至也望而秩於山川遂覲東方之諸

侯協時月正日所以一正朔也同律十二律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權衡也所以齊不齊也修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卽纁玄黃也二生羔雁也一死雉也諸侯各以其等而行贄見之禮也五器五瑞也執而歸之天子畢禮則復還之也舜以是而率諸侯諸侯敢不虔恭而奉命乎後世帝王於卽政之始不知考禮正刑一德以自尊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此舜作行幸之法也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  
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時也以其時者順天道  
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其實無異也及其告歸用特  
者牲用一牛格於藝祖藝祖太祖廟也一牛歲事告  
至之禮如是其儉則道路之供億菲薄可知矣舜非  
不知千乘萬騎可以自奉三牲九鼎可以奉祖廟也  
蓋以謂五載一巡苟作法於豐天下蕭然煩費矣子

竹書紀年卷二

七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孫寧無起封泰山而禪梁父之說者乎謹始之道舜  
其得之後世帝王疲民以事遊觀之美是不法舜也  
而可以治乎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舜作選諸侯之法也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  
之下羣后四朝是也既使之敷奏而觀其言又使之  
明試而責其功然後錫之車服民功曰庸以車服而  
賞庸所以表凡我之行皆爲民也諸侯以民功而受  
賞其誰不勸乎然天子之賜山川土田皆在所錫而



必曰車服者以車服爲賜予之大也采菽先王能錫命之詩也而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車服之重也如此後之帝王苟不先明試之法而與以私恩假以名器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舜作養民之法也蓋洪水既平之後民日繁庶分州所以均戶口也然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封山濬川富其民也肇始也舜始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也封十有二州之山則斧斤以時而材木不可勝用濬十有二州之川則旱暵有儲而粒米不狼戾矣苟不治之於安平無事之日事至而爲之備亦已晚矣民何所仰乎後之帝王苟不留意於養民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作恤刑之法也蓋民得所養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不從設刑以糾亦不屑之教誨也及其至也刑

不用而天下化矣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各象其所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流者屏之遠方納之圜土冀其自新而不殘其支體也鞭扑亦所以緩肉刑而贖刑則終之以恕也又時有眚災肆赦之舉此刑之所以無刑也至於終以怙恃而不悛革始不容於世矣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不可不殺此其意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哀矜惻怛之意備見於此後之帝王不養其民而虐之不教其民而刑之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流其工于幽州放豨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舜作用刑之法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流之放之竄之皆遷也殛則死矣夫其工氏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罪豨兜氏有醜類惡物是與比周之罪三苗氏有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之罪鯀則有方命圯族彝倫攸斁之罪在堯之時所謂四凶族竇眾所棄者棄之矣宜乎天下之咸服也夫賢者在位乃能成治然而不肖者不去賢者其肯進乎

舜先去四凶得用賢之要術也後之帝王知不肖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邊密八音

堯壽百一十七歲以經考之十六歲卽位七十載使舜居攝歷試三載自正月上日二十八載矣禮曰大德者必得其壽昔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堯曰辭夫堯豈不知壽之可尙蓋以堯自揆其德必可得壽無所事祝也然而封人之心則不然有君如堯使千萬年在位人心猶未厭也被百姓四海攀號慕念至三載之久其以父母事堯也宜矣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案此段講義原闕蓋示樂大典割截以歸各韻間有脫佚也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舜作自治之法也夫蠻夷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恩惠服使吾自治國勢日彊自然畏而懷之此攘夷狄之法也夫外攘夷狄在於內修政事必求其理之

賢十二牧其人也欲修政事莫先於食哉惟時莫大於柔遠能邇莫急於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以言之吾不能務農重穀而奪其時安得家給人足乎吾不能撫寧近者使之胥悅安得遠者聞風而慕義乎吾不能崇尚有德信用其善則任人近矣任人小人也君子小人趨操不同使有德者進必能爲國遠謀無貪功喜殺之心敵人亦必知我國有人而不敢犯至於任人則狃於時論不知上策在於自治逞一人之私意掠忠義之美名動干戈興徭役誓不與賊俱生不知彼己者往往從而和之以爲當然及其敗事憂在國家吾奉身而退官職猶昔也名譽猶昔也何憚而不爲是說哉其弊在於時尙高論眩於名實而信用之邇也苟難任人則任人不得參於其間蠻夷自然率服何者吾有自治之法足以使之服也率服足矣何必窮兵而遠討耶後之帝王不先自治而以征伐爲務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舜曰咨四岳

此舜作建官之法也夫建官而首詢四岳明無私意

矧舜之進用實由四岳舜無求舉之意已足以知四岳之公也今也建官可不咨其論乎是故論相必先伯禹一相得人則九官無不當其職者豈不爲得其要乎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然不曰帝而曰舜者欲使後世知九官之賢雖在堯朝舜能用之以盡其材所以申堯未竟之志也後之帝王不辨能否而以私意建官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是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有能相我起大功業光帝堯之行事者乎當使之居道揆之地以表百官也亮信也采任也信任以惠疇人數錫天下也非伯禹孰能當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者允也信也且贊其已成之功而用之也禹之遜稷契皋陶非虛遜也必其人皆相材然後可以言於帝也及禹有天下相不用他人信乎當時所遜實一時之傑也禹之所任於此可見夫一相得人風虎雲龍其相應和如此舜享無爲之治豈他求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在堯朝已爲稷官民阨於飢能播百穀百穀之茂以時而已今而申之也蓋民生之本有在於是食爲八政之先舜命相之後卽申命稷知所本矣而稷亦自知非吾播種天下之飢亦將未艾乃不辭而承命夫稷自孩童已能陳五種爲戲事是天生斯人以養天下之人則舜豈得不命之而爲天下後世法哉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稷既播種民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司徒司民也民

之飽食逸居苟無教焉禽獸何異此教之不可後也夫百姓所以不親以人倫五者不遜遜順也契當敬敷此五者以爲教也在寬者不可急也必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君臣之道本其固有迷而不覺耳惟使其自得然後知非外鑠而行之不疑然則在寬善教也善教得民心自得之謂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竄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教之不從則有刑焉仆作教刑也皋陶明於五刑墨  
劓剕宮辟也不得不并蠻夷寇賊而言也其實所以  
弼五教也刑以威四夷詰姦慝懲亂則蠻夷之殺  
伐寇賊之誅鋤皆隸之士師實未嘗用干戈以窮討  
也在舜之世有司空司徒而不立司馬之官者兵刑  
爲後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刑之而服輕  
重無私也流所以宥五刑曰流矣必有所止所止則  
爲宅也五服三就則輕也重也輕重之間也五宅三  
居則近也遠也遠近之間也舜之用刑如是之審期  
于無刑之意見矣茲其所以貴於明允也皋陶之賢  
宜不待告舜之慎刑其至矣乎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工宜後也而舜命垂者以垂能順百工之事也夫工  
雖賤事而治天下者於此考其成是故紀治之成者  
必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贊之曰技巧工匠咸精  
其能夫咸精其能是於細事不敢欺也而不謂之治

成乎垂之遜矣斯伯與風化使然也伯禹既遜其下  
皆遜以此知一相得人不要天下之不治也往哉汝  
諧無出垂之右者垂安得而辭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之掌上山下澤則鳥獸草木咸得其性其曰若者  
順也然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何哉夫不驅禽獸之猛安得養蕃而滋茂然非  
益能順鳥獸草木之性不能當其職也遐想當時物

尚書正義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一 彩園刊本

物皆被德化至於威若則朱虎熊羆無如益也故曰  
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舜命伯禹首咨四岳今欲典禮乃復咨之所重者禮  
也舜之命官罔不序上而論相下而敷教恤刑蠻夷  
百工草木鳥獸皆被其德然後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宜矣三禮天地人也禮以祭為主故官名以秩宗然



禮與刑常相爲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也古者禮官兼折刑故書曰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夙夜惟寅嚴恭寅畏以行禮也直哉惟清  
訟直刑清以折刑也伯夷之職盡矣欽哉者二事皆  
重不可不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禮所以防僞而教之中樂所以防情而教之和伯夷

何書禮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典禮防其僞也后夔典樂防其情也蓋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行其中也直  
則厲矣溫以和之寬則慢矣栗以和之剛者幾於虐  
矣今也以和而無虐簡則幾於傲矣今也以和而無  
傲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中之謂也豈非和所  
以行中之謂乎曰教胄子者國之元子與公卿大夫  
之子也使胄子教養於禮樂中和之域太平之極樂  
也夫樂行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焉樂之本也若  
夫見於形器聲音則樂之餘也然不于樂之餘而驗

之何以知其本也是故詩者志之所之也嗟歎之不足故有永歌焉聲依永者貴人聲也律和聲也樂勝而不流也由是而入風從律八音克諧矣天神降地祇格人鬼享三禮行之得樂而和故曰神人以和舜治之盛於此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嗚呼盛哉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受命於天惟舜獨正正矣百邪無自而入邪卽讒說

殄行也夫治定功成宜乎端拱無爲怠於爲治矣而舜方且立納言之官以司出納安有壅蔽之患哉夫舜固不患此實有意於爲天下後世法耳聖疾也讒說殄行惡之大者宜乎其疾之也變白爲黑譖毀矯誣讒說也詭激崖異巧佞絕倫殄行也惟茲二者人所取信能動搖衆心故曰震驚朕師也龍作納言採下之言而進乎上宣上之言而達於下蓋所謂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故曰夙夜出納如此則讒說殄行烏得攘臂於其間乎故曰朕命惟允允信也非龍無

以當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堯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也夫舜典一篇所以重堯之華而天欲使舜爲天下後世法之故其小大本夫先後之序無一不可爲軌範者觀其所行天下後世有一事不合者皆過也堯帝之治如元氣之運太虛其混淪磅礴不可推測但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則無不備矣如四時迭運而成歲必春而蠢必夏

尚書正義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假必秋而收必冬而藏一有不合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不可差忒豈非天意欲使之爲天下後世法乎然而堯舜之心則一於道耳行之而爲法也後世帝王苟有得道於己載之行事一付之公而無一毫私意是亦堯舜也故曰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不勉諸欽哉惟時時不可失也堯天功舉天以明功無私之謂績亦功也必待三載者美以久而成也三考九載也夫三載稽其功罪而賞罰之揆之以事也至於九載則非特知其

事且知其心也幽者有懷於中而外不得而見者至是君子小人判矣黜也陟也退小人而用君子也不止於賞罰而已非以道觀烏能若是夫旣以道觀則如明鑑如止水君子小人不得遁矣且以伯鯨言之九載績用勿成治水無功也非以道觀則安知其彝倫攸斃故九載而殛之非止於罰也夫天下之治常敗於小人而成於君子苟小人去矣庶績咸熙勢所當然也熙明也雖堯舜之聖亦不過辨君子小人已而舜治若此而三苗猶不卽工分背者離散其黨也

嘗觀易之爲書言君子小人多矣或分其內外或辨其消長獨於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直曰小人勿用蓋以小人一用則邦有必亂之道也語至於此則舜之黜陟幽明又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法也後世帝王無意爲聖君則已如有意於爲聖君當以舜爲模楷然則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孟子豈誣我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壽一百一十二歲三十載堯舉舜而敷治敷治者敷堯之治於天下後世也攝位二十八載攝位者攝

堯之位而行堯之道也避堯之子服堯之喪三載而踐位五十載於鳴條而陟方說者謂巡守至蒼梧山地近苗之紀城陳留有鳴條亭諸說未之詳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虞夏詩書皆有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是故雖更秦滅學而亡其辭讀其序者皆得其義獨此汨作九共虞夏十一篇辭義皆亡不可得而訓釋竊意繼舜典之後必有虞之所建置也而漢儒乃以九共爲一篇旣曰九篇不知何所據而以爲一篇雖不敢以臆說第若以爲九則百篇具以爲一則又亡其八矣

尙書講義卷三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矢陳也謨嘉言也禹以功皋陶以謨列於帝堯之朝  
舜因而申之宜矣而必附以益稷者史之意也蓋益  
稷亦禹皋陶之儔也惟此四人舜之同僚而能推腹  
心露誠實移所以事堯者事舜則舜必有以服其心  
者矣得此四人心舜之所以有天下也文王作興  
一老歸之說者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漢高敘  
三傑曰吾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然則帝舜申之而  
附以益稷意可見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敬德帝曰兪允若茲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文命禹之號若堯曰放勳舜  
曰重華是也放勳者蕩蕩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重華者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是堯而已矣文  
命者奉堯之聲教而敷于四海也禹貢告功成而歸  
美于帝曰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所謂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也舜所以申禹之成功始  
見于是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言爲君難  
而爲臣不易也政乃作又黎民易於歸德者禹所以  
戒舜也舜曰兪允若茲信其爲然也嘉言罔攸伏者  
無言不聽也野無遺賢者無德不用也萬邦咸寧者  
敏德之實也稽于眾舍己從人者無不好也不虐無

告不廢困窮者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舜于此備言爲  
治之不自以爲德而歸德于堯故曰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彼都者彼美也甚都者甚美也益聞禹贊敏  
德又聞舜之歸德乃推廣其意又有廣運之言焉以  
謂堯之治以道化也廣運如天之無爲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未嘗有爲也其所以敏德與夫惟帝時堯  
皆道之見於事業者故皆曰德也而堯德廣運冥然

不見其蹟者進乎道矣聖神文武隨所應而彰非可  
以一德名也神耶聖耶文耶武耶不可得而指名矣  
蕩蕩乎巍巍乎皇天眷命而使奄有四海者所謂大  
哉堯之爲君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  
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道降而有德非降也道之見於事業也是故謂之德

蓋道無對也孔子所謂巍巍乎顏子所謂卓爾孟子  
所謂躍如也發而爲德則道生一矣生一則有兩端  
是有對矣是故有吉必有凶吉凶由人所名顧所修  
之德何如耳禹所謂惠迪吉從逆凶者思順其一而  
無二三其德也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也天之降災祥在德而已矣舜於此蓋優爲之  
益乃因禹之戒贊曰戒哉儆戒無虞聖人不畏多難  
而畏無難也罔失法度無作聰明亂舊章也罔遊於  
逸罔淫於樂無佚遊荒亡之事也任賢勿貳譖愆不



行也去邪勿疑無依違牽制也疑謀勿成無敢嘗試  
爲之而僥倖其或成也百志安得不光明乎百姓之  
譽人所欲得也違道而干毀必隨之矣何補乎百姓  
之欲雖天必從拂其情而從吾之欲則背叛而不可  
救矣何補乎此皆昏亂之世所有益事堯舜之君上  
接洪荒斷無此事何自而知之耶蓋以理推也舜固  
無是矣而益乃諄諄言之蓋舉其害德者以堅舜修  
德之心愛君之道也舜不以爲忤無怠無荒勤而行  
之四夷安得不歸往乎舜之德所以如天之無不覆  
幬如地之無不持載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者實得  
禹益之規戒故進而不已而至於道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  
薰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舜重堯之華所以行堯之所未行皆盛德事也而益  
尙戒之禹聞益之戒歎曰於欲帝念此言而無忽然  
且指其治要以告之謂凡爲君必主於德以德爲政

斯爲善政善政之實專在養民民之所以有養以穀  
爲重穀者養民之大本五材得是而能聚是故謂之  
大府無則五材爲虛器雖有不能爲用也三德得是  
而能宣是故謂之三事無是則三事爲虛名雖有不  
能爲用也用五材三事者穀也陶冶械器則非粟不  
易倉廩不實則禮節不知禹之胼胝荒度者意有在  
於烝民乃粒而彝倫可敘也故箕子得洪範九疇之  
要首言五行次言五事五行六府之本五事三事之  
資也而繼之以八政一曰食蓋明九功非穀不能敘

也然則穀者實五材三事之精神脈絡也六府惟修  
三事惟和非君有食以養斯民安得九功惟敘而斯  
民歌舞以樂其生乎戒之用休洪範之五福也董之  
用威洪範之六極也民知避凶而趨吉矣勸之以九  
歌者以詠歌作起人心之嚮德也俾勿壞者仁聲入  
人有日新之德而彝倫不斁也然則德惟善政果在  
於不違農時務農重穀也後有人君今年下詔曰農  
者天下之大本也明年下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  
卒使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史臣贊其德曰務在養民

得是道也舜俞其言而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爲禹之功所謂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此其實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毫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舉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付書講義卷三

六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堯曰格汝舜舜曰格汝禹堯以道治舜德升聞故以禮舜遜於德弗嗣已而嗣位德足以堪之故也是以禹謨所敘罔匪以德至是帝堯大學之道得所付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舜得是道所言所行罔非明德史謂明德自虞帝始蓋以此也今舜告老復欲禪

禹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此亦舜遜于德勿嗣之意也舜勿遜其人而禹遜皋陶且曰皋陶邁種德夫德貴於根深而柢固也皋陶種德如農者之深耕易耨固其根本所以能穫蓋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所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正心誠意可謂種之德也進而至於平天下可謂遠矣蓋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百年之計莫如種德種德及遠故曰邁也皋陶之德既下於民民懷其德素望已著禹自以爲不足是以遜之蓋知其德可以平天下也

帝念哉者欲舜念念不忘皋陶之德禹所以爲皋陶地者至矣念者心不暫捨造次顛沛必於是念之在茲德也釋之在茲亦德也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亦德也出而見於事業亦德也惟帝念功念皋陶種德之功也其亦可以付託矣舜因其言故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是其下皆正也汝作士以刑輔敎而吾舜倫得敘也期於予治而民協於中刑乃措而不用是皋陶懋此大德而中于民之功不可不念也而皋陶不自以爲德歸德于舜謂刑之所以不用

者帝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其所致之實本于帝德之罔愆也罔愆者無過不及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也故凡有所贊皆舜之用中也夫簡以臨下有不素之綱至其御眾則宥寬和之恩中也罰勿及嗣而賞則延之寬厚也宥過者赦其註誤刑故者罪其有心寬厚者罪疑惟輕罰則從恕功疑惟重賞則從子寬厚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寬厚之極也舜之用中濟以寬厚此好生之德所以使民淪肌浹髓而不可忘故能刑罰于無用之地也舜不自以為德而復歸德於皋陶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蓋舜明刑弼教之本心于此得矣故曰從欲以治然舜贊皋陶如此而禹之所以迨皋陶之意舜無一言及之者蓋舜之心已屬禹久矣不可以一時之遜而易吾之心其曰朕志先定豈虛言哉

帝曰來禹浚水徹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  
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  
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  
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  
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舜雖念皋陶之功而屬禹之意愈篤乃曰洚水儆于  
洚水洪水也天降災祥所以儆戒予而地平天成之

何事錄卷三

九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功他人不能辨也故曰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者所謂無聞然者而又不敢自溢自大此又他人不  
能及也故曰惟汝賢不矜不伐而天下之功能悉歸  
焉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其德其功果在皋陶之上是  
天之曆數在汝躬無疑矣我老汝攝終當陟元后蓋  
天命已定不可辭也于是告之以歷代聖人所傳之  
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惟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以歷代聖人執其兩端而用  
其中于民既受中以生非皇天作之君作之師以輔

翼之則其中安保不迷而失之耶然則中者君天下之綱領而歷代帝王受命之符也舜命禹之言堯蓋嘗以語舜矣魯語所謂堯曰咨爾舜是也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何時而見此道心也豈不微乎惟其發而中節人始知其自中出也不從中發出則喜怒哀樂四者之動吉凶悔吝生焉此人心也豈不危乎夫心一而已自其靜者言之則道心不可見自其動者言之則人心多矣作惟能心悟而自得得其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而皆中節矣

孰不爲喜聖人之喜則天下鼓舞于春風和氣中矣孰不爲怒聖人之怒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以至哀則爲禮以防萬民之僞樂則爲樂以防萬民之情以其中節故也然則何以知之惟精惟一而已精者杳兮冥兮不專心致志則不得道心之靜也一者爲物不貳一之所處人心之動也有一則兩端具矣兩端具則可中取矣不於一而中取則二三其德而動罔不凶矣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以其得一也得一者心有所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所謂心悟也

通于一則萬事畢矣自道而出惟一可以見中道生  
一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以一道中而已矣聖人既  
已得是道發而無不中節者不失其道心也本於道  
心則不可以人心閒之而世之人豈能皆知道心乎  
無稽之言勿詢之謀非姦則佞此人心也豈可信乎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愛可畏此人心也豈可恃乎  
汝其欽哉修其可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況君乎  
使鯀寡孤獨困窮之民罔不獲所爲君之職盡矣則  
於萬斯年永綏爾祿宜也此天祿永終也夫口者禍

福之門既能出好興戎吾言一出禍福所繫汝豈可  
不從吾命乎禹之不願爲君出於誠實舜之所以屬  
禹堅確不移禹乃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使舜取在  
廷之功臣若皋陶益稷輩人人卜之也卜之而吉則  
予之夫舉天下以予人不由於心而獨付之卜筮何  
容易哉此乃禹驚懼之際迫切之詞也於此可以深  
知其不敢當也洪範稽疑之疇凡卜筮皆本於汝則  
從然後謀之龜筮卿士庶民也今使舜汎然卜之龜  
筮可乎故舜告之曰官占惟先蔽志此汝則從而方



謀之龜筮也日官之占必先蔽自朕志然後求卜今朕志先定然後詢謀於人而僉同卜筮龜筮而協從質之鬼神而無疑矣我其已卜豈可再乎習再也若習坎之習儻再卜之瀆則不告矣禹至是何言乎惟拜而堅辭也舜曰毋毋者勿復辭也他人無以當朕意者故曰惟汝諧也月正元日受命於神宗有虞氏祖顓帝而宗堯告於堯廟也凡卽廟之禮悉如舜之初受命也抑嘗論舜禹之相授如此而孔子歎道之巍巍乃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何哉蓋以堯之

治純於道舜禹之治自道而嚮於德民有德以名之也故舜典禹謨無非闡揚其德之見於事功者也非若堯蕩蕩而民無能名焉向非舜剖露危微之心精一之學後世何以知舜禹得堯之傳乎孔子正懼學者之於典謨止求事功之蹟而不求舜禹精一之妙故於洙泗之教發是警策也然則舜禹之聖不定於得堯之天下而在於傳堯之道明矣嗚呼盛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  
威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  
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征苗之舉當載在禹未受命之前蓋舜初居攝已竄  
三苗于三危於時勿率禹乃奉辭而伐罪也逮禹治

水三危既宅三苗已丕敘矣若以禹受命之後弗率  
豈苗再叛乎況舜既已倦勤禹有天下遠人不服禹  
當召六卿而蒸行天討若後世所謂親征也乃會羣  
后奉辭而伐罪豈禹自知不能服苗尙仗舜之餘威  
平抑口授之筆錄屋壁之斷簡失其次乎所以不敢  
知也禹宅百揆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紹位之後聞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之言  
是欲修德以待天時也禹當自修文德以來遠人而  
尙以煩舜乎恐無是理也其曰帝乃誕敷文德必在

禹未紹位之前明矣蓋嘗論帝王之臣出行所學以  
輔人主了無他法一言以蔽曰德而已矣苗民逆命  
是不可以兵取而當以德化也是故益之贊禹言舜  
之德可以化頑嚚於閩門之內使之底豫非德動皇  
天皇天降佑父母之衷其能不變如此耶是以人主  
當以修德爲先務德既格天豈有人而不能化乎三  
代而下士不知學習德於無用之地或以兵武導其  
君或以財利蠱其君或以讒諂面諛逢其君使其君  
從事於征伐從事於聚斂不信忠良吝於改過者皆  
伯益之罪人也此無他不學故也伊尹在有莘所以  
欲堯舜其君者德也卒能格於皇天而受天明命傅  
說相高宗高宗專欲納誨以輔其德鬼方三年乃克  
者修德以待其自服也孔子罪由求之不能相季氏  
以其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也嗚呼伯益惟德動天之一語實萬世人臣事  
君之定法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尙書講義卷四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爾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尙書講義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德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續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粵若稽古皋陶史謂皋陶有君人之大德可以考信  
故稱稽古也以其無位故不著稱號而直敘其德曰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說者乃曰此皋陶之曰竊謂  
不然若以是爲皋陶之言則放勳欽明文思重華協  
于帝濬哲文明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豈亦皆堯  
舜禹之言乎以是知其爲敘皋陶之德也允迪者允  
蹈也允蹈其德非空言也是故能以嘉謨明其弼諧

之道可以取信也揚雄論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  
陶以謨是言皋陶獨能以謨顯於當時而垂之萬世  
也皋陶矢厥謨於帝堯之朝帝舜又申之而此獨載  
禹之答問何哉蓋方皋陶陳謨禹實在其列也然皋  
陶未言而禹先曰俞如何哉禹素信服皋陶故於未  
言之前精神相感已得之目擊不待諄諄也第問其  
如何耳如何者所以發皋陶之謨也苟不在君前答  
問不足謂之謨矣皋陶未聞禹之言遽曰都者美禹  
之能問也皋陶之學大學之道也故其所言首於慎

厥身修而修身本於思永思者正心誠意永者不息則久也蓋以修身本於正心誠意故能行遠也禹贊皋陶邁種德者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如木之有根植根之固而能久於其道也自思永而推之則修身而可以齊家矣故曰厚敘九族家齊則可以治國平天下矣故曰庶明勵翼言眾庶明吾修道之教勉而勵翼也翼者中也如鳥之有翼所以輔中也故舜贊皋陶曰民協於中而皋陶亦以謂邇可遠在茲謂陟遐必自邇也蓋自正心誠意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斯

民皆協於中皋陶邁種德之功其要又在於思永也禹聞其言而拜以皋陶闡揚大學明德之要故也皋陶曰都者美其領辭也故直指其明明德於天下之所在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者歎其難也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禹之言也至是乃曰惟帝其難之則知人安民之說禹已領其意矣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國寧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帝堯所以不慮乎四凶使與皋夔稷契並列於朝而不害其爲治國平天

下者知夫明德之所在故不慮乎小人閒之也至舜則不敢容矣此帝堯所以爲難能也四凶敘其三禹爲親讎也皋陶復美其言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九德人之行未易知也其所以知之取人言也人言其有德則當載采采者載之行事考察其功而采用也孔子所謂爾所不知人其會諸知人之方也禹曰何者覲聞九德之目也夫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皋陶弼教能使民協於中以奉揚聖君執中之道於此可見矣當是時民心皆丕變而協於中矣故疑

其無偏寬者必要柔者必立愿者必恭治者必敬順者必毅直者必溫簡者必廉剛者必實強者必義使九者一有所偏則非中矣安可謂之常德乎厥德匪常則動罔不凶矣彰厥有常是取其協於中也吾能用之則吉矣此知人之要訣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治而明之則可以有家矣身修而家齊也進而至於日嚴祇敬六德信用而有邦矣家齊而國治也翁受敷施九德咸用俊乂在官則能收知人之效矣百僚師師尊賢也百工惟時使能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所以發明皋陶俊又在官之旨也撫於五辰五行之度不亂天之所助者順也庶績其凝凝成也紘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明效大驗也皋陶之學可謂知所本矣宜乎稱其爲嘉謨也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可謂太平之極矣皋陶於此懼其志驕意滿而瀕於殆也於是而致戒焉無教逸欲不興逸欲之教上旣率以無逸勤則不匱矣上旣率以無欲下皆家給矣兢兢業業震懼自保修己以敬也一日二日萬

幾幾者動之微一日二日其來有萬可使頃刻不治乎君旣惟日不足庶官豈敢曠職乎其曰天工言所用之官不以私皆合於天理而能代天理物者也所以歸之天者皆順自然而無私心也天敘自然之敘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也以其爲經常之道故曰五典勅此以教天下是謂五惇天秩自然之秩所謂吉凶軍賓嘉也以其當天下之理故曰五禮由我以行是謂有庸惇也庸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天命自然之賞王侯卿大夫士之服所以章有德也



天討自然之刑墨劓剕宮大辟之等所以警有罪也章也用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德禮以待君子故有同寅協恭和衷之應政刑以防小人故有政事懋哉懋哉之應君人之道至是盡矣皋陶猶以爲未也又直言天寄聰明於民之耳目寄威怒於民之背叛也人君上則恐懼以畏天下則憂勤以畏民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言有土者不可不於此致敬也皋陶自以爲吾言惠可底行禹復曰用汝之言底可績不徒可行必有功也皋陶曰子未有知若曰吾無所知識

謙詞也思日贊贊襄哉者襄成也但思日日贊成吾君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竊嘗謂禹謨益稷君臣之間皆有襄頌歸美之詞獨皋陶謨一篇其始以正心誠意種明德之根本其中以知人安民彰德之功用其末以恐懼修省保明德之欽崇迄無一言見於襄美頌揚者蓋如是然後可以爲嘉謨也禹亦有謨而舜申其成功禹之功不專在謨故也然則立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之楷模者莫皋陶若也揚雄曰謨合皋陶之謂嘉信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艱食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  
未竟也皋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而帝  
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皋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

尚書正義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皋陶所言  
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皋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  
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  
微茫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巨陵且不見況得平土  
者乎下民昏瞶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  
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  
乘輅山乘櫟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爲隄防也當是  
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  
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

有川道之至於海四海者東南西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吠澮距川解皆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吠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濬吠澮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於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饑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爲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皋陶曰兪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覲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慎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慎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

棄天下如敝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爲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勿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情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正

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子之矣天子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旣以正心之要專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爲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助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效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

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爲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卽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於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感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言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何書海義

卷四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禹曰俞者誠如舜語須君臣一德乃能致治也舜於

是有股肱耳目之喻夫人之有體非股肱何以運動  
非耳目何以聰察無此則塊然一物耳誠何用哉左  
右有民者肱之用宣力四方者股之用以左右故言  
翼以宣力故言爲至於觀象作服皆法古人繫辭曰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知舜之觀象有自來  
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而爲  
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以絺繡  
而爲裳則黃帝堯舜之衣裳蓋亦有所本也故曰古  
人之象此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所以爲目之用

也故曰汝明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六者謂  
之六律宮商角徵羽五者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謂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作之可以知  
治忽治者治世之音忽者亂世之音也治忽在民五  
言方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其欲非音律不可也周官大行人屬象胥者諭言語  
協辭命也屬瞽史者諭書名聽聲音也夫如是然後  
五方之言可以出納也出者宣吾命納者采其言言  
語既通吾之治忽所以必可知也此出納五言所以

爲耳之用也故曰汝聽夫一人之身而具股肱耳目豈不謂之全人乎舜舉此以詔禹示其必不可無也責之可謂切矣予或有違汝當弼我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此專責禹也蓋四鄰者左右前後之臣非禹正色率下則左右前後之臣安能罔匪正人乎高宗命傳說納誨以輔德而必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說能旁招俊又列於庶位高宗蓋得此意也然則舜之所以責臣哉鄰哉之意可見矣四鄰之正在禹率之爾其庶頑諛說不能克正者舜無憤嫉之心一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是故不忍置之刑而使得與於射也侯者立的以明其善惡撻者扑也射之有扑所以示眾當其射也司徒搢扑司射釋弓去扑以釋算蓋非謂施鞭筆也侯者明其正鵠撻者記其算數書者識其中否其實欲其並生愧恥遷善而遠異也工以納言瞽史採其言屬之以觀其所以言苟順而無向之讒說則知其能改過所謂格也格則薦之用之否則簡不率教收其威也此舜欲教養作成臣下之大略也非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能若

是乎禹於此窺見舜之心寬容廣大無一臣之或遺  
故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者言舜德光明丕冒天下如  
帝堯所謂光宅也蓋四海萬里若以力周安能徧覆  
惟以一性之光可以含容燭照至於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莫不共爲帝臣惟帝時舉則普天之下莫非  
王臣矣蓋禹聞舜所以待遇臣鄰之道委曲周盡是  
故發是言也至是欲帝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寵之誰敢不遜敢不敬應帝當不時敷同也敷者誕  
敷同者調一欲舜無時而不敷同此道也如此則君  
之所以馭臣至矣盡矣在位之人孰不懷忠以報上  
乎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  
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蓋言舜之時獨難化者若曰



日聞其無狀無如丹朱也禹取是以爲戒所謂不善  
人善人之資也傲而虐是慘酷也額額失法度無晝  
夜爲之猶無水以行舟其能濟乎朋淫于家朋非止  
一人若紂之酒池肉林也天下之謳歌訟獄所以不  
之丹朱而之舜用自絕於世也禹能懲創其失娶于  
塗山涉辛壬癸甲四日而去家至於有子而勿子所  
謂克儉于家也惟荒度土功荒大也大其規畫以盡  
治水之道所謂克勤于邦也既反丹朱之傲所謂不  
自滿假也故能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皆得平土而  
居九州肇爲十二州州各有師師者置牧也五服之  
外邊方下國置長而已莫不各迪有功惟苗勿率禹  
以謂不可以法治而可以德服此欲舜誕敷文德以  
來之昌言之要也舜曰天下所以允我德既藉汝有  
平水土之功使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又有皋陶  
明刑以服猾夏之蠻夷姦宄之寇賊德刑並用禹之  
功惟敘皋陶之功祇敘何患苗之不丕敘耶使舜不  
知二臣功德之大安肯以此復其昌言乎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閒鳥獸踰踰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后夔言作樂之成皋陶載賡歌之美非皋陶自言也

禹摭二人之言以表大治之告備也蓋益稷一篇皆

禹昌言前敘益稷之功後述皋陶之績此禹推賢遜  
能之本心欲帝念功而云也夫夏擊鳴球球玉磬也  
合止搏拊琴瑟皆作升歌在上幽而祖考明而羣后  
罔不降順丹朱難化亦且賓服而在位此堂上之樂  
所以動化之效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閒作鳥  
獸踰踰和鳴也鳳凰來儀和應也擊石拊石磬也飛  
者走者遊於造化亭毒中踴躍翔舞以呈瑞此堂下  
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然極於擊石拊石者石爲八  
音之首於卦爲乾其聲清微必待磬聲諧合而樂遂

以成此所以堂上必鳴球堂下必擊石也詩云鼗鼓  
淵淵嘒嘒管磬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方樂  
初作羣后德遜虞賓在位而已及樂既成庶尹至於  
允諧雖丹朱之不肖亦爲善良矣季札觀樂獨於韶  
箛則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雖  
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孔子在齊聞之亦至於忘  
味想其當時廣大悉備仁風和氣充塞乎範圍之內  
無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也舜治至此宜少自逸樂而  
作歌自警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一日無曠幾者

每事防微一人之身元首不動而股肱之運以熙萬  
事此其序也皋陶領其意以謂君率於上臣下作而  
行之故曰率作也憲舊章也屢省審諦也於此致欽  
則事無有不興者矣夫君逸臣勞萬古不易之論元  
首之明則能知人股肱之良則雲龍風虎自然相符  
庶事安得而不康若元首不明則自聖而輕臣下自  
用而昵諂諛細事必親徒爾叢脞而大事不舉失其  
機會股肱在位充員苟祿無所建明萬事安得而不  
隳皋陶之戒可謂不阿人主矣帝拜曰俞哉非拜皋

陶之歌也禹之昌言至是方畢拜而受之也竊嘗論  
天生聖賢非爲一時蓋亦欲垂法於萬世爲君臣之  
軌範觀益稷一篇可以知人君下下之仁聽納之懿  
人臣歸美報上之忠推賢遜能之實莫不兩盡焉蓋  
不如是不足爲禹皋陶之謨也嗚呼盛哉

尙書講義卷五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治水於堯之朝敘其功勳列其貢賦爲一代之大典不載之舜典之次而史係之夏書者禹所製故也九州之疆理昔先帝王立其城郭保其人民必取一方之鎮高山大川以爲依據方其大浸稽天城郭人民已化爲魚鼈之淵民之避害必卽一方之高山以

尙書講義 卷五

一 四朝叢書

新園刊本

爲檜巢營窟望洋向若但見九州之高山浮於水上企而視之若島嶼然雖謂之九洲亦可也禹能隨山刊木乘舟乘車乘輻乘櫟排決其水或注之江或入於海然後人得平土九州不復混然無別此疆爾界自此而分是故兩河之間必爲冀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必爲兖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必爲青州東海北岱南及於淮必爲徐州北至淮南距海必爲揚州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必爲荊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必爲豫州東距華山之陽西至黑水必爲梁州

東距西河西距黑水必爲雍州疆理既定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矣故曰別九州也九州之地人旣可以桑麻衣食懋遷有無而寶貨之產草木之珍以漸而出禹因著其品目條章以爲享上之資不責以所無不拘其定額使民安之而無非所從出之怨故曰任土作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則其無定額可知而又載龍子之言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因知後世貢賦之物不卹其地之所產或昔有而今無或昔多而今寡一立定式永不可免故曰莫不善於貢蓋失大禹之本制故也

### 禹貢

禹貢一篇非爲任土作貢而爲是書也蓋因洪水既平禹貢玄圭於堯歸美而告厥成功爾若謂任土作貢而曰禹貢紀書者當日任土賦貢作禹貢矣不曰作禹貢者則知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是紀山川用力先後之次序土地所產貢賦之名物皆聚此書也其實禹貢是因進此書及玄圭以告成功故以是名篇也或者難曰禹錫玄圭堯寶錫禹以賞其功審如是

說不知告成功者其堯耶其禹耶若曰堯錫當曰錫禹玄圭賞厥成功可也是知告成功者禹也錫玄圭者亦禹也無疑矣以書考之天之畀曰錫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也君之賜曰錫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是也臣之貢亦曰錫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是也孰謂禹錫非禹貢耶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昔者鯀陜洪水以其隄防不固水之奔放侵鬻防一隕則鄰國爲壑水何由平善治水者得水之性順而

何書講義 卷五

三國綱目卷五  
約圖刊本

就下必積土取薪作爲捍防以導其去路鯀則陜之宜乎績用弗成也禹之治水先備土木將以立隄防也敷開也敷土刊木得其先務矣或謂刊木所以闢路方水未作亦有人民豈無塗路水退依然如故何待處處隨山而刊木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禹將有事於明必先致力於幽禱於山川鬼神也奠高山大川得其先務矣或謂奠者定也至是高山大川皆定矣融結之始山川具在何待禹定耶後世河決瓠子天子至親屈萬乘負薪

率塞則視禹先事而敷土刊木爲何如沈白馬於河以祭則視禹先事而奠高山大川爲何如禹之治水所以異於人者備先具也嘗謂箕子所論鯀墜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而禹能得之謂必有高世之見度越其父及觀禹行水之先初無巧妙敷土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已蓋天下萬事只同一理理之順者爲吉逆之則凶鯀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逆禹能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順也順則九疇之錫彝倫之敘由是而之焉傳曰運於一而萬

事畢此之謂也苟於此一事不得其道則知五行之汨陳彝倫之不敘斷無疑矣又何必事事物物嘗試而得之乎天監不遠舉念卽知又况九載績用弗成者耶蓋水性趨下行於地中隄防不先一失其性奔放汎濫何所不有順其就下之性使之弗畔而東入於海此禹之治水也故昔人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蓋於治水能順其理而行則知金木水火土皆不失其性推之九疇無所處而不當矣嗚呼盛哉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



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冀實堯都也禹盡力溝洫而不先帝都非知急務者蓋將以成萬世永賴之功而不使其君安于巖廊之上豈愛君之志哉夫治水當尋其源梁雍在冀上而禹必自冀始先吾君也按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既載壺口是壺口已爲平陸然治梁及岐梁岐實雍地上流也壺口既浚則可以決上流之壅也原之大者曰太原後世因以爲郡名

今晉陽是也太岳在太原之南沿流而導之也覃懷河內地底績功亦就也漳水橫截故曰衡漳白壤土色無雜膏腴也天作地藏可以爲帝王之都矣厥賦上上錯者錯雜也賦爲上上而無貢其曰錯者貢亦在內所以優畿內也厥田中中五等也白壤沃壤也而田惟中中不多取也恆衛二水既從故道大陸之地斯可興作島夷化外而猶得衣其羽皮以表水平而異類亦得樂其生也州之境內舟楫所由必通道以達于帝都冀州東西南三面皆大河其北則有滹

沱嘔夷淶易之水皆東入於海碣石之山實在海濱  
舟行此水欲至帝都必由此山之南泝河流而西上  
而碣石在其右故曰夾右也常謂堯既都冀天下仰  
之爲京師故率土之濱皆知歸嚮望雲就日葵藿一  
心慕義趨風梯航萬里孰不奔走于闕庭之下碣石  
冀地畿內也然猶紀其水陸之所經從則夫八州安  
得不具敘其趨朝入貢之道路乎此禹教天下以尊  
君親上之大義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濼沮會同桑土既蠶

尚書正義

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  
濟潔達于河

兗州之地周迴皆河濟故不引山同言也濟之爲水  
其流至細而得在四瀆之祀者以其口口中國而終  
與江河淮同會於海也兗當河之下流而九河又兗  
之下流水當下流汗漫澎湃無以泄其怒故疏九河  
以導之又其下爲逆河逆者迎也迎其水以殺其怒  
使之趨下而入於海也九河既道是大水已盡傾下

始得見雷夏之澤雷夏有澤以瀦其水則漸露平陸而灘沮二水見焉二水會同由地中行於是桑土既蠶則禹降丘宅土平治之功亦勤矣以降丘宅土之勤則知禹於兗最爲用力厥土黑墳沈淤之地也厥草惟繇繇長也草生於水得水故特長也厥木惟條久在波浸土之所產無大木也厥田六等厥賦正者田既中下賦亦口相當也作十有三載者禹於此州治水已四載矣始定其賦之同中下也厥貢厥篚皆出於蠶土宜桑也按史記禹疏二渠以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云其一則漯川是也蓋兗州所道或由濟水或由漯水皆可入河而至冀浮者謂能通利舟楫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灘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浮于汶達于濟

自兗而之青順治也青州今山東東北據海遼東在焉西南距岱萊夷在焉嵎夷者陽谷也日所出處其地極東今水既平嵎夷亦在封略之內灘淄二水得

其故道矣萊亦夷也其地爲陸庶草繁廡可以放牧也厥土雖白而墳墳起也近海多斥鹵土鹹不可種植而猶田爲第三賦爲第四以其土白而墳猶有冀州白壤之膏脈焉厥貢厥篚非上所賦臣下所以供上者也故取其一方奇物以爲獻非上所欲得也有其名物未必皆取也惟絺絲枲衣服所資鹽與海錯膳羞所用□□屨絲琴瑟所取至於鉛松則器用藥物或待其供若夫怪石非上所欲以其溫潤如玉俗以爲美不忍不貢亦芹暄之意也青州水道自汶入

濟沂濟西上至滎澤入河而至冀達於濟則達於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父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是爲徐州之境淮之原出於豫至揚徐始大汎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於徐言之沂出泰山縣艾山南入於泗至徐而始大又治也二水

既又徐方始平而蒙羽二山向無樵牧者始可以種  
作矣徐之澤名大野既豬水有所歸則東原底  
平厥土赤埴墳埴土之細膩可以埴爲器者草木漸  
包進而叢生也厥田二等厥賦五等厥貢惟土五色  
五色土或曰可以備錫諸侯也羽谷有雉其文五色  
可以備車旂之用孤桐生於嶧山必生於山之陽其  
枝幹輕空故可取以爲琴瑟之材也石沈物也而泗  
濱之石謂之浮磬蓋石出於水面其狀若浮其聲越  
可取以爲磬也淮夷近屬之夷寶貨所出螭介物也

珠生焉魚鱗物也枕生焉非獨此也來獻其琛玉亦  
在焉厥篚玄纁縞玄繪白縞皆輕細若蟬翼鮫綃之  
類也以是知淮夷寶貨所出焉或謂淮夷爲二水恐  
不然也泗水南入於淮北通荷澤與濟水通則可以  
達于河而至冀書言自泗入河蓋略其辭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

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爲揚州揚子一江出於章貢奔而入于京口自岷嶓以來水之入于江者凡九故至於敷淺原而經京口乃入於海也章貢之水至於彭蠡既已豬而爲澤復會岷嶓三江之水以爲三江也陽鳥雁也隨陽往來故曰陽鳥方水汎濫無所歸宿彭蠡既豬則得所居矣然彭蠡所會止有岷江而曰三江何也蓋嶓豕之江過三澗至於大別南已入於江矣至是不得不謂之三江也而曰震澤底定者揚在中

尚書講義

卷五

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國南近東也震爲東方之卦而厥土塗泥總揚之地謂之震澤宜矣或者取太湖之震澤以爲據謂一江出義興一江出毗陵一江出吳縣以是爲三既已誤矣惟此三江東方之細流何足爲禹道不知太湖之震澤乃後世取禹貢震澤而以名其區之澤也豈可據是以解經乎東方謂之震澤若西南謂之坤維是也惟瀛岷嶓三江旣入乎海則東方澤國可以桑麻稻粱故曰震澤底定也西北之氣嚴凝東南之氣溫厚溫厚之氣浮於陽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而

篠蕩既敷敷者開舒也厥草之華多妍媚而馨烈天者豔也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鼓舞發揚其陽氣也然而地不滿東南濱海也於卦爲巽風之所聚多颶風焉是無作作則大木斯拔惟其挺然獨秀者眞喬木也故有取焉厥土塗泥沮洳也厥田九等厥賦七等而上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之次篠蕩竹之織齒爲象齒草爲犀皮羽爲翠羽毛爲髦牛木爲沈檀之屬也陽氣發越凡木皆薌也鳥夷化外能以百卉之皮紡織爲絲而衣焉厥篚織貝朝霞白氎古貝之屬也其包而致遠惟橘與柚實西北之所貴也蓋踰淮則無是物矣然錫亦貢也納亦貢也錫貞納錫每兼言者決非常貢之物故重其事也揚州水道必沿江入海自海復入淮沂流而入泗遂至荷澤達於河而至冀按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卽今淮南漕渠禹時未有故須繫紆而得達河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榦栝柏礪砥磬丹惟齒篚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河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楚地也衡在楚之南衡嶽之南無大山故曰衡陽  
岷山蟠冢三江未合是爲江漢江漢距海不知其幾  
而曰朝宗于海者海在東也二水之赴雖千萬里必  
朝於海也蓋其濫觴之初其勢已東如臣下之朝於  
君雖道阻且遠此心不得而遏也九江孔殷孔甚也  
殷盛也言荆適在九江之盛處也或以爲烏江蚌江  
烏白江嘉靡江吹江源江廩江隄江菌江是爲九江

尚書講義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皆細流也不足爲功按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  
也又唐志曰江南道其大川湘灑沅澧而嶺兼章貢  
二江是爲九江九江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至潯陽  
而九江盡矣故經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  
潯陽之境故至今人指潯陽謂之九江也沱潛二水  
旣導則荊州爲平土然梁州亦有沱潛或曰源於梁  
州而委於荊州是未詳也沱潛旣平宜乎雲夢之澤  
作父也雲夢跨江兩岸其廣九百里雖不如賦者之  
誇然旣曰雲土是雲夢皆有土矣要亦非卑口之澤



也厥土塗泥不異揚厥田八等厥賦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亦與揚同言之先後不必辨也純榦栝柏木之美礪砥磬丹石之英惟箇籥栝皆弓矢之材非不良也而有名可貢者菁茅是也蓋菁菹豆實而茅可縮酒此爲王祭所重故有名焉其曰三邦必荆之三國產是物也昔齊伐楚責楚貢之不入不言羽毛齒革金石竹木而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其意若曰有名者尚且不貢則無名者可知矣是知所重者祭祀厥有名者惟菁茅也既包又匭則其貴重可

知矣厥篚玄纁二色合而爲絳也璣不圓之珠以是飾組也九江之淵鼉鼉龜龍之窟而納貢獨以龜云者以其爲天子之寶也解者曰龜之大者長尺有二今荆楚之閒或有之其大不止於尺二也荆州之境亦江流所經但山川回遠不可循揚州入都之道故舟浮江沱潛漢入豫州境乃遵陸逾山復浮洛水而至南河以達冀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灑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河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壤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矣締紵厥篚織纁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南距荆山北極南河之南是爲豫州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灋水出河南穀城縣澗水出弘農新安縣三水俱入洛是以得其故道而自此入河也梁水泛濫但見其波今既豬蓄而爲澤矣然後導荷澤被孟豬是荷澤既導而孟豬亦蒙其利也豫之貢賦可定矣厥土惟壤無砂礫也下土墳墟墳起而黑亦沃衍也田惟四等賦非一色而猶在二等足以知其肥饒也厥貢之物漆可以備器用臬也締也紵也麻苧葛三物

何書講義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絲也可以備衣服矣厥篚織纁絲之細者磬錯用以錯玉也詩宅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然錫亦貢也錫貢兼言所以重其事亦不常貢也或謂待錫命然後貢非也春秋譏天王求金求車杜其漸也後世猶有伐大宛以求馬諷其臣以獻鷹者禹爲萬世立法豈肯作俑而使人主有求於諸侯之國耶是以知其不然也豫州去冀最近故浮洛卽達於南河而至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斨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之南有梁州梁與雍西鄰黑水梁鄰黑水之南  
雍鄰黑水之北岷山岷豕之水實在梁地一出蜀郡  
西徼外一出隴西郡山西二水既泄而下流則二山  
可以種藝而其下有沱潛二水沱出岷江而潛出岷  
豕蔡蒙二山又在岷岷之下沱潛既導則梁州水患  
平矣旅於蔡蒙之山而告和夷之底績也厥土青黎

青黎淤壤宜物者也厥田七等厥賦雜出八等九等  
是田賦其爲三錯也厥貢璆鐵銀鏤斨磬璆玉也磬  
石也銀白金也惟是三物必確必錯故取斨鐵鏤三  
物同貢也熊羆狐狸織皮者四獸之皮其毛可以緝  
而爲毳故曰織皮梁州之大川曰江曰漢皆東入於  
海其取帝都之道最爲隔絕故或因桓而來或浮潛  
而下皆會于沔沔漢上也自沔入渭必遵陸逾山始  
能至焉爾雅云正絕流曰亂堯都冀之平陽與渭汭  
東西適相直既出渭卽逕絕河而東不復沿流故曰

亂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黑水在雍之西南雍實天下最高處以形言之地之脊也上有平原廣野可以爲國邑而水則必隨山之東西南北以導之故曰隨山濬川也自雍以西水當西道自雍以東水當東流雍既西據黑水東距河河必東流山自雍起起而東走於海水亦隨山而行此口人有三條四列之說至於弱水在雍之西禹亦不能使之東地勢然也故曰弱水既西既西云者本自西流故也涇水至濁屬於渭水之涯漆沮二水從之而與澧水同入於渭既入於渭則水勢已平矣荆山非荊州之山產玉之山也其地在馮翊懷德縣岐山在美陽縣二山相近既旅者告祭水功之成也終南惇物烏鼠三山之原隰皆底績至於豬野陂而蓄之

水功全矣三危四裔之地也竄三苗于三危意者雍州之外羈縻之國也至於丕敘亦得平地生息而定也厥土黃而無雜厥田得土之正色所以爲一等厥賦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皆玉之美者雍之境內有山縣互南北險絕難逾故水道所達蓋有二焉一則自積石浮舟順河之流自北而南至龍門西河一則浮渭而東入於河蓋渭之入河適在龍門之下故曰會於渭汭也以九州所敘言之當繫之西戎卽敘之後今先載此未之詳也雍州之水至澧而水功畢

矣故詩美豐邑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四者皆雍西諸戎卽敘者皆已得平土而居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圜烏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波淺原

禹別九州之山不言其首尾蓋方欲使一州之疆理

不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言隨山之功欲使天下皆知其山脈互聯屬不止一州自首至尾初無閒斷閒有隱伏不見其一氣所鍾脈絡相貫如人之骨節然也梁雍天下之脊地最高處也自梁雍以東實爲中國諸山東奔各有脈絡然皆自梁雍發也以梁雍爲脊則岍雍州山也岍爲一支其在雍曰岍曰岐曰荆山其在冀曰壺口曰雷首曰太岳曰常山壺口之旁別出一山曰底柱曰析城曰王屋曰太行而合於常山焉至于碣石碣石海濱之山河至此而入

海故也西傾亦雍州山也西傾爲一支其在雍曰西傾曰朱圉曰烏鼠曰太華其在豫曰熊耳曰外方曰桐柏曰陪尾陪尾淮濱之山淮由此而達於海故也嶓冢梁州山也嶓冢爲一支漢之原也其在梁曰嶓冢在荆曰荆山曰內方曰大別大別漢濱之山漢至此而入江故也岷山亦梁州山也岷山爲一支江之源也其在梁曰岷山在荆曰衡山在揚曰敷淺原敷淺原江濱之山江由此而達於海故也此禹所導之山也導有二義焉隨山曰導者引導也經歷其山也

潛川曰導者疏導也排決其水也蓋禹方當浩蕩懷  
襄之時所見者高山也其乘車乘舟所至之處也故  
因敘之欲使帝堯知九州之名山非專爲一州主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濊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  
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  
于海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烏鼠同穴東會于澧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  
于湖澶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禹別九州之川不究其原委止取州境之水言之蓋  
欲一州之疆理弗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敘  
潛川之功欲使天下皆知水之在州境者其來有自

而其去有方不止盤紆於一州之地也蓋天以梁雍  
限中國故其地最高爲天下之脊水之出乎梁雍之  
東者必東注以入於海水之出乎梁雍之西者亦當  
西導雖禹不能使之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  
於流沙此西域地也水在雍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  
故曰弱水旣生於西必西導可也導黑水至於三危  
入於南海此西南夷地也水在雍之西南幽險若漆  
不知所出故曰黑水旣生西南必南導可也或者曰  
弱水黑水無用於中國禹故導之使西殊不知雍西  
乃偏方下土鍾聚惡弱之氣是以二水並生其地也  
若謂禹故不使之東是不知地理者之言也想夫雍  
西非無甘冽清泚之流禹亦安能激之而使東乎所  
謂行其所無事者能順地勢故也且夫梁雍以東有  
水必東說者不曰禹以東海爲壑而曰以四海爲壑  
者豈非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方而導之乎後世傳  
西域者謂于闐以西水皆西流入於西海此其證也  
自梁雍以東水之東走者不一而其大者有七曰河  
曰漢曰江曰濟曰淮曰渭曰洛其一曰河不知其源



或云河出崑崙或云出吐蕃之悶摩黎山未之詳也  
禹之導河始於積石積石雍地也河至是而廣矣故  
經曰浮于積石言其始大也自積石而至龍門龍門  
禹所鑿也南至於華陰東過冀之底柱孟津大伾洛  
水大陸然後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焉河當下  
流水盛怒而無以泄故疏九河以殺其勢又爲逆河  
以寬其壅故能順行而入於海也九河自古論之者  
多矣而了無定說蓋以九河之形不復見故也竊料  
此地自春秋時已淪沒於海久矣世傳以謂齊桓塞

之其實求其九而不可得故倡爲此論至漢韓牧欲  
尋九河復其故迹王橫難之曰往者天嘗運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  
矣漢去古未遠其說可信信如此言則九河之迹何  
自而求之徒爲紛紛也且以禹貢碣石實在海垠今  
之碣石宛在水中則九河之淪沒有是理也其二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梁地也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於大別南與岷山之江合於荆地同會於彭蠡  
謂之北江其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梁地也至荆

而與漢合澧水注之會於彭蠡瀕江之下流章貢二水合一江而出至是始與岷嶓之水會故謂之三江至揚而同入於海東方震澤始得爲平土矣然而茲言三江今所敘乃岷嶓二江而不及瀨者非禹所導故不言也岷冢之漢南入於江久矣同與岷山之江至於彭蠡始與瀨合爲一江已不可分矣而又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何哉蓋揚子旣爲一江以瀨言之則爲南江以岷山言之則爲中江以岷冢言之則爲北江其實一江也譬如人身五臟之氣各有所主合而會於咽常人知其爲一而望氣者知其爲五水旣合爲一江常人知其爲一而治水者知其爲三此醫之所以爲神醫而禹之所以爲神禹也然而又曰過九江者豈三江之外復有九江乎夫長江萬里水之奔赴奚止九江禹之所定指其大者言之所謂湘瀨沅澧江漢沮漳是也三江實在其數焉其四曰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沅水發源於冀州而書不言所導之自或云出於王屋未之詳也

濟在河之北洛在河之南二水適然同湊於河水既輕清浮而在上不與濁流混至其溢也則在上者必濟水也既豬爲漿復出陶丘之北而止於荷皆豫地也東北會於兗之汶北東至青之境而入海矣嘗謂通天下一氣氣之輕清者爲神氣之重濁者爲物惟水亦然諸水惟濟爲輕清波流若神隱顯出沒非地脈所能斷故直與江河淮相爲終始而會於海此所以得祀而爲四瀆也其五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水出豫之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東

北至桐柏桐柏亦豫地淮至此而大禹始導之逕徐之泗而會沂水以入於海矣其六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鳥鼠在西傾之下雍地也澧涇漆沮皆出於雍入於龍門西河故經曰會於渭汭而入河矣其七曰導河自熊耳東北會於湖澶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熊耳豫地也湖澶伊皆在豫其入河則在孟津之西經言導河東過洛汭是也嘗謂水之有名唯四瀆而禹之所導乃兼漢渭洛言之想其所施之功力不異四瀆

也總而論之漢可附江而渭洛可以附河其備敘之者蓋欲帝堯知天下大川不止於四瀆也

九州攸同四隴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案此段講義原闕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之戰有扈氏之罪不容誅矣王者有征而無戰征之爲言征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啓以天子之尊有事於諸侯彼當牽羊肉袒悔罪於馬足車塵以回天子之怒不知出此而遂至於戰其悖禮拒命之迹著矣啓雖不作誓以威眾亦何所逃誅耶扈國扶風地而甘其南郊也或曰扈亦禹之族於啓爲同姓嗚呼

苟畔王命雖管蔡亦當誅况扈其疏族而又獲罪於天者耶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天子躬冒矢石六卿皆從不謂之大戰可乎周官士師一曰誓用之軍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觀諸此此法非始於周始於夏也夫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勢若雷霆之震萬鈞之壓況已及其郊宜乎賈勇矜能德色諛語見於言面顧乃咨嗟以告六事之人則王者用兵誠非得已也以不得已之心而用之茲其所以爲行天之罰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天之生人賦以最靈之性非徒使之生息長養塊然於天地閒蓋欲其行天之權以輔化工之不及苟非其人天道廢矣故天之禍人尤亟於逆天者王者於此其可赦耶夫水火金木土運行而不停者謂之五行天地人循環以爲紀者謂之三正此天之所以陰陽下民而人君所以奉若天道之大要也有扈氏獨

威侮怠棄之威侮暴慢也怠棄廢忽也天何望哉昔者鯀陘洪水汨陳而已未至於威侮五行也身猶殛死羲和尸官廢時亂日而已未至於怠棄三正也國猶不祀今也有扈氏其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勦絕之期能幸而免乎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王親督戰易所謂在師中吉象曰承天寵也則玉用行師豈不爲行天罰乎天之命啓使行其罰豈必諄諄然賜弓矢而後征賜鈇鉞而後殺乎亦有扈氏

書卷五

二五 四 刑本

自作逆天之孽因而誅之出於無私與天合道爾是故或謂之天討或謂之天吏皆出於無私也三王應天率由此道後之攘諸侯以伐諸侯者私也故爲三王之罪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者又私也故爲五霸之罪人至於黷武窮兵不能自戢使無辜生靈肝腦塗地者抑又私也故未免爲諸侯之罪人安得以啓之所謂恭行者告之乎其曰恭行奉天而弗逆也竊嘗謂天之惡逆天者甚於人之惡寇讎而其愛奉天者又甚於人之愛其子今有扈氏旣以逆天而致

罰則當時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  
啓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

攻治也王者之兵貴乎先自治也春秋傳記魯及齊  
戰孟氏之軍孟孺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  
軍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此一車之中自有  
左右也或者以謂今之左右則不然蓋天子親征軍  
徒並起凡言左右者徒也言御者車也鄭伯禦周爲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周官以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則伍者豈非徒乎杜預以十五乘爲大偏九  
乘爲小偏則偏者豈非車乎徒必用人故爲翼長者  
在左右車必用馬故爲御者率在中使左不治左右  
不治右則掎角之勢不成兵刃旣接將棄甲曳兵而  
走矣豈不爲辱命乎使御非其馬之正則進退之節  
失序所謂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攜矣豈不爲辱  
命乎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啓於是時  
豈有服敵之心哉先爲不可勝以俟夫天命而已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祭義曰凡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左陽也故賞由之右陰也故刑由之夏之宗廟社稷禹所建也啓方臨戎賞罰不違成憲而必歸之祖社則茲行豈其私哉莊厲曰禹攻有扈夫攻有扈者啓也而曰禹何哉蓋啓仗禹之威以成功則賞罰必由於祖社宜矣闕宮之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頌魯僖公也而孟子乃曰周公方且膺之誠以僖公之保彼東方周公之餘澤也故以其功歸之是亦莊周不言啓之意也然則孟子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與此書實相表裏至於孥戮則如後世髡鉗之類啓豈有是哉威眾之辭不得不深爾不然何以湯誓亦云



尙書講義卷六

采鄆縣史 浩直翁撰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太康失邦失其民也失其民者不可以爲君矣當是時五子怨以爲必歸須於洛汭愛兄之道也其如民之弗與何昆同也兄弟之同曰昆揚雄太玄經以昆首擬同人正此義也觀其作歌章雖異指如出一人則兄弟之同可知矣然五人弟也而謂之子

尙書講義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曰子者男子之通稱非也方其御母以從稱子所以尊母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夏諺曰吾何以休又曰吾何以助夏之民觀其君之逸豫如此至太康以逸豫主位遂至於失邦

何也蓋何以守位曰仁太康無德以堪之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是故其滅德也既不可比於先王觀其忘反也又不可以爲諸侯度無惑乎黎民之攜貳也夫遊敗以時使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無疾首蹙額之告可也至於十旬之久皇皇無所赴愬民心從可知矣后羿何能爲哉因民之弗忍敢距於河然不曰民叛而曰弗忍有以見大禹之德涵濡漸漬入人之深雖後嗣不賢無邇我之心而猶弗忍叛也洛之南曰表洛之北曰汭五子之爲弟內奉其母以後其兄初無忿戾之辭詆其兄而傷其母之懷願乃上述先祖之戒自怨自責若已有過以求媚於民庶幾民之悔禍以歸其兄使夏之宗廟社稷不淪胥於后羿之手也卒之仲康之肇位繼以少康之中興夏祀延茂垂數百年想其一時永言發於誠實故能上動高穹而格先祖下風四海而感斯民斯民間之遠思萬世永賴之功近起是宜爲君之歎故其推戴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嗚呼孰謂五子之歌之爲怨詞也哉

其一曰皇祖有訓

此章首述祖訓不曰先祖而曰皇祖解者曰皇大也君也或曰皇以道言其實皆尊大之義也五子者啓之子而禹之孫其言祖訓則禹之所爲也說者因禹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乃謂大道既隱各子其子今觀其家所述之訓初無他說一於爲民則知當時禹固不私於啓也民與之天與之爾當呱呱之泣已有弗子之心孰謂既長而以天下私之耶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仰書講義

卷六

三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之有邦履萬乘之尊據崇高之勢疑無事於民也然非眾則罔與守所謂邦者亦虛器爾果可不以民爲本耶是故木之植本盛則末茂民之歸本固則邦寧必然之理也禹唯知此故能以爲可近而親之以爲不可下而尊之親之則彼亦親我若父母尊之則彼亦尊我如天帝其本之固雖無繩約而不可解邦欲不寧得乎夫垂訓後人而首及於此可謂知所本矣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治天下之具莫大於賞罰喜有爵祿怒有斧鉞然而不能以勝匹夫匹婦之愚何哉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得其心和可格於造化佛其欲變且至於乖離當是時雖有賞刑何所用之謂之一能勝予非禹欺後世也雖然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後世子孫果能遵此以視其民民愛之而不忍去是以不勝勝之實治天下之要術也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可積怨固不在形之話言見之顏色深積於中不可測度一旦土崩之勢瓦解之形芽蘖於朕兆雖有神禹且不能救此禹所以勤勤言之不能自己也後世子孫苟能及其不見而圖之使無滋蔓之難無噬臍之悔則天下可得而治矣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凡言予者禹之自謂也方其託於兆民之上戰戰兢兢若以朽索而馭六馬前有蹶逸之慮而後有顛覆之虞其可一日安乎苟操是心以莅天下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禹既詳言民之可畏而其歸結在乎無所

不用其敬則所以訓其子孫者可謂切至矣昔仲弓問仁夫子對以使民如承祭祭敬也然則治天下而知敬民仁人之爲也後世有能如此皆足以爲治於天下豈惟夏之子孫可寶其訓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禹之謂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禹之垂訓如良醫之善書旣示之以衛生之術又戒之以致疾之由其所以遠後世者可謂詳且盡矣故

前章所引終始保民之說且曰爲人上者柰何不敬此示以衛生之術者然也今其二章復列荒淫之目且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以致疾之由者然也雖荒淫之事上古人君所無禹旣不得之於前聞又不得之於親見安能逆知後世之必有是耶亦猶良醫之治病當康平無事之日論其調養之乖宜知其疾疢之必至當時有似不經後日無不合轍又豈待人人切脈觀色而後得之耶惜乎此訓止爲姒氏家傳之寶不得見其全書於後世也傳曰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認爲人之先身自爲善則其子孫耳之所受日之所擊皆可以入道苟其不然雖日撻而求之不可得矣禹爲此訓初非載之空言觀其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色荒無有也禽獸逃匿驅蛇龍而放之菹禽荒無有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甘酒嗜音峻宇彫牆亦無有也茲不謂之身教乎以此而教子孫子孫猶有盤於遊畋十旬而弗反者況夫後世失諸侯於烽燧成風俗於田獵沈湎冒色莫回牧野之干夫蜂房水渦僅足楚人

之一炬又何以爲訓耶宜乎其亡可立而待太康之失失在禽荒所謂有一於此也難乎免於世矣五人者上以大禹爲龜鑑下以太康爲前車儻使保民斷無是事民其有不相與戴之爲君以續夏之祀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昔者帝堯封國於唐曰陶唐氏先儒或謂陶與唐爲二國未之詳也然禹之子孫方陳夏訓而有及乎陶唐何哉按地志堯都平陽禹都亦平陽平陽冀地也雖時有彼此之異而地無遷徙之殊今日有此冀方

者其意若曰禹之天下卽堯之天下禹之都邑卽堯之都邑雖太康一時失道然所以承襲者其來久矣后羿殊不念此遽有拒奪之心今或以此而風天下豈無仗順而起爲吾君討賊者乎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仗順者而悼其社稷邦邑之無所恃也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然則自陶唐而下聖聖相繼此道未嘗失也太康

俞書講義卷六

七十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失之而至於天下皇皇大綱小紀紊亂不經其不滅亡何待觀詩有六義一曰風風風也所以風天下也使其當時怨詈並興聲后羿之罪以激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未必能動而其母子或中后羿之奇禍矣是故優柔其辭使天下聞之而不忍叛味之而不敢忘五子之怨其藏深矣聖人於此能無取乎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天子撫萬邦不明何以在上惟明明后故能照臨四方也立道以爲經曰典明理以爲法曰則周之六典

八則取此義也然總而言之所謂典刑是矣今五子稱述乃祖以謂禹雖遠矣尚有典刑以遺子孫子孫不克肖嗣輔弼之臣獨可以申其祖德使之悔艾以保其位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後世有君如成湯厥後太甲亦嘗顛覆其典刑矣其臣伊尹能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必待其處仁遷義從而歸之今以太康而論太甲則荒墜猶愈於顛覆當時后羿苟有伊尹之志則烈祖成德所謂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固不俟五子言之而爲太康者安知不能處仁遷義若太甲之復歸於亳乎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輔弼之臣而懼其兄終不免於后羿之禍也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古者有五權以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關者合而通之和者調而均之其義皆取向也思厥先祖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所以同律度量衡者皆貽法於後世也故以關石和鈞申言典則之實所以示典則之未泯也惟石與鈞爲國重事先王巡狩考制度於四岳後王垂訓頒度量而服天下亦此也夫



王府所有森然萬寶何物不列於內而五子乃獨取是二者言之誠堯舜禹之相授以謹權量爲先故舉是以爲夏之手澤杯棬柰何後嗣荒墜而弗知省乎方太康之危於后羿天下豈無思夏之心儻因其思夏之心示之以典則之寶安知不爲後世復見官儀而喜者乎五子之於家國思所以復其社稷宗祀者蓋無所不用其至彼其精誠之所感格上動於天而下結於民宜乎子孫祀夏配天赫然中興以成數百年之不緒也覆絕之患又奚患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子將疇依

一章言其祖之治術也二章言其祖之戒辭也三章言后羿之不可有其地也四章言后羿之不能正其君也至此一章則無所歸咎引而在己可也嗚呼者嗟歎之辭也詩之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卒章之意言之不足也各篇之義嗟歎之不足也然則三百篇之法度固已權輿於此矣聖人取舜禹皋陶之所賡與今五子之所述載之於書以表夫聲詩之作其美刺風戒蓋有所自非苟然

也嗚呼曷歸者歎其流連而忘反也予懷之悲者若  
瞻望而弗可及也夫兄不友弟不恭初不相及而萬  
姓乃仇五子而至於無所依有以見太康之失民深  
也無所依如此而猶不忍歸過於其兄而播羿之惡  
於萬民乃自怨艾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於此又  
知大禹彝倫攸敘見於家法如此其深且固也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愜厥德雖悔可追

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五子上不怨太康下不怨后羿竊竊然引咎於己蓋非

矯情飾貌從事於虛文也想其當時一言之出由中  
而不僞是故鬱陶乎其內鬱陶者悲結也而形於面  
目者又非勉強之所能爲是故顏厚而忸怩乎其外  
忸怩者愧赧也弗愜厥德雖悔可追者非歸怨於太  
康也責己之不德而追悔之莫及也帝堯之言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帝堯以  
天下之過在己五子以兄之過在己故曰與治同道  
罔不興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夫五子以兄之  
過在己能以堯舜禹湯處心則夏之復興也於茲可

卜矣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堯命義和以時分職實四人也今此總言義和豈四人者皆沈涵淫佚耶抑時異事異堯則爲四人而夏併爲一人耶歷世久遠不可考證以意揆之凡人君欽若昊天建官列職雖或不一然總謂之義和可也如是則沈涵淫佚者信其爲一人而已矣夫時所以定分至日所以成歲月又焉可廢而亂哉謂時可廢乎則帝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於此不能使百工允釐庶績咸熙矣謂日可亂乎則帝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於此不能同律度量衡以均齊天下矣然則義和旣廢亂之使人君何所據而爲政此其罪所以不可逃也雖然胤征承王命以出征而序書者不言王命豈胤侯有專征之罪歟是不然凡王者之征有言告眾必曰誓今此不曰誓而曰征明有君也奉辭伐罪胤侯何有於專征乎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后羿之亂太康失邦是真失之也仲康之初更造夫婦肇有父子慰四海思夏之心當是時已復得天下矣說者乃因春秋傳魏絳伍員之言推原其意謂羿方專征義和實忠於夏羿怒其背已故使胤侯征之非也方太康見拒於羿城於陽夏仲康嗣位使胤行師也蓋義和既廢厥職則分至紊其節而歲月失其序人君所以奉若天道由茲而殆天下之治將委靡而不振矣義和之罪不既大矣乎故復明言胤后承

傳講義卷六

十二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命徂征所以表仲康之能爲君政非專於羿也又以見胤侯之能承王命征非出於羿也然胤侯諸侯也入輔天子以統六師若所謂王卿士者而曰后之何哉蓋古者諸侯南面皆可以稱后故羿國有窮亦曰后羿何獨於胤后而疑之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古之王者臨戎告眾之辭皆曰誓胤侯於此不敢稱誓者以奉君之辭也奉君之辭故曰謨訓謨者謀之有定訓者事之有序也自先王克謹天戒至不及時

者殺無赦皆仲康所以命胤侯之辭也或者乃謂今所言聖仲康不足以當之遂以謂此非指言仲康然以其辭考之其稱先王必非舜堯指禹而言也蓋堯舜皆異代非其祖必禹之子孫然後可以稱禹爲先王也自仲康之前可以稱禹爲先王者啓與太康也胤侯方奉王命以征下國而遠取啓太康之言以告於眾豈知務者哉由是以論胤侯告眾之初言聖有謨訓者若曰天子有詔也明徵定保者可以依據而行也明其證而不昧定其保而不移既非子之專征

又非汝之專殺聖之謨訓其重若此斯所謂奉將天罰而承欽天子威命也胤侯之眾其有懷貳而不用命者乎然則胤侯奉揚之際以聖歸於天子固人臣之常理非過論也而所謂仲康者於肇位之初能爲是舉而又能使其下虔恭奉命如此雖欲不居其聖得乎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世豈無天變必有日官深推而預告之於是君不舉辟移時大臣引咎歸己以彰其謙抑百官降物修省以輔其不逮故禍亂不作而君道愈明猶以爲未也每歲履端使道人之官徇木鐸於路木主仁而聲發揚宣羣下而使之言又所以預防其闕失而陰弭其災沴也故雖官師之卑百工之賤皆得盡其規諫一或不然刑之而使恭厥職今也羲和失預告之規使上昧天戒而下失常慮廢職甚矣仲康能因天變追悔不行先王之法究其所以然皆由於羲和

之涵淫將敷其罪以正先王之誅得不以是陳之於前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昨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仲康既敘先王之法於前此復數羲和之惡陳古義以刺今聖人立言之法也夫人臣守道不如守官君子所居一日必葺知此故能一德以尊君罔敢涵於

酒惟時義和以德則顛覆以酒則沈亂畔官離次遐  
棄厥司擅去天子之庭而荒於厥邑使歲月日時之  
紀紊亂而不明故曰傲擾天紀傲者始也蓋自堯之  
曆象舜之璿璣義和有官世得其人至是而始擾之  
也日月相會謂之辰十有二辰所以合朔也夏正季  
秋日月會於大火大火則房也日月弗集於房則日  
有食之可知矣義和昏迷遂失其次既罔聞知不能  
弭變於未然及其修救警矇奏鼓嗇夫車馬以馳庶  
人徒蹠以走而義和頽然在邑此豈可恕也哉政典  
者夏之條章也祖宗所建仲康不得而私故曰先王  
之誅先時者億而不及時者過而後知皆當時  
之失實罪在所不赦廟謨若此義和其可逃誅耶然  
則仲康之謨訓可謂坦然明白胤侯於是可舉而行  
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六師之眾有士有卒胤侯師眾以同力王室而皆謂之士士卒同也又曰尙弼子欽奉天子威命者勉之也觀羲和之罪非止廢時亂日也既有脅從之人又有舊染之俗其惡可知矣然而仲康獨指不謹天戒者言之以其獲罪於人不若獲罪於天之大也蓋夏之子孫知先王所重者在曆數每勤於此故夏書四篇一以威侮怠棄而獲罪一以廢時亂日而徂征則夏之有天下其謹於天戒者非一日也吾先聖對弟子爲邦之間必以行夏之時爲先者豈獨以寅正爲貴亦以累世致意於此必無差忒故可行也今胤侯能體王意告眾之言何其反復丁寧之切至也其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者言兵猶火也火之弗戢玉石俱焚今爲天吏固可以殺人矣若逸德而使賢愚俱被其害則其威燄豈不猛於火乎此戒眾士不可以多殺也然又慮眾士因其言不果於殺而敗吾事也故復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威之與愛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愛重於威可也天下有事則



用之於戰勝威重於愛可也苟惟臨戎而逸德則原野厭肉川谷流血不幾於長平之戰乎苟惟臨戎而威不克愛則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幾於宋襄之敗乎然則始而襄之勉之中而反復丁寧之卒而覲其懋戒之期於允濟而已不敢傷吾君之仁亦不敢廢吾君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之將乎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契之父帝嘗都亳矣契爲堯司徒當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乃能敬敷五教使亙千萬世君君臣臣

父子其德盛矣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子孫當如何哉故十四世而有成湯已七遷其國矣至是始自商正修先王之盛德求先王之故都而居焉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嘉之也帝告釐沃之書亡矣想其稱述風俗之美猶有帝嚳之遺風焉後世有盤庚者復修其德雖五遷而民怨猶奮不顧以□□得成湯尊祖之意也然嚳帝也而謂之先王何哉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然則以帝爲王固後世立言者以爲天子之通稱湯既爲王商之先祖皆可以稱先王

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葛雖不祀湯非其君何爲而遽征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湯之征葛意者謂請命於君而爲是舉也或曰使其有命序書者必言之今此不言非王命也然胤征嘗曰承王命徂征而其序則曰胤往征之孰謂湯征而非此之比乎王制又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

尚書正義卷六

十八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鉞然後殺湯征諸侯決有所本抑此書旣亡無與證者惜哉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嗚呼他書固不可無汝鳩汝方之書尤不可無也汝鳩汝方之書無萬世之下成湯伊尹皆不得爲純臣是可惜也自古人臣抱負器業孰不欲堯舜其君方尹窮處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桀是故湯以幣聘乃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其意

以謂若桀之幣則受之矣桀既無心尹亦絕意而湯也其心愈堅其禮愈至乃使幡然而改其曰幡然豈非移所以望桀者望湯乎又豈非移所以許桀者許湯乎及是時尹有湯而已然而湯之心則不然蓋知賢才而舉之舉而貢於王諸侯職也苟吾王因是而治則諸侯之責塞矣當尹去亳適夏之時想湯所以勉勵之言資送之禮必具載於汝鳩汝方之書卽其事想其書雖尹十往返而湯之心猶未厭也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是桀已惡尹而尹已恥立乎其朝矣於

尚書講義 卷六

十九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是而復遣焉尹不膏夏氏之斧鉞則尋莘野之耒耜爾其五就而止豈湯之得已哉使湯得尹而不致之桀留爲取夏之資是特後世三國之君用心耳湯豈爲之哉使尹居湯之國數畔而去之是曾後世管晏狐趙之不若也尹豈爲之哉孟子方敘尹德故止言五就之勤而不及湯爲天子得賢之意遂使後世之士綴文爲贊亦曰夏商之心則其去就在尹而不在湯矣湯所以拳拳事桀之義安在哉嗚呼此汝鳩汝方之書亡所以爲可惜也

尙書講義卷六

尙書講義卷六

子國明藏書

約圖刊本

尙書講義卷七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其誥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則尹固湯之所以尊信也尹之告太甲曰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固以是自任而不敢退託也  
觀此則鳴條之戰豈湯所得專乎此序書者必首言  
尹相湯而不言湯用也孟子言舜以爲生於諸馮卒

尙書講義卷七

一四 商書

約圖刊本

於鳴條正以東西言也桀都安邑鳴條在其西而亳  
又處安邑之東今自陟之師不應越安邑而戰於鳴  
條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曰陟險也自下而上曰升  
國在東而戰於鳴條出其不意也信如此說是尹用  
詭道以勝桀豈聖人之所爲哉殊不知尹之伐桀非  
湯本心韋顧昆吾之亂湯旣誅之尹因移兵以伐桀  
遂有鳴條之戰爾按史記桀政淫荒昆吾氏爲亂湯  
乃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而頌亦曰韋顧旣伐昆  
吾夏桀此其證也黜伏之功豈不在尹乎故其卒章

又曰實左右商王嗚呼尹之於湯豈尋常君臣可擬哉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唯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成湯之心亦猶是也今伊尹爲湯宣言以誓眾乃

尚書正義

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夫稱亂豈聖人之所爲人亦不當以是疑聖人也是必毫之民皆有是說故以此解之也其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毫民之心可見矣夫毫民非不順服湯也使湯素有伐桀之心民之耳目久已習熟於是而用其力雖使赴水火何不可哉今舉事之際民驚駭若此怨咨又若此有以見湯本無是心伊尹強之明矣蓋尹得堯舜之道懷親見之心皇皇然也既醜有夏則捨湯無足與有爲者是以決爲此舉而不辭經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尹之謂也向使一勝韋顧昆吾而遂班師湯之心也然湯之心則然毫民之心亦然其如有夏之民若大旱之望雲霓何則尹爲此舉又非其私矣故曰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誠恐毫民之不我從也夫天命也上帝也何以知之民心其是矣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豈不信然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何書義

卷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諸侯之職也彼遏絕有眾不裕其力使相率而怠惰其弗協之情桀之民則然也割剝夏邑盡取其賦使民欲與之皆亡其阽危之勢桀之社稷則然也湯爲諸侯知治其國而已天子之民人社稷如是將何術以救之然而伊尹曾適有夏見桀政之暴虐憫斯民之塗炭軫納隍之慮懷撻市之辱其急若拯水火是以因韋顧昆吾之伐輔湯而爲此行湯亦不自意其至是也居是時雖欲辭之有不

可得是以其必往致罰之辭不得不發也其曰汝無不信朕不食言益足以知湯初無伐桀之謀今雖已在我行而亳民猶未信其必然也先儒謂曰者人君之象夏人指桀爲日謂奚其不喪似或未然其實民其苦桀皆曰死亡無日爾無他意也爾雅曰食僞也不食者謂朕言非僞從之則大賚以爲賞不從則孥戮以爲罰也先王舉事賞罰之明若此詳觀誓辭始憂亳民之怨咨終恐亳民之不信皆所以明湯爲是舉非其本心序書者紀伐桀之功必以伊尹爲首得是意也嗚呼又焉知此書非伊尹之辭乎

何書講義 卷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昔者其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然而旱乾水溢尙有變置之法孰謂平其國而不可遷其社乎讀書者當以意逆之可也湯既勝夏其欲遷社者眾人之情也其不可者湯也湯既以爲不可乃作夏社疑至臣扈之書夏社者意必存其祭社若周家微子之命也疑至臣扈者意必保其餘民若周家康誥酒誥之書也然是三篇者當在夏師敗績之後



今附於此所未可曉豈此書既逸編次者失其序乎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三腹今之定陶是也夏師既敗商人有以存夏爲心  
者抱其寶玉奔潰於三腹湯使收之復納於夏社宜  
矣夏之寶玉亦猶商之祭器也說者乃謂湯自取之  
似未必然也夫楚不以白珩爲寶彼不殖貨利之君  
而肯以是爲寶乎嗟乎典寶之書亡使成湯存夏之  
美意不得昭見於後世爲闕典也惜哉

何書講義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仲虺作誥

湯之班師至於大坳史記則謂之泰卷按地志此地  
去亳爲近仲虺不待至亳而爲此書其急若此非徒  
勉湯也蓋欲釋天下萬世之疑而破天下萬世亂臣  
賊子之心也昔者宰予聖門高弟其心非眞欲其短  
喪也以謂生逢聖師一言足以定萬世之事非此而  
不求其決後世必有安於素冠之刺者矣仲虺之志  
蓋亦出此夫以湯之順天應人當時天下固知非其  
本心也苟吾不因其有慙德之言而明著之則萬世

之下亂臣賊子寧不以吾君藉口是故反覆其辭無所隱諱必期天下萬世曉然知之皆曰以湯爲順天應人之舉猶有慙德下此者其可爲乎此仲虺之志也昔洙泗諸子與吾先聖人難疑答問於古聖賢罔不商論獨無一言及伊尹相湯之事或者疑之豈非此書具存不必置辨於其閒耶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書有巢伯來朝巢在吳楚之閒其曰南巢當矣桀奔

尚書講義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巢湯不窮道之故曰放也昔驪兜在崇山太甲在桐宮皆遷之而已今此書直曰成湯放桀於南巢雖當時出於伊尹之謀夏民之怨然不因湯伐何由有此至是成湯爲法受惡可也其曰惟有慙德湯之心則然天下之論則不然也鳴條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觀湯此言則知其心非特恐來世以爲口實亦恐今世以爲口實也其惴惴若此聖人何樂而爲誠出於不得已也仲虺此書表裏洞然足信後世有聖人出因而申之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又曰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前有仲虺之誥後有孔孟之言此  
後世亂臣賊子所以不得引之以自文其惡也嗚呼  
非成湯之聖何以感召仲虺非仲虺之賢何以發揮  
成湯苟其不然則後世之奪攘僭竊者皆得自列於  
其後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久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  
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  
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

何書講義 卷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人之心憂愧不已志屈氣沮於有爲之功必將怠  
惰而不振仲虺懼焉乃爲此書以開廣其心使之不  
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伊尹之功所以能成始而  
成終者仲虺之力也夫民生冥冥嚚不辨理懵不知  
事至於渴飲而飢食好安而惡危乃不謀而同出於  
天性天故爲之生聖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使就而  
聽命焉苟無君德何以保民故泰誓亦曰直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唯天生聰明時父之意也桀之昏德不聰不明也民亦何辜其墜於塗炭天實憫焉是以不得不生湯以救之勇者見義必爲智者沈幾先物故能趨時赴功無畏懼懦怯之氣有果斷英武之爲使夫優柔不斷失機會而敗大事者觀之則知湯之有爲是天錫也其表正萬邦繼禹弼成之地與禹雖相望於數百歲若親相授受亦理之必然者典常也民心雖無常理之所在率是而不違此應人也天命雖難忱理之所在奉若而不逆此順天也夏

王之罪罪在矯誣不順其道而逆之謂之矯不畏其威而欺之謂之誣以此布命仰有愧於天非順天也俯有忤於人非應人也茲上帝所以不善爲爲改命而授商也湯何歉乎哉夫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爽者背也師者眾也彼夏王既背違其眾民將顛倒紛糅莫之適從讒諂面諛之人進則簡賢而附勢者不可勝數厥邪羣枉之門開則惡直醜正之風熾吾止有國以事夏尙若苗之莠粟之秕皆欲芟夷播棄之矧吾君之德世所稱譽罔不聽聞則其不容於世益甚

矣湯之君臣寄命漏刻非辜之懼民孰不懷而湯則  
順受之而已仲虺非不知湯爲此舉出於不得已而  
必爲勇智之說以誘之所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  
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  
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何書講義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者執其兩端至於立賢  
無方則用其中矣此聖人之大德也蓋方喜怒哀樂  
隱於未發之前其所謂中孰從而見惟舉其兩端始  
得見中也聖人執之而能用此成湯所以立賢無方  
眾人執之而不能用此子莫所以猶執一也用之如  
何如權在衡事事期適於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夫  
聲色之在人如形影之必相隨也愚者溺之而忘反  
智者畏之而欲離皆非中也湯則不邇而已貨利之

養人如魚水之必相資也貪者徇之而賈禍廉者棄之而不卹亦非中也湯則不殖而已是二者聖人之中制也德懋懋官爵有德也功懋懋賞祿有功也人君所用必功德之人則宜乎求備矣人君所恃有富貴之權則宜乎自賢矣湯則用人惟己不求備也改過不吝不自賢也是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寬者無不宥仁者無不愛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兆民信其慈矣今也十一征而無敵干戈所徂室家相慶慈故能勇也豈非成湯能執慈勇之兩端而用其中乎賢者

佑德者輔忠輸於隱我則顯之良不自達我則遂之是謂福善福善則善者勸矣惡者何所懲乎今也弱則兼之使有立昧則攻之使有明亂矣從而取之所謂置君而後去也亡矣從而侮之所謂興滅而繼絕也凡所以昌吾邦者推其亡固其存使不失終偏而已又豈非成湯能執勸徂之兩端而用其中乎仲虺贊成湯其辭所引抑揚反覆無過不及是知人君之大德果在於用中也堯曰咨爾舜在是也舜亦以命禹在是也仲虺勉勵之意以謂吾王距堯舜禹雖數

百歲至於用中若合符契今而承三聖之統享四海之歸亦何歉乎哉成湯至是可謂對百世而不慙矣何虞慙德之有

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純亦不已之謂也仲虺始以是誥王王乃立言以廣其說至於盤

孟之閒亦有是焉從善如流於是爲至茲所以懷萬邦也夫以常人之情韋顧旣伐昆吾夏桀皆已卽罪由七十里之小而享天下之歸宜乎志滿意得矜誇方盛湯也乃有慙德之言則志自滿固非所慮矣仲虺於此猶以九族乃離懼之可謂切直矣夫湯之懋昭大德是所謂允執厥中也建中于民是所謂敷錫厥庶民也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大德者必得其位皆以其能用中也用中則王者之能事畢矣而仲虺方覲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以中材之主望湯也

豈仲虺謂其君不能哉殊不知此爲後世設也使聖人自以爲聖而跌宕於規矩之外其自爲一身則可後世庸常之君何所取法哉故凡聖人事以義度心以禮防者皆有垂裕之心者然也矧湯卽阼之初已有恐貽口實之慮則垂裕之道固所常懷仲虺亦因而伸之而已予聞者仲虺所聞於古而云也說者乃取湯於伊尹學而後臣以爲能自得師之證似未廣也夫湯既有爲善之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吾師也又何獨伊尹哉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蓋非一人之力也彼謂之莫己若與夫好自用者則固不可以語此矣且以湯之允執厥中豈不能慎厥終惟其始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亦豈不知欽崇天道而順其殖有禮覆昏暴之意哉是知仲虺此言非爲湯也欲使湯爲其孫子立萬世之法爾故其終必曰永保天命也其曰永保欲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故能傳世永久無若夏桀之矯誣以失其信也然則仲虺之於成湯可不謂社稷之臣乎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既黜夏命所謂革命也復歸於亳有以見成湯過人遠甚彼其子女玉帛非不多且美宮室臺池非不崇且麗曾此勿有而復歸先王之故居其志可見萬方百姓聞成湯之風見成湯之志故一言之發天下信之苟惟得其都邑而自有之彼萬方百姓豈不皆曰凡吾君之所以蓄誠請命者皆所以自爲也居是時雖家置一喙以告之則其聽者亦鮮矣後世之君故有人關而秋毫無所犯者豈亦微得成湯歸亳之遺意乎成湯既入夏民始奠居咎單賢臣也爲湯司空作明居之書所謂度地以居民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誕大也以萬方之眾而視予一人無異太倉之一稊米惟予得其大者可以包萬方故萬方惟予一人是聽也域中之大莫大乎道其次莫大乎天天法道道

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卽吾性分之內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天之所以爲大用此道也故一陰一陽慘舒生殺不失其平而化育行焉惟皇上帝者皇以道言上帝以職言天之法道者也降衷於下民者天以是中運於上人受之於內故謂之衷也必曰下民者以天之賦授初無貴賤貧富之殊秉彝之性人人無待於外故雖下民皆有常性也克綏厥猷者猷性之美也必待我后克綏之者以眾人桀亡而失之聖人則未嘗失也堯薦舜舜薦禹而天受之以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未嘗失故也今成湯敷暢厥辭使天下萬方曉然知吾眞傳是道凡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出於皇天上帝之所畀付使吾爲汝克綏厥中以明其所固有則萬方之間之者孰不反身而誠恍然悟釋喜歸根復命得其常性之所在一若羈旅之人忽返故鄉其心悅誠服蓋可知矣彼必皆曰天能賦我以中而使我復於中者吾君也又孰敢不聽予一人之誥乎然則王言之大宜無大於此矣抑嘗論成湯於伐夏之功或曰惟有慙德或

曰悚慄危懼是未嘗敢自有也至于闔大中之道明  
皇天之所以相授受者乃無謙沖退託之辭蓋成湯  
既已知天之所以生我者凡以爲萬方有眾也又奚  
以多遜爲哉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何書講義

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案此段講義原闕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愴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

終

俾之爲言使也上天神后使予一人輯睦安寧爾邦  
家然猶未卜天意人心果如何若獲戾於上下慄慄

危懼如將隕於深淵湯之心果何樂哉以此知湯本無意於天下不得已而受之爾若以常人論之以諸侯而得天下宜乎志滿意得驕矜自大何畏乎天下不服而湯乃惴惴然若無所容其身嗚呼而謂湯有意於自誦之戰真厚誣哉湯之本心旣已昭著於是乃戒諸侯凡我造邦之諸侯同成此事無從匪彝無一非法也無卽怙淫無傲慢驕淫也各守爾之典常以承天之美意而已固無改作也爾有善我不蔽當章明暴白之至有罪則朕不汝揚朕自當之不敢自赦以此自處知我者其天乎故曰惟簡在上帝之心如是則萬方諸侯敢不虔恭而聽命乎旣已戒諸侯矣又告萬方曰其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夫萬方皆自作之孽而湯招之在己至己有罪則不以累萬方傳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此之謂也嗚呼者歎辭也尙克時忱者信也信我此言我乃能圖厥終不然則未保其往也此湯之謙德也夫我之德天旣信之人旣信之而尙憂其不信豈不過

計也觀湯誥一篇知湯眞懷慙德懼天下之不我信  
誠心惻怛勤勤告諭唯恐一人疑其迹也然則湯果  
何心而爲此哉事危勢迫天命所歸人心所予不得  
已而當之爾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應  
者應之而已順者順之而已何容心哉若謂湯武有  
一毫包藏冀得天下之心則是誣湯武也其臨戎誓  
眾之言伊尹太公爲之不可以爲實也是故順乎天  
而應乎人先聖人獨歸湯武者以其無心而得之云  
爾嗚呼學者知應順之道出於無心迫於不得已然  
後可以自湯武之心於萬世之下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終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按史記太丁湯子也未立而卒外丙太  
丁之弟未立而卒仲壬外丙之弟復立四年而卒伊  
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然而孟子止言其年者  
方對國君而敘商之子孫其死亡之亟亦人主所惡  
聞故隱之也而漢儒乃謂成湯既沒太甲於次月卽  
位改元非也故不得不辨太甲湯之長孫繼體而立

建元建國禮也伊尹既爲上宰受成湯付託之重彼二君者享祚短促不足有爲太甲受君將以責其爲君之德於是作訓三篇亦大臣受遺建立之本體也肆命者陳天命也祖后者監於往古明后也二篇亡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懋厥德罔有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豪士嗚呼嗣王  
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

案此篇講  
義原闕

尚書講義卷八

宋鄭縣史 浩直翁撰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此書序也伊尹方立太甲勤勤作訓冀其爲明君也不明則昏矣昏君何以主天下伊尹至是不得不使之居廬而自怨自艾也至於思庸庸者用也旣思復而用則欲聽伊尹之訓己也伊尹之志得矣故此書備載其所以處仁遷義之實則太甲謂之賢聖之君可也雖然以臣放君可乎惟伊尹知太甲必能改過故其廢放之際自信不疑然則伊尹豈可以尋常受遺大臣擬議哉向使太甲無可教之資放而不反伊尹之罪大矣此太甲三篇所以不得不作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

此史官之辭也阿者保順衡者持平阿衡之號若呂望之稱太公也使伊尹自稱其號而以不惠歸之嗣王豈非怨詞乎是知史氏紀作書之由故有是言非



伊尹之言也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莊周稱伊尹曰強力而忍垢想見當時之人不知伊尹者紛紛之言必不少恕伊尹忍之以成事業此所以爲自任也然伊尹之心知湯可以受天命既強之

尚書講義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以伐桀得天下於順應成大功於頃刻使斯民復見堯舜之盛伊尹之所操持蘊蓄已見效矣苟嗣王不克終厥德而敗乃翁事則伊尹前功俱廢矣成湯所以託孤之義何望哉是以強力堅忍以身當天下之謗而不辭卒之太甲處仁遷義而商家數百年之祀自是而延伊尹豈患失保寵之徒乎蓋以常人當伊尹之時有去而已伊尹之不去知力足以回嗣王之心吾而捨之爲德不卒矣是以寧爲頑鈍忍恥而必立太甲於無過之地也孟子尊之曰伊尹自任天下

之重又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孟子者可謂知伊  
尹矣先王顧謨天之明命顧眷也謨許也天之明命  
眷許成湯遂能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一  
言以盡曰敬而已矣敬德之聚也是以天監厥德用  
集大命而使之撫綏萬方也辟君也克左右其君宅  
居也師眾也左右其君居集其眾既在尹躬矣嗣王  
丕承基緒亦在尹躬也伊尹可謂聖之任也先見於  
西邑夏者夏都在亳之西指其方而言之也言夏之  
君臣以忠信爲周故能克終君不克終相亦罔終伊  
尹之期嗣王欲其君臣俱有道也嗣王戒哉祇爾爲  
君君不君則辱成湯矣故曰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味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釋萬世有辭

惟庸思庸也太甲一聞忝厥祖之戒乃能思庸以聽  
伊尹之訓己不可不謂之賢君也然既聞矣當尊其  
所聞念之不能忘可也今乃曰罔念聞是太甲貌從

而心猶未服也伊尹能逆知其意故又引先王之勸勞以感動之其曰味爽不顯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蓋言味爽向明也不顯大明也成湯自昏至曉不遑安寢思求俊美之上所以開導嗣王也如此可墜厥命以自取顛覆乎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其先務也雖然伊尹此書方欲回太甲不明之心豈無他術而必以儉爲永圖何哉蓋儉德之共也夫惟儉德玩好弗寶嗜慾弗親中之所存湛若止水萬務之來應而不亂茲實治心之要術也堯舜茅茨土階是德也大

尚書講義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禹菲食卑宮是德也乃祖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亦是德也嗣王謹之豈不可以爲長久之圖乎謹之猶射也括在弦機在手苟不虞乎方張之時而省乎將釋之際則於先王之準度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故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既能如其所止而欽焉是吾之心術正而知止其所也又能率先王儉德而行焉是射而中的也如是則豈惟尹心悅懌抑嗣王亦有萬世無窮之聞此惟朕以懌萬世有辭之意也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太甲之未克變豈若後世愼諫遂非而果於不義者之所爲乎心之所思尙有纖瑕微累未能盡去云爾伊尹事君如良醫用藥必欲去疾之根柢而至於十全然後其心乃安故當未變之時求其不義而攻其性習將使嗣王擺去舊染脫然如洗心換骨捨愚而卽賢由狂而作聖乃可謂之變也凡人之生性無不善上智下愚卒至

背馳非性本然以習而相遠也堯舜之聖性也桀紂之惡習也習之既久安得不與性成人能及其未遠而變焉此所謂不遠復而善補過也伊尹如此既使嗣王弗近於弗順是遠罪也營于桐宮又使嗣王密邇先王之訓是遷善也遷善遠罪豈終迷而弗悟者哉故曰無俾世迷此伊尹以先覺覺後覺之效驗也至是嗣王始往桐宮廬成湯之墓以盡居憂之禮又能念成湯之勤勞而求克終以信其德嗚呼伊尹之格君心非有點鐵成金之力安能使嗣王克變如是

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肯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

伊尹以冕服迎王歸於故都冕服祭服爲朝於廟也

尚書講義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想見伊尹之心知太甲已能處仁遷義企及成湯矣故敢以朝於廟也方其奉王在廟拳拳然思湯所以託孤之義而已所以許湯之心幾乎不濟矣今而獲以聖賢之嗣來朝於庭如奉君之寶玉出使千萬里外無所沾闕復歸之君豈不歡喜慰釋乎而太甲當是時亦必自知苟非伊尹之勤勤雖求爲中材庸主不可得而況得見今日乎君臣之間相感之厚相得之歡不可言而喻也昔五子之歌述皇祖之訓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心豈外是

故今嗣王賢聖矣可不告以先王所以傳付後嗣之本意乎后君之繼承者辟君之法度者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后非民不能臨制四方皇天於商眷佑未衰故使嗣王克終其德豈非萬世無疆之美耶太甲於此既已覺悟當追省昨非以自□□言予不肖是不明於德之故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而召禍於其身也使天禍我猶可禳免禍自己召何可逃耶既往前日也背師保之訓不聽伊尹之言也厥初之不善今已自悔矣則正救其惡豈不有望於將來其曰圖惟厥終實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湯之典刑於是乎在成湯之靈顯顯在廟實式臨之嗚呼賢哉嗚呼聖哉

尚書正義 卷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責躬求正救以圖終伊尹得不舉修身協下之要以告之乎修其身使信德協和於下惟明

君能之古我成湯以民爲子惠及困窮夫困窮之人  
宜若可緩矣殊不知哀矜無告陰隲下民天道之常  
有王者作能惠困窮乃合天道堯之告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  
禹成湯繼三聖之道子惠困窮在所先者則民服其  
命無有不悅有邦厥鄰咸起來蘇之祿固其所也太  
甲既率乃祖攸行懋乃后德動視成憲不敢豫而廢  
時亦不敢怠而忽事上而奉先思孝下而接下思恭  
思者心之官也思既得之至於耳目之官亦罔不致

尚書正義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謹焉孰不爲視不遠則不足爲明視乃厥祖庸非遠  
乎孰不爲聽不德則不足爲聰聽伊尹之訓己庸非  
德乎嗣王至是變習成之性無不義者而尹亦承王  
之美爲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

易曰重巽以申命申者重之義申誥者以其所言重告之也伊尹之於商可謂社稷之臣矣常人之心諫於其君而不用則有去而已不卹其君之如何也今伊尹幸太甲用其言而底於賢聖矣猶恐太甲折節於將恐將懼之際而解體於將安將樂之時故以已陳之言重複告戒譬如良醫治疾疾既去矣慮其保護之失時而疾疢之復至乃告之以休養調適之方期於常享安平爾此一篇之大旨也夫爲君之道上膺天命下受民歸而中享祖宗之佑命之靡常也以敬故親民之難保也以仁故懷鬼神之無常享也以誠故格如是而得天位豈不艱哉彼其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誠以造次顛沛未嘗不興念於此三者循是三者德也故能爲治否則亂矣古之賢聖之君雖世之相後地之相去千萬之遠至其爲治若合符節以道同也其興必然彼桀紂之惡敗端覆轍不謀而同其亡亦然嗣王誠能鑒敗亡之軌轍而求賢聖之用心始乎是而終乎是豈不爲慎厥與而爲明明之君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始戒之以慎乃儉德中戒之以懋乃德末戒之以懋  
敬厥德其誠愈至其言愈詳愛君之意有加而無已  
也詳則知所擇懋則知所修敬則知所守德至於守  
則可以終不變也湯用是德克配彼天今王嗣有令  
緒可不監此以法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也蓋人君修德不過別白善

尚書講義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善惡在人始之相去若毫末終有胡粵之殊則吾  
始行一步可不謹乎是故知稼穡之難則於民事不  
敢輕知天位之難則於大寶不易處人君嗣位之初  
非不知此理亦非不知致謹也奈何世已治安矣民  
已富庶矣四方之貢賦極水陸之珍於口體內庭之  
器用誇玩好之異於耳目耳目之所接日新口體之  
所奉益備此心侈矣此志荒矣崇臺榭騁田獵朝歡  
娛夜宴樂日肆於淫荒之塗溺而不知流而忘反向  
之民事不可輕之心天位不易處之心已喪之矣雖

有善諫不能入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始行一步爲標準乎苟慎終如始將與堯舜同條共貫猶吾成湯也捨是則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桀紂爾嗚呼後世堯舜之治何其寂寥而難得也坐朝之君引堯舜以望其臣進說之臣舉堯舜以譽其君咨嗟景慕似真不可及殊不知嗣位之初此心卽堯舜也誠能充是心堅忍而力行使終始惟一堯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伊尹告嗣王以慎終於始可謂得致君之要術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道本無形視不可見求之於事當於理者是也夫忠言逆耳非逆耳也逆予心也阿諛順旨非順旨也遜予志也誠能從其逆予心者求之其背於理歟苟不背理雖吾心不悅其益我之言也何爲而拒之又從其遜予志者求之其合於理歟苟不合理雖吾志所悅其蠱我之言也何爲而受之堯舜之命納言聖讒說不過於此矣伊尹告太甲終於堯舜之道豈非其本心乎今夫人臣食君之祿享君之爵非不知阿諛

足以保富貴安榮也誠以所學者堯舜之道苟其君  
不堯舜吾不得爲臯夔稷契死當與草木俱腐爾何  
名於世哉雖爵祿愈崇厚而吾心益愧恥是故拳拳  
然責其所難而勢必至於犯顏逆耳也人君於此可  
不求諸道乎彼不病狂安肯捨富貴而就貧賤捨安  
榮而就危辱耶蓋嘗論之天下之善言皆不悅於耳  
天下之善事皆不便於己人君不欲爲堯舜則己如  
欲爲之從其不悅於耳者聽之從其不便於己者行  
之則日加益而不自知堯舜之道不難及也伊尹以

尚書講義 卷八

十二四明樓書

一約閣刊本

此授太甲可謂學道之祕訣也言雖拂意而合道忠  
言也當聽之言雖順意而非道甘言也當察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求道之要今復徑指人心之所同然者告  
太甲太甲至是卽道愈深可以語此矣傳曰天下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夫弗慮胡獲慮雖百其致則  
一弗爲胡成途雖殊其歸則同人但見其有思而獲  
有爲而成不知本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持也至

於獲也成也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爾伊尹又恐太  
甲不悟其言直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夫元者始也  
良者其善心也以謂一人能寂然不動不失其始善  
之心則雖曰從事於天下之務有所不思思無不獲  
有所不爲爲無不成一言以蔽之曰當理而已夫惟  
當理則萬邦安得不正乎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夫無爲而靜實寂然不動之時也  
苟當時自失其元良之心安能至是哉人君得是道  
故能虛心以監先王之法虛己以來天下之言所謂

以辯言亂舊政者無有也人臣得是道故寵至而若  
驚功成而不宰所謂以寵利居成功者無有也蓋君  
恃辯言以亂政則臣下非引去以全身必緘默以保  
位矣臣恃寵利以矜功則人君非疑其弄權必惡其  
貪鄙矣君臣之間方且內懷疑懼如是而欲爲堯舜  
之治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其可得乎捨是一者則邦  
其永信其休德矣嗚呼此伊尹所以致君於堯舜之  
極摯也

尙書講義卷九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伊尹作咸有一德

德惟治否德亂則德者固治天下之大要也一德者德之有常而不變者也夫水不變故謂之天一火可變故謂之地二則一德者常德也君有是德可以爲聖君臣有是德可以爲賢臣堯舜禹有是德而臯夔益稷之徒亦有是德故能成至治之世自是厥後君或有之而臣不能進於此臣或有之而君不能進於

尙書講義卷九

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此則咸有一德真絕世難逢之會也伊尹得不舉是以爲訓乎雖然伊尹將去矣而以是爲言誠欲使太甲堅持是德自託伊尹而求如伊尹者相之則伊尹所以致君如堯舜者前有成湯後有太甲其成效豈不巍然上與臯夔益稷之徒同爲不朽後世讀此書當知君臣咸有之爲難得苟有焉不可相捐於中道而使堯舜之功不成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尹避夏桀於莘野知亡也放太甲於桐知存也應湯聘而起知進也復其政而歸知退也四者既備庸非聖人乎古之聖人治定功成不敢自恃而以德爲言者知立功非聖人之得已若夫德則可恃以爲無疆悠久之道也故其告歸之言必陳戒於德然德有大小

尚書卷九

一 國朝本  
約圖刊本

有吉凶人君之治天下所持者大所趨者吉其要在於常而不變也蓋上有難諶之天命諶信也惟其難信是以靡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吾有常德足保厥位所以當天命也厥德不常雖巫醫不可作況有大寶乎九有以亡言九州皆非吾有也夏王勿克庸德庸常也不常其德至於慢神虐民夫神之所歆者馨香之德所好者正直之德今也慢之神無據矣民之所歸者撫我則后之德所悅而誠服者不恃力之德今也虐之民無所依矣皇天弗保是謂靡常其亡九

有之眾也宜矣天乃監觀萬方開道我命眷求一德  
足以君天下者俾作人主焉則神有據矣民有依矣  
然則常也庸也一也皆其不變之德也其言雖異其  
旨則同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  
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  
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尚書卷九

二二 四書本義  
約國刑本

伊尹之於湯可謂至相得矣伊尹之於太甲可謂至  
不欺矣方尹在畎畝中湯固以其元聖而聘之五遣  
相桀而不用夫始既爲桀求口則君臣之分未嚴而  
師友之道夙著故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益可見矣及夫自陞之戰尹自任以伐桀湯仰成  
善而已故書序不曰湯用尹而曰尹相湯今既復政  
嗣王將歸矣此志不白將無時也故直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先言尹躬者以明湯之相得也夫人臣  
事君貴在不欺若使尹不自白此志太甲何從而知

亦何從而信自言感有一德者以見尹之不欺也不  
然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尹得堯舜之道者豈不識君臣之分而高自標置  
如此何哉惟其出於不欺是此書一作太甲信之天  
下信之而後世亦信之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者天  
命不可欺而得也以其真有一德天心予之天命歸  
之使湯不得尹天命未可知也天命既歸則有九有  
之眾革夏之正朔固其宜矣夫天之眷求一德甚於  
人之求天也民之求於一德甚於飢渴之求飲食也

求而得之惟恐其二三以敗德幸而終始不變喜可  
知也則享天佑受民歸固理之常非天私於商而商  
求於民也德以一而不變無所往而不吉以二三而  
變則始勤而終惰始聖而終狂始賢而終愚始治而  
終亂矣天之災祥豈天自作君自感召爾人君其可  
不修德乎德何修乎修其善而已矣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善如  
好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豈能變哉是之謂一德易  
言餘慶餘殃在積善積不善實德也故與此書相表



襄今嗣王新服厥命當何爲乎惟新厥德而已德不  
變故始終惟一故曰新也天不變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生生化化新而不停君法天者也終日乾乾純  
亦不已日加益而不自知此所謂時乃曰新也苟其  
胸中萌一不善則是吾德有間斷閒斷則前功俱廢  
豈所謂曰新乎嗚呼嗣王可不念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

伊尹既告太甲以君臣同德格天之道其拳拳愛君

之誠不能自己又授以任官用人之法夫人君一身  
深居九重內有左右近習外有百官有司今而欲使  
百官皆賢材左右皆其人豈不甚難乎曰有一德則  
甚易苟無一德何以知人彼夫大姦大邪者有類乎  
忠直便辟側媚者不顯其過愆人君何從而得之亦  
觀諸其人而已矣夫從容引君以當道造次納君於  
禮法輪逆耳之言忘犯顏之禍此爲德乎爲身乎樂  
於興除勤於撫字寧以身當刑辟不以害及生靈此  
爲民乎爲己乎夫既進其爲德之士則懷詐挾術欺

君媚竈阿諛順旨竊位以全身者退矣夫既進其爲  
民之士則淫刑酷法視生靈而不卹剝膚椎髓結權  
豪以求援者退矣外而百官有司得賢材則外朝之  
政事無不舉內而左右近習得其人則內朝之閒燕  
無不正豈不爲堯舜之君乎雖然知人之哲帝亦難  
之取人之際可不其難其慎乎我以為德爲民而取  
士安知彼不與崖異之行矯飾之情以趨一時之好  
尚乎故常察其和而一者任用之則盡之矣蓋和則  
不爲崖異一則不爲矯飾惟和惟一伊尹其人也然  
則必若伊尹者然後可以相太甲太甲其可忘之乎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尚書卷九

六十四明發書  
一約圖刊本

伊尹之言一德說者知其爲不變之德矣然不知何  
爲而能不變是以至此直指其所以爲一者言之夫  
君子之進德知有所慕而爲之是以謂之師然所主  
者善而已何常師之有使其不主於善是所師者或  
凶德也知主善矣苟不協於克一則有時不當矣主  
善在乎克一而已使其不協於一是所主者或二三  
其德也夫一者何也善之異名也繫辭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傳曰道生一一之與善其生於道者也其繼於道者也道降而有德則一也善也所以爲德也克一之善非惡之對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無所處而不當是克一之善豈惡之所能對哉無所對則爲一也明矣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聖人得之則爲天下貞堯舜禹之相傳者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成湯伊尹之相得者此也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然則一者道之

見於日用者然爾是故謂之德古之人所以據璿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觀方策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以得道而用一也一者十百千萬之祖也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非執此以御之則紛紜錯亂無所主矣苟以一爲主則無往而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知夫一之用者也若夫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是一之本也此可以言道而不可以謂之德方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何者爲一此所謂道

也故繫辭曰道而曰繼之者善老子語道而曰生一也自是而出有一矣有一則兩端具矣是以堯舜禹湯能執其兩端用中於民用一之謂也用一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謂之善善則成之者性是故謂之德伊尹推原德之本在乎克一可謂得道者之言也太甲於此當恍然思渙然悟則堯舜禹湯之道傳矣嗚呼伊尹可謂愛君之切至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王者心旣得一歟與道會其言之大天下莫能載焉蓋道無形也惟無形故能包括有形雖天地亦不能遁由是而發號出令當天下之理合天下之心不置一毫喜怒之私一以盡天下之公願則其言不口大矣乎且王者以一身之微託乎四海之上九重深密下情易壅苟非託之言語號令其何以達四方萬里之遠乎然聖人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久也若乃

言出於不思令出於不謀一人言而行之一人言而廢之民方且駭然疑蹙然懼而不知所適從安能知其言之大乎俾萬姓知王言之大乎以其言必由衷令無反好故信之也信矣然後能感動其思慮鼓舞其精神而使之丕變反觀內照各自知其中之所存以心度心見王者之心知其出於一也知出於一則非商求於下民民歸於一德矣其克綏先王之祿永辰烝民之生固理之必至也蓋天下者先王之天下祿亦先王之祿吾以一德而克綏之是以能長守其

社稷民亦先王之民吾以一德而永保之是以能長享其愛戴先王之祿既已克綏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七世之廟先王也於我乎觀德斯可以爲成湯子孫矣烝民之生旣以永保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矣萬夫之長諸侯也於我乎觀政則可以爲天下君矣伊尹又慮太甲志滿意得而輕視其民乃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爲凡君之所以爲君以得民也民始信其言終知其心旣得其民矣益當謙以居尊使民咸仰則自廣以狹人無有也夫匹夫匹婦至

易欺也猶且慮其不獲自盡而切切然戒之以爲民  
主罔與成功則伊尹自任之重無一夫不獲於此可  
以見其本心矣太甲得伊尹之言已能信而行之故  
周公稱之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  
鰥寡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非所慮也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則民主罔與成厥功非所慮也伊尹  
之望太甲者於是塞矣嘗謂孟子七篇言舜伊尹最  
詳而舜伊尹出處大略亦相似故尤致意焉方尹之  
在有莘初無意於世其與舜之將終身何異及其應  
聘而起爲湯立一代之制曾無退託謙遜之意亦與  
舜若固有之無以異也孟子慮後世以舜尹爲既得  
富貴而不知止也乃說瞽瞍殺人伊尹以割烹要湯  
之間以明舜尹之心其言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又曰  
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  
千駟弗視也夫瞽瞍未嘗殺人伊尹亦未嘗割烹而  
孟子設是問者蓋欲天下後世知其應世皆出於不  
得已而非其本心也至於釋然捨去罔有吝色適來

適去付之本無而已然則伊尹告歸之書豈虛言哉  
嗚呼知此道唯舜伊尹而識舜伊尹者唯孟子而已  
論之於此伊尹不謂之聖人可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也伊尹以道事君天俾之壽自克商至  
沃丁已五十有三年伊尹可謂享上壽矣咎單賢臣  
既訓伊尹事則是順伊尹之法而不變也伊尹勤勤  
於太甲者惟急於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已太  
甲既已用之而其子沃丁又能遵用先王用賢之道  
以用咎單咎單乃能守伊尹畫一之訓可謂盡善矣  
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太  
甲之不明可謂違德矣而伊尹以一德訓之是豈謂  
其君不能者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謂其君不足以  
有爲而不爲蓋天以治道望人君彼雖背理傷道未  
嘗不欲其改過也是以克生賢臣使之扶顛持危苟

人臣有能使之改過天豈不佑之乎伊尹能當天意者宜乎有伊陟爲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太戊所以得爲賢聖之君豈非能用賢乎是以巫咸伊陟皆在其庭也桑穀二木連幹而生一夕而盈拱野木而生於朝邱墟之象也伊陟恐懼能贊於巫咸太戊恐懼能贊於伊陟君臣之間遇災而懼所以能弭天之祥延商之祚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亳之地介於河河既屢決亳不能居則桑穀之祥至是應矣仲丁太戊之子遷於囂河亶甲仲丁之子復遷於相祖乙河亶甲之子既遷於耿耿復圮焉謂復遷於邢未之詳也然囂也相也耿也邢也或在河之南或在河之北雖河水屢決而屢遷終不敢遠亳而居有以見商之子孫重先王之故都戀其宗廟社稷不忍遠去也傳曰商人明鬼明鬼尊祖之義也此三篇者皆以遷都之意告其民卒之盤庚復歸於亳於此可見商之子孫不得已而去故都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此史氏紀盤庚遷於亳告戒臣民之詞也夫王者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故其所向背子孫趨之而不敢忘此家法也商自成湯從先王居而都亳作帝告釐沃之書以遺後世商之子孫知先王之居不可不念雖河患屢擾而終不敢遠去卒之盤庚復有都亳之心家法使之然也然則創業垂統之君施爲措置其可頃刻不爲後世法乎觀此序云將治亳殷重其能復舊制也序書者又曰民咨胥怨何哉夫民生何知其所視以爲向背者世家大族也彼既習於傲上懷土重遷民安得不翕然從之傳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豈不信然是以三篇之意戒其民之辭少而戒其臣之意多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咸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之遷於亳民已去亳日久懷安而不知後害故  
皆不肯適其新居盤庚乃率聚籲呼其憂感之眾出  
誓言以告之曰我王祖乙之遷既宅於耿耿圯當遷  
乃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言其始意未嘗欲遷  
也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卜以考之曰彼之圯者  
天也其如我何先王有服者言自成湯以來五服之  
地悉惟商有何所不可爲都而所以恪謹天命不敢

寧居河屢決而邑屢遷於今五邦而終不敢遠亳以  
居實由念我先王受命始於亳故也宗廟墳陵在於  
亳故也我若不承古以復先王之故都民愈無所依  
憑天將絕命於我不可知也矧若從先王之烈遷於  
新邑則如顛木之有由蘖夫木之就槁日見焦楸爾  
若仆於土則有再生之望今不遷則就死而已苟遷  
之天其或者再承其命使我紹復先王之大業也昔  
成王作東都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天下之  
喜可知也想夫商之先祖幸盤庚有遷亳之心七廟

之神靈將於此乎再安畿甸之民庶將於此乎遷定天下之諸侯將於此乎和會矣則底綏四方蓋理之必然者其爲利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尚書卷九

十五

約圖刊本

盤庚之於民可謂曲盡矣常人欲有所爲信其意之所向不與民謀也今盤庚將口毫而都乃先告教斯民率自在位以常舊所服事者爲之法度不惟新令以駭民耳目亦不杜絕小人之箴規而小人胥怨之言乃得以達於上也其命乃岌則世家大族皆在也悉至於庭而重言之王若曰者傳告之辭也格汝眾予告汝訓汝今不聽予遷是其心不與予同汝當革其非心無爲傲忽吝怨之言聽予安康悠久之策乃陳古以言今謂古先王之時圖任舊人其政皆老成

之人各能正色率下下無不從非若汝輩動民以浮  
言也故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欲有所爲先告於下  
君旣不愚其民無有蓋藏播廷之告使民先知是爲  
大敬於民民亦灼知先王之意罔不大變舉成湯以  
後遺風餘烈所以責今之諸臣不能尙有典刑而聒  
聒然不諒子意起信於小人險陂膚受之言子又不  
知所以不平而訟者何事非子自失其德乃汝蓄其  
凶傲之德不懼予一人者盤庚至此豈惟責其臣亦  
自責其不以嚴致治也予若觀火火之炎炎苟不撲  
滅將有燎原之禍民之悖德非上之所建置苟不卽  
治之將並陷於刑辟是予拙謀使汝至此也嗚呼盤  
庚之心成湯之心也成湯自陟之戰民亦出怨言曰  
我后不卹我眾捨我穡事其勤勤告誓初無怨人之  
言今盤庚之言亦猶是也茲其所以爲賢聖之君歟  
不然肆其殘忍取謗者殺之有何不可然秦之所以  
亡用此道也盤庚安得而不與商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心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愴民猶胥願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

前既戒其黜乃心使之革心以從化也茲又教以革心之方可謂善教於民矣若網在綱者欲各安其位

守其職無紊厥緒上下之分不亂也若農服田者欲其出力以佐上還以自養而無怠惰也網或無綱縱弛之患興農或不力偷安之計成此所以不肯從子之遷也汝能黜乃心改過而自新施其實德於民至於婚友自民而言婚友不問疏戚也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不必畏戎毒於遠邇戎毒大害也施德式均於疏戚則被澤不間於遠邇儻告以遷都必皆知其爲大利而於大害知有所避矣何者民素信汝也惰農自安重於遷徙譬如不強作勞不事田畝

而望其有黍稷得乎此皆汝不知善言於百姓上以惡言鼓眾下以惡言訕上敗禍姦宄自作其孽將誰尸之汝既先施惡於民而身當其痛汝亦悔之何及相時儉民小人也尙或聽箴規之言其發詞吐論知畏口過汝反不若儉人況予能制汝之死生而敢違德乎汝有所見曷不告我而以浮言鼓功於下恐其眾而使民駭沈其眾而使民迷若火之燎原汝勿謂無撲滅之理我有生殺之權惟汝自作勿靖以取其禍非我罪也嗚呼盤庚之言如慈父愛子雖懼之以刑實未嘗用期於聽予之遷而已若夫恃一人之權作威殺戮毒痛四海者豈可同日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晉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違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

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此  
改講義

原闕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勿率誕告用亶其有  
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

君民之相去亦遠矣今而盤庚使之咸造在庭又登  
進之如家人父子相與告語略不見己之爲尊而民  
之爲卑此皆三代時事在後世則罕見矣三代之時

尚書講義

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民初不相遠漢時猶未甚隔絕以一女子之言而  
能除三代肉刑之法主父偃上書朝奏暮召入此猶  
有三代遺意嗣是厥後民日以卑人主儼然南面以  
臨其下君民之情曠隔而不通閭閻疾苦壅於上達  
宜乎治道之不如古也欲天下之大治須還是君民  
之情相通始得咸造在庭登進厥民此先王所以能  
致天下之極治也欲識三代治體於此處可見本朝  
太宗時漁夫樵婦皆呼至於殿陛之前而詢其利害  
此三代聖人之用心也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以此

兩句聳動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下  
天時毀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  
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子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案此段講義原本闕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  
自怒曷繆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

何嘗議義卷九

二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  
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  
也汝誠不屬我以其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爾正若此  
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  
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  
至而自怒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  
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



矣何能享其身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之續其命於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而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古我王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爲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遯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曷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爲辭所以  
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  
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汨陳於茲則先  
后必以我爲虐汝而降罪戾於我矣高后者若今所  
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  
之以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  
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者  
輔也汝不比輔我自汝有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

能順其畜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  
其我作畜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  
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  
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  
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間之必  
思其祖宗如其上矣其敢不聽乎貝玉寶貨也民  
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  
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當乃祖乃父以汝之故  
亦訴我於先后以爲作大刑於朕孫則我亦當罹其

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大利害存亡蓋不可輕舉謂之大郵大郵者大憂也今予

尚書講義 卷九

三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郵者今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枕非不屬不賢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爲所念以從君各設中於乃心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然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然者自災於厥身也不迪者舍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於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

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於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於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子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於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爲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著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

尚書卷九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物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奠安定之辭也居既定則郊社廟朝之位正而勞來  
還定安集之功成所謂綏爰有眾也戒之曰無戲以  
倚其身無怠以迂其心我將勉建大命自茲始也夫  
人危疑之際爲其所沮毀銜之在心事定然後復其  
讎人之常也盤庚慮人情未免此疑故曉之曰今予  
敷露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言天子之情與  
常人不同今我不念舊惡罔罪爾眾汝不得其怒協  
心比力以鼓讒言於我一人盤庚於此決其疑畏以

尚書卷九

五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安反側之心然後其治始可成矣古我先王祖乙也  
將多於前功欲增益前人之功也故遷於耿冀其近  
山而免河患降其凶德而嘉績於我邦意則美矣而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則河患復至是以圮  
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於此實上帝將復我  
高祖成湯之德治進於我家我及篤敬恭承上帝卹  
民之命以永地於新邑蓋成湯之居亳從先王居也  
今上帝復我成湯之德使我亦猶成湯以居亳也肆  
予沖人自謙之稱也非廢爾之謀而欲爲是紛紛也

實由上帝之靈各不敢違卜違卜逆天命也既不逆天命當大茲賁飾於新邑矣邦伯二伯也師九州之師長五國之長也百執事之臣公卿大夫也尙翼各隱之於心諒我此意我當懋簡相汝懋簡選用其賢智而輔翼其孤寡念敬其羣眾也我不任好貨之人故無聚斂侵漁之弊於汝生之事不敢不恭鞠養其人使之相保以居斂欵者不敢慢也今我既進於我志若否者問其順否也我既罔有勿欵又無聚進貨寶以侵奪汝生之理皆自用鑿井耕田不知上力之所自也民德式敷使無貳志故曰永肩一心也竊嘗論古之帝王皆從民欲唯盤庚不卹民而斷然爲之曰永建乃家又曰用永地於新邑非知水之絡脈安見不再圯而能保其永永乎彼自契至湯已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十三遷之間其國之勞費民之怨咨可想而知也子孫寧不思其故而求有以救之乎今有一家相傳以一疾子孫必能推其受病之原而考其治病之方因而以醫名者多矣此盤庚所以知水也按春秋宋災子罕祀盤庚於西門盤庚非

水神安能以勝火災此其證也惜乎其詳不經見也

尙書講義

卷九

三

毛西明校  
約園刊本

尙書講義卷九

尚書講義卷十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用人而取諸夢非法也高宗爲之在當時不以爲疑而後世亦信之何也蓋凡人之心莫重於誠實莫不重於矯僞高宗之誠實上有以通乎天故天之所助者順也下有以通乎人故人之所助者信也此夢之所以可信不誣也雖然不使百工求諸市朝之間而必求諸野何哉竊意高宗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

尚書講義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無師獨曰舊學於甘盤者想其少日聞甘盤之言必有開悟其心者異於他師雖甘盤遜於荒野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甘盤亦未嘗一日不思甘盤之在野精誠所逮天實相之乃賚說以慰其心而成其治方其營求諸野尙意其復得甘盤云爾嗚呼讀此書者可以想見高宗誠實之心也楚語曰公子張曰商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所謂聳其德者先有誠實之德以表著於天人之間故能如是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樂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伏氏以亮陰爲凶廬孔氏曰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恭  
默之意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歷三年

尚書正義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久既免喪而猶不言哀未忘也高宗之孝彰矣孔  
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不改者是終  
身慕父母者也而後世之君乃有以日易月之制昔  
宰予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已久矣孔子立排之  
曰汝安則爲之夫以期易三年尙且不可又況以三  
十六日而易三年乎漢文不學遽有此訓景帝無知  
行其疾病之言是從其亂也或者曰漢文自代入繼  
生不能成孝故自貶而爲此訓此尤不可蓋以凡人  
之心誠敬爲主誠敬所至終身不易是故天以我爲

子吾當盡誠敬以事天親以我爲子吾當盡誠敬以  
事親若以一時之悔而使子孫薄於所厚是我誠敬  
之心或有間斷豈可以爲訓乎文爲此訓固已失之  
景復安而行之不可以語孝矣傳曰孝者仁之本夫  
欲行仁而不以孝爲本可乎景帝旣失其本尙能襲  
其治亦僥倖爾後世之人有能拔出流俗堅持天下  
之通喪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高宗不  
得專美於昔矣知之曰明哲自知曰明知人曰哲非  
得道者不能也道得矣不言何所用耶王者動民以

行固無事於言也若夫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法式惟  
言可以達意意不達於言羣下何所稟令乎高宗用  
是以作書曰以我正於四方四方之所取正也台恐  
德弗類弗類其先王也茲故弗言不敢言也夫人君  
在位常懷此念則安得失言之咎有所不言言必有  
以慰天下之心矣觀高宗舊學固已聞道於甘盤則  
恭默思道蓋有所自矣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德行之神所以顯道也羣臣豈能知之高宗  
湛然無營於方寸之間視天下萬事固已如破竹迎

刃而解尚未求其所以正四方之術凝然沈慮故  
嗜慾將至有閒必先而資弼之祥形之夢寐豈人所  
能爲哉天也天之與我泯然無間則道豈遠乎恭默  
以思則其道已著矣方其夢也以爲必得而求之及  
其得也以爲必賢而相之高宗之察於天人之際者  
審矣彼夫後世不台於天不謀於人而憑私以論相  
者豈不相去萬萬乎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川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

尚書正義

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  
祇若王之休命

人君之急莫急於親賢置諸左右則親之矣後世漸  
不及古人君早朝不過立談之頃以決萬機退且休  
矣日與近習爲伍聞見安得而廣魯哀公所以有牛  
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一手之歎也惟賢故有德與

賢人處故無過則朝夕納誨所以輔者必得也作礪  
作舟楫作霖雨皆喻其必不可無者也蓋金就礪則  
利不利則不足以爲金舟楫可以涉大川無舟楫則  
跬步千里霖雨可以蘇苗稼無霖雨則苗槁矣此喻  
其必不可無者若庸庸之人雖什百千萬在旁得之  
不足爲重失之不足爲輕傳說之賢可不言而見矣  
夫人臣之患在於心欲有言而口不敢言以言出而  
有後患也使人君容其辭啓乃心無有所隱其誰不  
願展盡況高宗又若焦渴之望沃心耶由是骨鯁之

言始可入矣夫骨鯁逆耳比於藥之瞑眩而利於病  
先王成憲世爲法則若履之有地跣而弗視地則必  
傷其足旣用傳說則什百千萬之人皆當觀感而化  
乃僚安得不同心以正君乎先王成憲高后成湯之  
法俾說順之以康兆民欽者恭而不忘故自周有終  
之訓可得其要矣說之復命以木喻諫非以箴王王  
旣求諫復有是言論其大概也以謂凡木皆從繩凡  
后皆從諫后旣聖矣臣安敢不祇厥命乎傳說於此  
已識高宗之心其喜可知矣竊嘗論高宗得說宜有

高世絕俗之言其諄諄責之可謂勤矣及說復一言不過從諫是知從諫果爲帝王之盛德也唯其從人則人樂告之今日改過明日又改過則日新之功如金含礦礦盡金精如鑑止塵塵去鑑明堯舜禹湯之道將不行而至矣豈不爲盛德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說以版築之胥靡一旦位在百官之上若固有之則其胸中所以蘊蓄者素矣其進於王卽以天道天道高妙何從而知在民而已故凡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有他哉爲民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法也法天之聰雖不聽而無不聞法天之明雖不視而

無不見臣之所以欽若民之所以從又由我亶聰明也治民之與逸豫未嘗兩立不逸豫則斯能治民矣口實禍福之門戒之則不起羞甲冑不祥之器戒之則不起戎名器不可假則衣服之在笥不可不戒於妄罰妄子師直爲壯干戈之勁則省躬不可不戒於妄罰王能信此則爲克明之君乃無不休矣官爵所以待賢能庶官不戒則官及私昵爵及惡德矣所謂私昵便嬖狎翫諧諛媚媚者也所謂惡德誅殺酷虐貪淫狠愎者也朝廷用此天下謂何故先王之世遠之而

已官爵曷爲而予之哉夫使一私昵一惡德之人用未必卽亂也所可畏者賢德恥與之同列非引去則相繼以死爾國何以亂乎人君一動當慮其善善則適時無妄動矣苟自有之則人不以爲善矣苟自矜之則人不以爲功矣何者人君取諸人以爲善者也苟攬而在己則人將不肯告之以善矣古人知此苟有功德必曰非朕所及子大夫之力也羣臣聞此亦必歸美於君曰非君用臣臣何力之有焉此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而人主取之以爲要術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  
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先王思患預防則無患而預防用力甚少患至而爲  
之備則用力多而無及於事矣無啓寵者不開倖進  
之門也人君之尊嚴人必畏之如天尊之如帝孰敢  
侮之哉惟其倖進之門一開則彼之非類者紛然競

尚書說卷十

八十四卷

約國刑本

起曰吾君可以言媚可以利誘可以讒而去忠良可  
以樂而忘災變替之以玩好以役其耳目投之以諧  
謔以役其心思以一人之精神雜然誘之於前安得  
不昏惑哉及其終也人何畏之有不知其所寵者皆  
自取侮也無恥過者不懷拒諫之心也古人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過者聖哲之事有過而改何傷於聖  
哲何則人之心志有限而事變無窮苟欲無過雖聖  
哲亦不能也惟貴於改爾過豈可恥哉恥則人不敢  
言人不敢言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將所作者皆非也惟厥攸居所居以仁則爲仁政所  
居以不仁則爲虐政惟者審處之謂也政事之醇在  
人君所處如何爾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商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故祭祀之煩黷至是  
亦弊矣所當革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知其言之  
有味而誠服也乃不良於言予罔聞於行不獨善此  
言亦知其當行也說承王命進之曰王知之矣行之  
亦非易事王誠不以爲艱則允協先王之成德矣是  
以成湯望高宗也高宗已能聽己之言是從諫也無  
負於說矣說而不言是說負高宗也故曰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子棄予惟  
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按此段講義原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知天下所仰者在我一人一人有慶則兆民賴之一人不君則四海之內糜爛荼毒不可勝言民何

尚書卷十

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書

罪哉是則治在一人亂亦在一一人則吾豈可不警戒哉是故所當脩者在德所當輔者亦在德也其所謂風豈不繫一人之本乎傳曰草上之風必偃蓋謂是也人不得股肱不足以爲人聖不得良臣不足以爲聖則其所以望傳說者切矣如曰不得汝則我非其君也其舉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言先王非伊尹則不能作也伊尹之致君澤民格天之德可謂美矣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責說以伊尹之事業也然人皆知高宗以伊尹望傳說而不知高宗以成

湯自期爲可喜也人君苟無賢臣則無以致治人臣雖賢非君則不用而家食矣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以明君臣相須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也高宗至是已洞曉湯與伊尹咸有一德之理則說其可以辭乎夫古之君天下者耳目口鼻心思智慮舉相似也而有聖有狂有治有亂者在乎爲不爲耳高宗旣欲爲成湯則傳說雖欲不爲伊尹不可得也對揚休命又豈說不誠之言乎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尚書講義卷十

十一四期鼓書

約圖刊本

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之訓一篇已亡不可復見想祖己之所以戒王者必備於高宗之訓也凡祭之明日再祭周名曰緹商名曰彤雉野禽也不應入室况乃升鼎而又鳴於鼎之耳乎孔氏以爲耳不聽之異漢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爲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禽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此皆附會未必然者今以經考之爲足可驗觀其言典祀無豐於昵則知高宗之

祭豐於近而薄於遠矣意者方其登降灌薦之間而  
雉入於室雉畏人者也使其有人在側則雉安能前  
雉之能前則其人之寡少可知人之寡少則器用儀  
物之菲薄又可知矣此祖己因其祥而戒之也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高宗之賢臣也見雉之鳴心之憂矣乃曰先當  
格王心以正厥事此言實祖己自謀之意非訓王之  
辭也夫人臣欲諫其君先必開陳其道使之曉然然後  
後歸結於所諫之事此務引其君以當道也此書自  
惟天監下民至罔非天胤皆所以正厥事也祖己慮  
高宗以爲雉之升鼎出於適然而不知懼故先格王  
以天道以爲有祥出於天也天之監下民常其義而  
不移其實無私於禍福而有差於壽夭天非天天之  
也民自絕其命爾民有不順德不改過天既出其災

祥而謫見於上則當脩德以禳之乃曰其如我何此所以獲罪於天也王之承祭祀主大寶豈己所能得耶能敬民民歸則天子之也然則高宗其可不畏天命哉知所畏矣於是可告以其本意曰典祀無豐於昵則昵者其近者歟豐於近者而約於遠者故使成湯之祭菲薄不成禮則雉鳴之祥豈非天意欲警懼之乎雖然非高宗固欲簡宗廟之儀也亦因其舊禮云爾天之愛高宗異於他主故出災異以警之使此禮自高宗而復也然則典祀無豐於昵祖己何必多

言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黎者紂之旁邑乘者驟而攻之戡者攻而定之也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而此書乃曰西伯戡黎何也蓋當是時紂

始囚文王于羑里故曰商始咎周也文王之民唯恐

紂之殺文王故乘黎以恐之冀紂之有所憚而不敢

殺故曰周人乘黎也祖伊祖己後紂之臣也果恐而

奔告則周人之計得矣其曰西伯者祖伊歸罪於文

王之言也此書祖伊作不得不以西伯名故書序改之曰周人乘黎明非西伯也後之爲傳者亦曰文王旣囚羑里其臣闕天之徒爭求奇器美女善馬以贖文王求者所以激國人之怒也故卒有乘黎之舉然則出文王於羑里者實周人乘黎之功也

### 西伯戡黎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

尚書講義卷十

十四西伯戡黎書

約園刊本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天子者天之所子至尊之稱未易可當也必能洪覆萬物與天同功然後可稱天子周人旣戡黎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者所以覺紂也以謂王爲天子而使天下至此其極尙可稱天子乎天旣終我商命格人有道之人元龜夏卜也不敢知吉皆曰凶也夫神祇祖考之心孰不欲人君之賢方其在盈成之際其心

猶恐人君驕情以害治惴惴然未嘗一日安樂及夫能持其盈守其成然後此心乃安樂之況其喪亂之時乎是知先王未嘗不相我後人實王淫戲以自絕也先王既已絕意天亦且棄之不有康食年凶也不虞天性昏其天性而無所虞度也不迪率典亂其舊章不能率由也神祇祖考既如此民心可見矣而民欲其喪反怨天不降威而大命不摯是不欲其少延也夫民所以畏愛其君以其能保養我今王其如我何祖伊之言切矣而紂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民其

如我何祖伊反者歸其國也其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者謂汝之罪參於天者眾天已棄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商之卽喪指乃功指戡黎之功以告其及禍不遠周敢乘黎豈無戮爾邦之意乎比干昔諫紂至于剖心今祖伊之諫猶使反國蓋方其急時若有悟者雖以我生有命拒之然其心終恐此祖伊所以得反國文王所以終脫羑里之禍也使紂自口而改豈復有牧野之師乎然猶愈於後世之君不用其臣之言至於滅亡乃反慙其人因而殺

之者多矣此不及紂遠甚傳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於茲可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人君所畏者天命所恃以立者亦天命今既錯亂之何以爲君耶微子帝乙長嗣也父師少師雖不詳其實以書推之必其宗正之大臣也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孔子所謂商有三仁是也夫仁者患不獲用而在高位猶弗能救紂之敗此近於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矣若果坐視其祚移之他人而終無所爲罪不

何書業

卷十

十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容誅矣唯其死之去之各有攸當此所以不失其爲仁也然就是三者論之比干仗義以立君臣之大節其正也箕子奉身以昭不可則止之風亦正也微子忍恥以存祖宗之祀其權也權有難明之迹聖人定書不得不取此篇以明微子之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黨王氏以賣國若劉歆輩況無此耶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  
與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  
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微子第憂紂之無道欲進則受禍退則不忍幾於發  
狂愛君憂國之心切至矣然初無抱祭器而遞去之  
意也觀其告箕子比干之辭可見矣曰商其不或治  
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成其法度陳之在上乃以沈  
湎敗亂其德於下使小大之臣罔不好草竊姦宄草

尚書正義卷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紂國刊本

者不暇整竊者私攘取至於姦宄則漸大矣在外爲  
姦在內爲宄習熟間見化爲一律卿士人之師表而  
皆師其非法凡有辜罪既不任我祖所陳之法安能  
得其情小民以此皆無忌憚自相屠戮自相讎敵而  
法不足以禁之可謂蕩然無綱紀文章矣商之淪喪  
至於極矣若涉大水其無畔岸而不知所濟我之心  
欲發狂然吾已耄矣將遞於荒野今爾略不指告我  
之顛隳者登危而仆墜也爾二人視國如此曾不  
指陳其救之道若之何其也微子之高年故曰耄



以是責二子而求計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恣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此箕子之言也曰王子者復責微子謂汝爲商之子孫當如何耶此欲諷微子使存商祀也今商天禍屢

尚書卷之十

十一

十四朝禮記  
約園刊本

見不知省懼方沈湎於酒其曰商邦以其上下化之非獨商也夫人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當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可也乃不畏所畏使民攘竊其犧牲器用容其將食於人以爲無災則神人混淆器用穢濁豈復歆其祀哉至是微子始有抱祭器而遜去之意也箕子之指當矣觀此三人雖爲師表其實前代所尊用而見擯於紂之時者也觀其所謂弗其耆長舊有位人固非可以扶顛持危責也降監商民言商之君臣下視斯民無保養之心用爲怨讎而暴

敎之凡召敵讎之政罔不力行君臣上下合於一轍  
病雖多而罔有告之者王平日雖不我用今其有災  
我當興起而告之然亦徒受其禍爾商若果淪喪我  
定不爲臣僕於人王子以祭祀爲念當行矣蓋人臣  
有死無二若以祭祀爲念則王子之出爲順我舊嘗  
告汝之言深矣汝猶不信耶今汝不出我之社稷宗  
廟乃無主而顛隳矣自靖者各反其衷以其所當行  
者貢之先王苟此心無愧不恤行與遷也蓋人臣莫  
重於去國去國則謂之叛微子抱祭器而行箕子佯

尚書講義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狂爲奴而遷皆非可以爲萬世法者在微子箕子則  
可在他人則不可也何者二人以心質於先王無一  
毫欺僞故可以不顧而爲之若夫比干則守人臣之  
正道不俟計謀而斷然不惑故不置一言於其間也  
嗚呼非孔子至聖安能察二人之心而同與比干爲  
三仁哉

尚書講義卷十一

宋鄆縣史 浩直翁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字當作太意必太公所爲也孟子引此篇亦用太字是矣左氏傳昭元年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書太字可無疑也說者乃曰紂之時天地不交而否至是當泰矣故曰泰誓又曰泰者大之極也猶

尚書講義卷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皆非是也夫書有湯誓泰誓以人名也甘誓鬻誓以地名也未有以義名者今武王之戰曰太誓太公所爲豈非以人名乎曰牧誓戰於牧野豈非以地名乎苟或知此不必鑿其說也昔湯爲順天應人之舉以得伊尹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明非湯之本心也今武王太誓豈非以爲吾不得太公事不克濟故以此名之乎矧當時太公之歸若天下之父歸之民心之趨向可知矣若是三篇果出於其手武王尤名之當也大明

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其卒曰維師尙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乃知武王非太  
公未必成事則太誓之名亦與書序伊尹相湯伐桀  
之意同也學者又何疑焉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  
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人君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

尚書講義 卷十一

二四明叢書

一統園刊本

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  
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  
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惟唐韓愈作文王  
操敘美里之厄曰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足  
白文王之志者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我  
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  
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  
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  
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

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爲此說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入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爲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

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民心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之詩武王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作也若以爲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率諸侯追王太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附會太誓之辭乎

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穹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豕君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豕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耳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於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

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  
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  
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  
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尙  
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  
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  
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苟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

私爾紂乃於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  
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所以奉  
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  
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過惡揚善毋天胎鳥  
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爲  
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殘害也焚炙也剝剔也皆  
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  
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其時有一  
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

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柰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於凶盜恬弗之聞其於外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尙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

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安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



居若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  
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  
用此法也今將爾眾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  
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  
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  
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傳書卷十一

七國明教書

約關本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舊權相滅無  
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羣后諸侯也畢會無不來也方其徇師宜告乎諸侯  
而獨指西土有眾何哉蓋諸侯實共苦紂不俟丁寧  
若夫西土之人素服文王之化不被商紂之虐又親

見文王服事之久一旦武王欲爲此舉必有駭然不從命矣此所以必誓西土之民也夫人各有所嗜嗜善則爲吉人嗜惡則爲凶人非天生善人使之爲善天生凶人使之爲不善也方不善之萌於心人亦莫不以爲不善始也爲之有慚色終也安意肆志而無忌憚矣彼其熾然爲不善忽有指之爲凶人其不怒者鮮矣何者其本知惡之不可爲而凶人之爲醜也徒以去善愈遠業已淪胥於此不可復改是以遂非而力行之使其有歉然自媿之心則必忘矣又安肯爲惟日不足乎惟日不足嗜乎不善者也紂之不善嗜惡可知凡無法之政必力行之犂老庶老之眾乃播棄之而使不安罪人爲惡之徒乃昵比之而使親近淫於色湎於酒而敢行暴虐臣下化之殆有甚焉者朋家合相親睦而作仇權勢合當畏遠而相滅無辜之民至於顛天穢德彰聞不獨聞而可指也夫天惠斯民君奉天命夏桀弗順此道已移而之湯矣今受之罪過於桀剝喪元良微子箕子之去賊虐諫輔比干之死謂已有天命答祖伊之告也謂敬不足行

不敬上天也謂祭無益將食無災也謂暴無傷於豕  
剗剔也失德至此其祚必移前監不遠武王舉此以  
告西土之人俾西土之人知前代亦有成湯者曾順  
天應人而爲此行也觀此則知武王所以激西土之  
人以赴敵者罔不切至孰謂文王曾有伐紂之心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  
伐用張于湯有光勛哉夫子罔或無異寧執非敵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人夫抵信夢卜以其敬鬼神也高宗以夢得傳說  
文王以卜得呂望一旦用之在上人無異論若以此  
法施之後世則殆矣今武王又以夢卜之協告其國  
人民必信以爲休祥而知必勝無疑矣居是時使不  
夢不卜武王庸有不勝乎告之以此欲民知天其以  
予乂民也武王又恐民以彼眾我寡爲言復告以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夫心德既離則是無君臣之

分皆途之平人爾固不如十人之同心德也雖有周親先儒謂雖周公召公皆王室之親其實不以親而以仁用也是殆不然伐木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與此義同非謂兄弟不足恃言友生又在兄弟之上非謂三千所親之忠信爲不足恃言十亂之仁又在其上也蓋惟仁人乃可以用師而後世或有伐國不問仁人之說其不知此矣苟伐國而不問仁人焉知順天應人之道乎昔人以伐燕問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仁人之言也

惟仁人乃能知順天應人之道武王繼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應順之實矣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王此言已足以君天下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必人自爲善上有以率之爾凡置百姓於有過使之就死地者皆暴君之所爲誠能引咎歸己則知所本矣今朕必往湯之伐桀已有是言明其不兩立爾我揚其武但卽其疆取其凶殘之一夫餘自咸與惟新雖伐其子孫視湯之舉爲無媿也勉戒夫子或爾眾以不可不畏寧執非敵之見期於必勝庶無輕

敵之心今百姓危懼不保首領故曰若崩厥角苟能  
一其心德以赴功豈惟保其首領亦可保其子孫故  
曰惟克永世

###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祀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尚書正義卷十一

二十四明發書

一約園刊本

太誓三篇數紂之罪始則略言之中則詳言之至其  
末也益詳矣蓋當其臨陣惟恐人無鬪志故悉數其  
實以怒我眾也王者之征六師並行大巡而明誓欲  
人人知其罪爾夫天道福善禍淫顯顯在人人固不  
可不用也是以厥類惟彰今商王之罪莫大於  
狎侮五常五常既廢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形存而性亡矣其與禽獸無異矣自絕於天結  
怨於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

放黜之先王之典刑不用天下之正士悉戮郊社不  
修則天地神祇無所歆宗廟不享則祖宗之靈無所  
託明而人倫幽而鬼神皆紊亂而失其敘可謂近於  
禽獸矣淫亂之行不期而有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亡  
無日矣武王告西土君子故舉狎侮五常言之蓋惟  
君子足以語此苟三綱五常絕則天理滅矣宜乎上  
帝之弗順也又舉其剖賢人放師保囚正士以告之  
西土君子其不寒心以求武王爲之依歸乎故曰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也然則西土君子其有  
不用命者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  
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既陳紂之酷虐使西土之君子皆知無所容身  
矣於此又引古人之言謂紂何有於我哉撫我則爲

后虐我則爲讎夫使民情至此則君之惡可知矣蓋  
武王既以合其眾於商郊一不勝則豈徒爾眾塗地  
天下生靈愈受其弊矣是以不得不極言其惡以激  
西土之人也獨夫者孟子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是也紂既不務德而惟威是作非汝世讎而何樹德  
務滋日以增長也除惡務本既伐而必勝可也我以  
爾有眾殄殲獨夫之讎惟克果毅乃能必勝春秋傳  
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於是又以賞罰誘之爾能奉  
乃辟功多者厚賞不迪者顯戮諭之以賞罰矣又恐  
其志之或怠也乃引文王之德以鎮服之其曰若日  
月之照臨光於四方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無不及  
者是文考之靈無乎不在況又顯於西土汝西土之  
人常若文考臨之在上茲伐也可不助我以徼文考  
之福乎況我有周大受多方於天命不可不爲此舉  
也予克受非予武受克予予無良皆非文考之罪觀  
武王始以文王繼驅諸侯之戰出於一時之權其心  
實未安今將勝矣當以正論而立天下之義故不敢  
歸罪於文王以是見文王初無伐紂之心武王借此

以爲資藉章章矣學者可不深詳之乎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商郊之戰考之太誓曰有臣三千又曰有亂臣十人  
牧誓則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其數不同如此  
說者謂車有兩轡故曰兩也勇士若虎之奔故曰虎  
賁也以司馬法考之車有七十二人三百兩當二萬  
一千六百人則與三千之說異矣以周官考之虎賁  
氏之官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則與三百人之說抑  
又異矣以意逆之實紀一時之數不必盡如司馬之

尚書講義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周官之書也然以三百人之虎賁當三百兩之車  
乃車以一人而爲之主爾則三千同心十亂同德又  
其外也春秋列國晉楚齊秦之戰皆七八百乘而武  
王能以三百兩勝若林之師非天人助順曷能爾耶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杖鉞秉旄以身先眾人者蓋當是時惟武王爲功也  
既已爲此一不成則禍莫大焉此不得不爾也逃者  
遠也司徒司馬司空在列而不備六卿者竊意從行  
居守各有攸職是以不備言也亞旅亞卿師氏大夫  
長乃隊伍之長庸蜀以下八國皆附庸或蠻夷之長  
以此知會孟津者不獨中國之諸侯雖夷狄亦不附  
紂也植干戈以聽誓言奮勇之發蓋可以想而見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祝弗咎昏棄厥遭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助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助哉  
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助哉夫子爾所弗助其于爾躬有戮

泰誓言悅婦人而已此推其極至於惟婦言是用故  
昏棄先王之祀而不知其報昏棄三仁之屬而不迪  
其親皆用婦言故也妲己之罪於是始著不愆云者

不特見其整肅抑又知其行軍之不暴也伐刺也六步至七步四伐至七伐而止復整陣而進當時之師雍容不迫其所謂詭道奇計未嘗用也嗚呼此其爲王者之師歟詩之大明初言武王變伐變和也至于牧野其會如林檀車煌煌駟驪彭彭則肆伐之功出於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故也然則使之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奔商人者豈武王之志哉太公之謀實然也觀此則無疑於泰誓之爲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衛書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篇或疑其有脫簡以其語之不倫殊不知史氏之記先其凡例而後其事實也何謂武成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時始用武功以伐崇也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方可謂之武功之成也桃林華陽之畜不用之畜也故曰往伐歸獸下車之後凡所設施無非政事識記也記其政事而爲之書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遵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爲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者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如是之遲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當黜也傳

尚書正義卷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眾豐財蓋如是然後可以爲武之成也祀於周廟告於祖宗也柴望大告告於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告於鎬京所會之諸侯羣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於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遭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邊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案此段講義示繁大典原闕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

尙書講義卷十一

十八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史氏紀用武之始終以表其成而卒識其政事也俟命之意太誓已詳成功之際是謂大定血流漂杵孟子不取不喜其佳兵也明武王之師不得已而用用是修文以告其成夫前徒倒戈容或有漂杵之理不足爲武王過也孟子其亦知武王之心矣商政

之不善不能率由舊章也反商之政宜乎由舊也夫  
所寶之賢爲足重故釋囚封墓式閭以厚信不義之  
物爲足棄故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以明義列爵分土  
並用賢能以崇德尊重彝倫歸本反始以報功政事  
之要無出於此武王至是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天下安有不治者哉其曰武成亶其然乎蓋嘗論  
武王之功成於武成而其要則在於厚信明義崇德  
報功惟此八字可引以爲武王之徽號以其所紀之  
實也嗚呼此其所以垂拱無爲而治定也

尙書講義卷十二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稱紂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而此直言殺受史法之嚴如此蓋紂雖非武王殺之因武王而死也至是武王當爲法受惡可也戰國之士又復附會有武王斬紂頭之說其實殺受之言不足信也商之淪喪遺黎赤子皆有不忘其君之心故商王多士在周爲頑民其實不肯革心以事周也伯夷避於北海非不苦紂

尙書講義卷十二

一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之虐政至武王伐商乃叩馬而諫其心可見矣箕子之心亦伯夷之心也當時武王雖釋其囚若不立武庚箕子亦遁逃久矣今其歸也非爲武王爲吾君之子也伯夷爲北海之遺民及周有天下乃不食其祿至於餓死箕子在商佯狂爲奴及周有天下乃不肯爲臣僕其封之朝鮮朝鮮乃遼東化外之夷逃於朝鮮因而封之也其實二子皆痛商之亡故也嗚呼二子立人臣之大節萬世之下其名若此炳耀非得洪範皇極之道安能若是乎蓋爲人臣而不貳其君所

謂盡臣道也其皇極之道彝倫之敘乎武王不惟容之且復訪之虛心無我以問道茲其所以謂聖也箕子於此若捨武王而不告則天人之大法祕而不傳非所望於箕子也然其洪範之書又非武王能使之傳天實使之因武王而發爾故其言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

### 洪範

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  
本立於太極之先是之謂正位正位虛位也虛位者

尚書講義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之母而萬物之祖也太極以虛而生天地天地以虛而生萬物蓋天地之性虛則無物故能順大中之道而運行焉傳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故也萬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亦以虛而能有是故一人之身自頂至踵百體皆實而其中必有虛而無我者道也是故傳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齊也向使天地不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其能行二氣而不停乎向使人不得大中之道於胚渾未兆之前其能敘九疇而不紊乎是知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胚渾

未兆之始從虛而立因虛而生本無物我循理而行自然皆順既無偏繫則罔不中節和自此而生焉所以謂之達道也天地自此而位萬物自此而育則中之爲用不既大矣乎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武王箕子乃始發明此道著而爲書曰洪範洪範大法也而其要則謂之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也天以蚩蚩之氓日月不知故使箕子不死於紂之朝留之以遺武王使發明此道也萬世之下知有大中者武王發之箕子陳之之力也其爲恩大矣然則天地順大中而運二氣聖人順大中而敘九疇一言以盡之曰虛心順理而已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以年爲祀武王方訪箕子於武庚之國史臣紀其時而曰祀者未忘其舊也武王卽位之初能卽其國訪以大道屈體於不召之臣有以見尊德樂道之實也宜其足以大有爲也後世有君三顧草廬猶能有國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武王以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則所謂皇極者固天地萬物之所同賦也天以是道降於下民是曰陰隲陰相之也蓋雖爲下民未嘗不受所謂中而生則父母胥渾之前中已具矣惟其因物有遷迷其所賦故爲愚爲不肖苟悟大中之道是吾固有存之以誠持之以久則無所往而不爲中堯以惟精惟一之中傳之舜舜以命禹湯得此道於數百歲後故仲虺曰建中于民

尚書正義卷十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亦曰湯執中又數百歲而傳之文武文武豈不知所謂中乎然而不言訪於箕子者以箕子亦得是道武王心膽相照目擊而存故欲發箕子之對使此道顯於當時而行乎後世也武王引箕子以爲助者以箕子爲當世父師一言可以信萬世故也上帝既降衷于下民而使之相協厥居以自安安則道生焉順道而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敍也武王豈真不知此者耶謙虛退託以來箕子之言爾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指天人之大法實本於大中堯舜禹相傳以允執厥中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莫非用中也箕子答武王之問宜力陳列聖授受皆得皇極之道桀紂反常皆失皇極之道以爲對曾此不言顧乃引鯀禹治水之成敗以明九疇之所以畀錫於天帝者其意深矣蓋

卽其父子之間治水一事驗其所以失中得中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其所以證至明白也蓋順天下之理則爲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順者逆天下之理則非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逆者鯀陞洪水水既失性必知五行之汨陳汨陳紊亂而無序也禹能反是則知彝倫之必敘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之功亦馴是而至也昔人固有割肉於社而知宰天下之平處分於履屐之間而知爲將之必勝則治水之成敗於一事之間豈不可以概見其他乎

又況繇以九載禹以十三載之久其得失較然尤易指陳也雖然曰帝曰天何以辨之蓋帝者司宰主禍福之權天者具徧覆包涵之道帝之與天其實皆順自然之理而無爲者也惟其虛心而用中禍福由人自召天何容心哉書曰自作孽不可追繇之謂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禹之謂也順理而行無所適莫此天之所以爲天也然則洪範九疇不異繇而錫禹者非天也皆繇禹之所自致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子思著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人能中故感格高聲鼓舞飛潛天地之和應之如此至語其極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者禍福惟其自召天實無爲也子思之中庸與箕子之洪範實相表裏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天地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故能用其中於

覆載闔闢之閒其造化密移周行不息有中以主之也而其實則見於五行五行五材也其周流於世閒一日不可無故謂之行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定體凡歷千古而不變更萬化而不移者有是自然之體故也若其用則待聖人而後行焉至次二則中之降而在人故須敬以用其中敬謹也次三則中之見於養人故須農以用其中農養也次四則中之見於曆象故須協以用其中協順也次五則中之立於正位故須建以用其中建植也次六則中之施於有用故須父以用其中父治也次七則中之見於決疑故須明以用其中次八則中之著於克應故須念以用其中念省也次九則中之顯於禍福故須或嚮或威以用其中嚮嚮也威畏也凡此九疇有形於範圍之內者不能逃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地之用中與夫聖人之用中下而爲臣則行君之中眾而爲下民繁而爲庶物則聽君之中然則天地君臣下民庶物舉不外乎是道則該括萬有總幹羣動者其九疇乎然九疇之要君極也皇極敘於次五行也蓋皇極之道

五數也天數五地數五皆以虛而用故也傳曰其數  
一二三四是也用一二三四者五也五隱於中宮虛  
而無物非凡數所可拘也運化不停生生無盡五之  
位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之用也然則皇極安得  
不處九疇之中數乎雖然聖人贊易則言天一地二  
以至天九地十洪範止言九疇何也蓋一二三四五  
數之生也六七八九十數之成也十者五之成也洪  
範既以五爲虛位若言其成則一成而不可變故虛  
其十以見生生無虛之理所謂闕一而待用亦猶易  
終之以未濟也然則箕子之九疇真得乾坤之蘊者  
也

尚書講義 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言刊本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一陰一陽之爲道道者中也天地受中於太極是故  
具陰陽之理輕清在上曰陽故爲氣重濁在下曰陰  
故爲形天地之陰陽不偏是爲得中故能交感氤氳  
而萬物由是以生焉萬物負陰而抱陽是得陰陽之

中也故沖氣生焉沖氣和氣也萬物滋生而蕃息者  
也中爲大本和爲達道是故天地以是位萬物以是  
育也五行者物之見於形體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五  
行用於天地之間若其功不見於養人是塊然一物  
爾何所貴於五行哉故此五物不失天地之中斯能  
變化由重濁而升輕清上而爲日月五星之光耀下  
而爲流濕就燥相生相剋之形體輕清重濁兩無偏  
係是之謂中故和自此而生也夫潤下者水之形炎  
上者火之形曲直者木之形從革者金之形稼穡者  
土之形苟無中立乎其中則水爲波蕩而懷山火爲  
焚燬而燎原木爲枯折而朽腐金爲頑礦而缺列土  
爲崩潰而礪瘠又焉能作其氣以成味滋其味以養  
人乎惟夫得中以生則所謂五行者皆養人之具而  
其作也皆能致用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和也則和者  
道天下之達道也水得其中則順而潤下潤下之成  
則爲江海有作鹹之用焉火得其中則順而炎上炎  
上之成則爲焦灼有作苦之用焉木得其中則順而  
曲直曲直成用其結實皆酸金得其中則順而從革

從革成用其氣燄皆辛土得其中則順而稼穡稼穡成用則秬秠皆甘至是五行降而在人之用彰矣向使天地偏陰偏陽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五行皆得其中乎五行偏陰偏陽常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作而爲味以養人乎洪範敍九疇首及五行與天地俱生也至要其極摯則著其養人之功如此而獨不言者其用大矣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五行不言用亦是義也次二以後推而行之存乎人故皆曰用用者用其中於民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偏陰偏陽則非道矣其不偏者天地之大中也大中之道運於天地之間四時以之行萬物以之生氤氳磅礴於上下而和省此晷也其在人則爲皇極皇極者天地萬物同賦之大中也人得是中於胚渾未兆之前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寂然不動何以驗之及夫發而皆中節始得

以驗其中若於一事不中節則知其非由中出也蘇  
之治水可見矣和安得而生哉夫既中節則事得其  
敘貌必恭言必從視必明聽必聰思必睿自恭而作  
肅有端莊之貌焉自從而作又有法度之言焉自明  
而作哲於是乎澄徹矣自聰而作謀於是乎審訂矣  
自睿而作聖於是乎大而化之由體以致用皆順大  
中之理苟惟失中則不恭而暴慢矣何由作肅不從  
而淫諛矣何由作乂不明而昏蒙矣何由作哲不聰  
而聾聵矣何由作謀不睿而狂愚矣何由作聖洪範

五事貴於敬用者在乎致而發發而皆中節乃表夫  
中之用也然而必曰敬者敬出於心而思爲主也惟  
中虛而順理故能敬以直內而主張乎貌言視聽也  
則夫思者是總括五事之要道也蓋萬善惟心心者  
虛而無我若人欲汨之心不在焉則五事無一中節  
矣此皇極之見於人身以敬用爲主之證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段講義原闕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歲月日星辰曆數在我一身而具蓋無我一身則歲月星辰曆數何所用之有我則四時行矣晦朔平矣昏旦定矣星辰明矣曆數章矣堯曰天之曆數在汝躬以是知歲月日星辰曆數有我則有矣然則五紀者雖爲天道之綱維所以順行而循軌者在人以中而協用之也故傳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良以此也人能以中而應天則天亦以和而應人此必至之理也所以致中

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協用之效也夫歲者春夏秋冬之四時也月者晦朔之三十日也日者昏旦之十二時也星辰者五緯十有二躔次也曆數者所以齊歲月日星辰行度之盈縮也歲雖成於四時必有分至爲之中月雖成於晦朔必有弦望爲之中日雖成於昏旦必有子午爲之中星辰雖成於躔次必有日中宵中爲之中曆數雖所以齊歲月日星辰必有陽中陰中爲之中人能贊其化育使之中節而無繆戾之變此所以爲協用也協者和也向使人於五事

八政不用其中則歲月日星辰曆數亦皆失其中矣  
和何自而生哉欲望璇璣之正玉燭之明或如合璧  
或如連珠不可得也五者既已紛亂乖錯則卜世卜  
年寧有長久者耶此堯之咨舜舜之命禹皆以曆數  
在躬而屬其允執厥中也儻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則  
大中之道備可以言皇極矣此箕子於皇極之正位  
必在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順其序而後陳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泐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  
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育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武王所問止一彝倫攸敘箕子乃對以九疇而總其目謂之皇極皇者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天地萬物所同賦者也天之用中既寓於五行自五事而下皆人之用中敬五事口入政協五紀凡皇極降而在人者皆合順此道而行焉外此則非皇極矣豈可謂之大法乎至言次五則皇極之正位故箕子直指其要以專責之君以謂皇極之道植立標表使民知所趨

尚書講義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者人君之職也天地得皇極於太極之先天以是而高明故能用之於覆幬而無外地以是而博厚故能用之於持載而無疆人君得皇極於天地之界何亦當徧覆包含使民造次顛沛無不由皇極之道故能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也夫大中者民所共由者也使人君得此道而不與民同是獨善其身者也是五福自享而不敷錫庶民者也民何賴焉殊不知天地以是道付之人君正欲司牧吾民率之以歸大中而已民之處乎大中之世譬如草木鼓舞春風但見甲

者坼者華者實者舉不外於春風中則春之爲功大矣當知皇極之在人君亦如是之大也于汝極者民視儀而聽唱也錫汝保極者推恩足以保四海也惟皇作極者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者知賢材而舉之也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則受之者與其進也和顏色而聽其言以爲好德而錫之福者明試以言也有能有爲而使羞其行者養賢以及萬民也此皆自然之理人君順此而行斯爲皇極若夫淫朋比德虐斃獨畏高明於其無好德者非中

也是民失皇極之道正人不用而使好於其家於其無好德而錫之福者非中也是君失皇極之道也夫既君命胥失欲望皇極之建豈不難哉然則皇極之在人者惟以舉天下之民無一失中者斯爲效驗也惟其舉天下無一民之失中則知皇極之道於斯爲大此彝倫之所以敍也夫彝倫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所謂王道也王道盛則民無不蹈乎大中人君之職塞矣無偏無陂中也遵王之義者順自然之理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中也遵王之道遵王之路

者順自然之理也無偏無黨中也王道蕩蕩者廣大而無限量也無黨無偏中也王道平平者坦夷而無巖嶮也無反無側亦中也正直者至公而無私邪也然則皇極之道人君所以錫之下民者可謂至廣大矣箕子所以徑指人心而告武王也曰會其有極者反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歸其有極者成全於上帝降衷之後也至是還淳反朴復其自然之中民之處斯世如在華胥之國熙熙然登乎春臺矣又孰有覆盆向隅之人乎則知所謂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舜倫攸絃之道果不在彼而在此也箕子所以遺武王厚矣曰皇極之敷言者如前所陳也箕子以謂非我臆說於帝其訓代天而言也武王其可不是彝是訓乎是訓是行則斯民亦皆可以近天子之光人君一性之光明既推而與民同民之與君俱全是大中之道又孰有彼己之閒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此王道所以歸於蕩蕩平平正直以爲極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皇極敷言之卒章也武王至於此心

開耳順實與箕子精神融會如水投水了無有異又  
何言哉其所以永清四海垂拱而天下治者盡此道  
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箕子之言五皇極與仲虺所贊成湯懋昭大德建中  
於民之意同也其次五之疇首尾惟言民之受中以  
生日用不知使復於中者人君之職盡而皇極之體  
具矣次六所以言其用也三德者人君用中之大要  
也夫中者執其兩端而用之於民者也人君雖能率  
民以中若非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安能使羣黎  
百姓徧爲爾德耶是故得臣以輔導之皇極斯可建  
矣周官謂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也然則君子用中  
豈不在臣下奉行之力乎舜所以有臣哉鄰哉股肱  
耳目之喻也三德者人君知人之道也夫正直剛克  
柔克克者威克厥愛之克也人得之皆可以謂之德

至語中之用則在君抑之揚之以歸中爾皋陶論知人備敘九德而箕子乃獨言三德何耶蓋箕子取九德之要以告武王是三者觀人之大法而取臣之祕訣夫一於正直必至於以己望人非中也故必貴於溫皋陶謂之溫實箕子之平康也一於剛克必至於彊弗友非中也故必貴於塞皋陶謂之塞實箕子之沈潛也一於柔克必至於變友非中也故必貴於立皋陶謂之立實箕子之高明也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非用中以率臣下乎觀史魚之直不如蘧伯玉

之君子是知正直濟之以平康可也陽處父壹之以剛犯而聚怨是知剛克必濟之以沈潛可也子太叔不忍猛卒至於多盜是知柔克當濟之以高明可也是三臣者非人君率之安得歸中乎臣既歸中民安得而不化乎此人君用中之機括也三德之所以爲皇極之用者其在斯乎臣既同底於中則君尊臣卑乾坤之位定上下之分嚴所以表示斯民者至矣作福作威玉食固所當然也若君不能率其臣臣既失中勢必上僭而作福作威玉食矣君臣之分馴致乖

離履霜而堅冰必至方且害家凶國欲望彝倫之敍  
得乎故箕子以謂人用側頗僻則民用僭忒也夫側  
頗僻是失中也民何知哉視儀聽唱惟上所率人君  
儻用是人則民安得不僭忒乎皋陶敍九德之效至  
於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卒之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所謂代天理物者非臣不可故曰民協于中時乃  
功也然必曰無教逸欲者實戒用人之側頗僻也然  
則人君用中之機括果在於得其臣也明矣使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王道至於蕩蕩平平正直者夫豈一

人能獨致乎股肱之助箕子之言與舜禹之謨若合  
符契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天地降中於庶民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受中以生惟人爲最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惟蒼龜爲動植之靈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先王建官擇建立卜筮人擇者取其人之精於是道者以備咨訪爲決疑之用名曰卜筮而皆爲之占故繫云以下筮者尙其占夫皇極之建執之在君行之在臣錫之在民第當問其中與否中則行之否則違之足矣何假著龜

何書禮義卷十二

二十四期禮書

約圖刊本

之兆耶嘗贊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記禮者亦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玄冕北面雖百明習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夫有疑求決謀之卿士庶民率皆有心者未若無心者尤可證也蓋有心者人也無心者天也人事盡處必求天理天與之則人與之矣此洪範必以稽疑爲次七也夫蒼龜無心者也天地神靈產此神物以寓吉凶使人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也動而順理斯謂之皇極夫

卜者灼龜也筮者揲著也灼龜之法以文驗之曰雨則陰陽和澤曰霽則陰陽開明曰蒙則陰陽闇昧曰騶則陰陽斷續曰克則陰陽侵剝吉凶由是而見焉揲著之法占之用二者曰貞曰悔也曰貞者內卦也內卦初筮靜而貞也曰悔者外卦也外卦再揲動而有悔也衍則數衍當引而伸之吉也得之者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是也忒則差忒當趨而避之凶也得之者用靜吉用作凶是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多爲貴也夫有疑則卜之不疑又何卜乎人君物來能照事來能應小事剖決夫復何疑惟夫大事隱之一心又謀之卿士庶民是非可否已定於人心矣故當以龜筮而卜之天心也人君兢兢業業之心至此其庶幾盡矣此皇極之至理非箕子不能發揮也大七之疇所以必用稽疑者以尊天也舜之元愷皆可付託謀之於心禹尤傑然可任志已先定在廷在野詢謀僉同孰曰不可而必待龜筮協從然後命之者質之天也知鬼神其依乎是故也其曰協從豈非既協於中人子而天子之乎則龜筮者直國之重事也

觀其取舍內揆吾心外質臣民幽而龜筮儻無不從是皆協於中而天意之所屬宜乎身康疆而子孫逢吉也其或不然寧使吾心及於臣民不從不可使龜筮逆逆則天意不屬故也箕子之言皇極極於天人精神之交大易之書無以異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晷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

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與和非二事也中則無不和和則無非中二者爲一致所謂發而皆中節也中節則皇極之道也致中和能使天地位而萬物育而況人之一身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乎夫苟得中於此五事無不中節則雨暘燠寒風無不應時而至不時則爲恆矣此箕子所以以時繼五者之後也夫五事不遠在吾一念一念得中五者之和應焉恭從明聰睿皆自然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亦自然之理也夫是之謂中節則天地之和應故雨暘燠寒風以時而至失是則五者皆繆戾爲凶歲爲亂國知其失中也閒有一事或順亦出僥倖若得中則無不中節也譬之一身苟得其養則和氣充塞乎頂踵之內周流於脈絡之間四體旣正肅革

充盈而見於外者無非順動苟一藏有病則一身之氣血消縮四藏亦爲之不寧和安在哉是以五事之不中節則四事皆廢和不生而天地應之者亦闕矣此箕子貴於五事來備各以其序也庶草蕃廡天地位而萬物各極其高大也若不以其敘則非中節人不和而天地之和不應矣極其至矣至備則太過所謂一極備也至無不及所謂一極無也過與不及皆非從中出也是一事失中則五者不備而爲凶矣和何自而生哉和不生則雨暘燠寒風常有亦爲災常

無亦爲災故皆曰凶也五事中節天地以休徵應之不中節則以咎徵應之貌足以作肅時雨順之萬物潤澤矣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萬物皆勞矣言足以作又時暘順之萬物熙明矣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萬物苦旱矣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萬物溫養矣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萬物被焦苦之害矣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萬物結實矣其咎急則常寒順之萬物被僵凍彫落之害矣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萬物條暢矣其咎蒙則常風順之萬物被偃禾拔木之害矣

夫霜降而鐘鳴雲蒸而礎潤古之爲君爲臣者所以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仁風德氣應於四方萬里之遠若桴鼓之速者在吾一念之萌得中爾然則休咎之證豈不較然明白箕子之言直萬世之藥石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凡此庶徵君臣上下皆當念用也省者念也王之所省惟歲歲者四時之運無不該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目有趾飛潛動植徧覆包含無不動化王之所省大矣五事可不念哉代天理物輔佐吾君行其命令率其民人晦

朔弦望無所差忒春行春令夏行夏令卿士所省其次也其於五事可不念哉祿以爵賦政以職授委吏乘田各有所掌師尹所省抑又小矣其於五事亦豈可不念哉王與卿士師尹皆能敬用五事因其所省之大小而致意焉此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百穀之用成雨暘燠寒風順而爲時矣則治之著明俊民在上家之平康必至之理也彼王與卿士師尹不能敬用五事失其所省大小之序焉所謂日月歲時旣易也百穀之用不成雨暘燠寒風不順而爲常矣則治

之昏昧俊民在下家之不寧亦必至之理也至於庶民則不可責以所省蚩蚩而生林林而處猶星在天繁然垂象其於皇極日用不知但依王與卿士師尹以爲命率之以中則中率之以暴則暴無常心也蓋星之麗天主風者有風主雨者有雨冬而有寒夏而有暑天道之運有待於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中以應天之中則休徵應之否則咎徵隨之矣彼徒見日月運行而有寒暑不知寒燠得敘乃上之人謀時晷時之休徵寒燠失敘乃急恆豫恆之咎徵也彼徒見

月之從星而以風雨不知風雨得敘乃上之人聖時  
肅時之休徵風雨失序乃蒙恆狂恆之咎徵也安其  
居樂其生則鑿井耕田咸曰帝力何有於我不悟休  
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罹其凶被其害則祁寒暑  
雨惟曰怨咨不悟咎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其亦  
可哀矣故經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聖君賢臣一念  
之間豈容失序而不思惟皇上帝降衷之意乎武王  
至是知陰陽下民者不在於天矣然則皇極之道夫  
豈他求而得之哉嘗謂皇極之道本之一身一身之

內以心爲主苟不思貌言視聽皆不能用無主故也  
聖人之心惟危道心惟微以惟精惟一之道上而  
應天是以人心感天心也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箕子於此當以心傳  
武王於此亦當以心受所以不得已而有皇極之數  
言者爲後世設也故孔子於己則曰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於人則曰視聽言動皆復於禮子思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矣子思又以謂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嗚呼天人豈殊致乎然則箕子於五事必曰敬用於庶徵必曰念用者蓋指皇極之本原曾不外乎人心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答武王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間明言皇極大中之道以爲天之用中在於五行而五行之運天不自爲在於人能好德以應之所謂好德者

荷書議義

卷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虛心無我敬用五事五事之脩則天下之理不得遁而皆存存以事天則天心應於上窮以予民則民心應於下皇極之道豈不優優大哉前章言天有庶徵人心感召之應此章言人有福極君心錫予之應也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爲哉在於上之人君臣同德敬用五事以召休徵民何知哉在於上之人好德而錫之福此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之明效大驗也蓋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也然則天有好



德之心不能自爲在於聖君用中而感召民有好德之心不能自治在於聖君用中而敷錫總其大要在於一心之克念克念故能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休咎之應福極之來豈由天乎在吾一心爾箕子答武王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是故君旣作聖則三光全而風雨時而草木茂而五穀熟斯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皆得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此錫之壽也不奪其時深耕易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錫之富也六合之內和氣充塞災害不生疫癘無有此錫之康

寧也申之以孝悌之義躋之於禮遜之塗關雎之化行麟趾之風成此錫之攸好德也啓手啓足正而斃焉棺槨衣衾得盡其禮此錫之考終命也民之五福豈不在君乎夫嚮猶嚮也威猶畏也嚮者民之所願欲畏者民之所趨避聖君在上順理而行得所願欲以其中也則彝倫豈不敘乎儻一失中則干戈相尋肝腦塗地凶短折也疫毒流行枕藉而死疾也外陵內患憂也饑饉存臻貧也峻罰淫刑民無所措手足惡也親戚畔之兼之者至弱也夫君之六極民實尸

之民何罪哉。嚮用威用人君可不致意乎。嗚呼皇極之道箕子之言至是無餘蘊矣。夫福五而極六何也。蓋五陽也。六陰也。皇極之道降在人。秉彝之性人人本具。迷者取而得者寡。故極多於福也。在國則治少而亂多。在人則從善難而從惡易。是以五事一不中節。則在天者咎徵必應。咎徵一應。則餘四事不得爲休矣。蓋風火水旱焦灼僵凍。有一於此。則四者不能成功。箕子所以貫於五者。來備各以其敍。然後爲休徵也。五福一事不中。則在人者六極必應。六極應則

餘四者皆不足爲福矣。蓋人之有生不壽則短折矣。不富則貧矣。不康寧則憂矣。疾矣不好德則剛而爲惡柔而爲弱矣。不考終則凶矣。五福以全爲福。六極有一於此。皆足以爲禍。禍則無福矣。蓋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爲備。五者備則五福。此其證也。然則上而爲王中而爲卿士師尹下而爲庶民可不兢兢業業正心誠意保此皇極之道乎。保之之道敬用五事而已。蓋修己以敬則正心誠意修其五事兢兢業業順理而行則無不中節。天應之而爲休徵人得之而爲

五福矣中節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敘泰和充塞百祥臻萃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此箕子所以告武王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符驗也雖然大中之道降而在人日用不知待上之勸率者皆下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猶興則正心誠意自求多福所謂無不自己求之者非爲凡民道爲士君子言也武王之時五福全備於既醉之詩序詩者曰醉酒飽德是武王錫之福必又曰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明當時之皆能好德有以召之故武王錫之福也茲所以爲天平之極至歟非二聖相逢力闡其祕何以致皇極之效巍巍若是嗚呼盛哉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凡家造祭器爲先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武王卽阼之初諸侯立國之始首以宗廟彝器賜之本人情也蓋以禮樂當自天子出諸侯不敢專故也後世罷侯置守惟王公得立家廟賜祭與先王遺意也而俗儒不學妄謂家廟不當立

祭器不當賜是以識者臨編痛惜此書之亡也

尚書講義卷十三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西旅獻斨太保作旅斨

道德一也道不可見見於有用者德也德有疵累則道未得爲純全德之醇乎醇卽道矣譬如鑑不止垢瑩然清明之質玉不留瑕溫然潔白之姿使鑑有微垢必不能覲形玉有纖瑕必不能成器人或不矜細行必不能進於道古之拳拳愛君者惟恐其有微垢纖瑕不能爲明鑑美玉此召公作旅斨之意

尚書講義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旅斨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斨太保乃作旅斨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違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西方之戎有國曰旅獻葵庭實也不卻而受之召公之所憂也夫以武王有聖德一葵之受何足爲累而公諄諄如此何哉蓋葵之爲物善知人意喉之則能觸人非止警夜之犬也後世昏君有恃此而拒下者武王畜此殆將何用夫旣留其種類烏知厥後無諛佞之臣指獸之能以動人主慢侮臣下之心乎召公

尚書講義 卷十三

二四明波書  
約園刊本

防微杜漸止邪於未形意深遠矣公其以道事君者歟武王革命去商之虐薄海鄉風九夷八蠻賓服內附則五戎六狄亦可知矣通道者言其無壅皆得達於王所非後世所爲開邊也嗚呼者歎辭也將以開寤人主當先有憂深思遠之聲容也明王敬德四夷咸賓者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也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者尊君親上之心不可以虛拘也惟服食器用王則受之他物不當受受之皆無益也服食器用惟王及后世子百官之供億必不可無者旣推其餘以及諸

侯以昭吾德之所致又以寶玉錫之同姓厚睦親親以見不殖貨利之意諸侯敢不服乎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者惟其有德予之足以爲榮苟惟無德物固自若予之不足爲貴矣所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也召公之戒其曰不狎侮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畜非土性之犬馬不育珍禽奇獸不寶遠物皆去邪而歸至正之戒也且狎侮君子則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不盡力役耳目則爲聲色所惑百度焉得而正所謂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志以道寧居之安也言以道接求諸道也作無益則飾文繡事土木徒費工力終歸於壞貴異物則求玩好採珍奇徒費貲糧民益窮空畜犬馬則不知土性蹙蹙齧噬有害無利育禽獸則不憚蒐獵窮追遠捕遠人不服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其可一念萌此哉其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邇安則遠至矣此王者輔德之要道來遠人之機括也召公欲武王夙夜勤止而於細行有所矜持所以全其德也又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欲其終能保其全德也其曰允迪茲者欲武王

信行此道曰生民保厥居者所謂保民而王也惟乃  
世王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而使世世修  
德也嗚呼召公愛君之道至矣盡矣此其所以爲三  
代之臣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者蒼籙冊書之匱凡災祥之興於是考焉祝史  
之辭於是藏焉以金緘封歷代寶之故曰金縢周公  
嘗以冊納於匱中爾史氏乃直謂周公作金縢豈金  
縢因周公而顯故以是名篇乎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  
是古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武王克商未久而遽有疾弗豫弗豫弗悅也居是時  
商民未盡服周德未盡敷羣臣惴惴危疑惟恐王室  
之不競也又況大臣太公周公召公能不痛心乎太  
公召公欲爲王穆卜穆敬也是敬禱於祖廟也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者若曰未足以感動也周公是  
時已起忘身徇國之心矣旣不敢率二公亦不敢告  
二公第以身任武王之疾必欲其有瘳吾有死而已  
其曰自以爲功獨以此爲己任也爲三壇同壇者野  
外之祭也意必其在無人之境爲是舉也蓋古者無  
廟則爲壇壇以祭三王有廟周公不於廟祭之而爲  
是壇壇此深不欲人之知也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愛  
師之心與周公愛君之心同也而孔子知之未若周

公乞以身代而不欲人知也然則周公愛君可謂切至矣三壇同墠所以告太王王季文王而自爲壇於北面立焉植璧秉珪拱俟祖考之來格史乃册祝曰惟爾玄孫某某者代武王名也或曰史不敢名以書考之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史所記史固未嘗諱也意者成王啓書時傳示羣臣不敢名其父故以某代之也厲虐者危殆之疾也不者大也若三王在天之靈必責丕子之來則請以且代之予仁如考考祖考也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是周公自獻其身以爲武王

不如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者武王已受天命既佑下民於四方又定本支於百世一身之任可謂重矣安可遽絕乎言至於此且之一身不足惜矣儻三王使武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祖考亦永有依歸虔恪之心惟恐三王之不受此身也今我卽命于元龜者周公俟命既無形聲之相接復欲卜之以知祖考之從違也則又告之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辟棄也將棄珪璧而不事鬼神矣其迫切之辭如家人父子有激怒祖考之意周公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苟免者哉祖考寧不動心乎至是卜三王之龜皆吉是已許周公矣啓籥者啓金縢之籥而取其占驗之書合茲吉兆也公曰視此卦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言三王示此吉兆也茲我所以望三王念我武王之明驗也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武王翼日乃瘳周公之心喜可知也想夫周公自時厥後常念死期之必至其所以不死者

天假之年以遺成王也使天不留周公以遺成王安得遷商頑民使之格化乎又安得制禮作樂以示將來乎又安得持盈守成神祇祖考皆安樂乎又安得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乎故曰周公不死天特留以遺成王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公之不死蓋此意也而莊周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謬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  
鳴鶴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大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  
乃得歸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禘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  
以彭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竊起而槩之歲則大熟

此章非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皆史辭也方成王在幼  
管蔡羣叔肆爲流言流者肆也以謂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成王不能察亦以爲疑周公當冢宰之任所謂  
有伊尹之志則可庸俗之人烏得不疑周公自信此  
心無一毫顧忌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所以不行刑  
辟負三王之付託者以未知流言之所自也居東二  
年乃得罪人之實向使三監及淮夷不叛亦不知罪  
人之所在以此知周公信任知道初不以流言爲忤  
也然而猶不行刑辟者有兄弟天倫之愛不忍置之

罪地也貽王之詩謂之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其意若曰子既叛國寧廢其子勿毀我王室權其輕  
重三監當誅矣王雖得詩其疑未解然亦未敢謂公  
尚懷猶豫周公居是時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也周大夫雖知之其如王不知何周公之心上  
與天通天實知之是故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蓋非啓  
篋取其占驗之書則不得見周公之冊也然則感悟  
成王又豈人之所能爲乎蓋弁者不敢慢也蓋周公  
之典禮所當然也至於致問諸史與百執事則太公  
召公之心也二公誠知王之疑周公爲非是然而無  
策以回成王之心至是可以伸其志矣而諸史百執  
事皆有愀然嗟歎之聲不謀同辭曰公命我勿敢言  
其言出於無心成王安得不翻然悔悟而知己之非  
乎其泣贊之辭曰其勿穆卜啓籥見書成王已知天  
爲周公動威不必卜也夫偃禾拔木謂之時數適然  
亦可也惟出郊迎勞之際反風起禾是爲殊異蓋非  
是則無以顯天威特爲周公動也大抵人臣秉公正  
之操行其所學不欺此心俯仰無愧作者皆然是故

人雖可誣天不可誣也觀周公一事學者益當自信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霍三叔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王旣受命以大義立紂之  
子武庚爲諸侯收商民之心也又懼其未服而有叛  
心乃以三叔監之三叔周之懿親也今與淮奄爲叛  
罪不容誅矣故史氏并言三監及淮夷斥三叔與夷  
狄同類也夫叛者武庚也今序不言武庚而直曰三  
監及淮夷者蓋以武庚雖有叛心非三監及淮夷挾

之未必敢爾也誅其造意者此史法也而孟子亦曰  
管叔以殷叛管叔爲三監之罪魁宜矣而先儒乃以  
管蔡商爲三監審如是說不知爲方伯者誰耶觀蔡  
仲之命曰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此誅三監也意者霍叔未  
嘗與謀止貶其同位而不能正救故其罪輕也然則  
管蔡其主盟者歟故詩書多言管蔡然而周公大誥  
之書止將黜商而不及三叔者親親之義周公尙忍  
有言耶以是知曰辟曰囚曰降皆不得已而爲之也

大誥者言非細事也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欲動干戈以誅叛亂勝則爲天下王不勝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其事存亡所繫此誥諸侯得不謂之大誥乎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降威用寧王邁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子牧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迪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

不卽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愆  
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  
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  
曰爾惟替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咎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覲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

尙書疏義 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卽牧寧  
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  
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  
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  
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王若曰者周公奉辭而伐罪也大誥爾多邦越爾御  
事多邦諸侯也御事諸侯之卿士師尹庶士也弗弔  
者呼昊天而悼武王之云亡愬其奪之遽不少延其  
命也洪惟我幼冲人臨戎而代成王言也嗣無疆之  
曆數無疆之五服乃遭家弗造未能知人安民况知  
天命之所在乎此言蓋所以感動諸侯欲其以武王  
之故憫其孤弱而同心以赴敵也已予惟小子周公  
自謂也若涉淵水未知攸濟周公自責其不能輔導  
以聳動諸侯也大抵欲鼓舞眾心非責己不能動周

公既爲王言也又于己言之諸侯武王之臣也聞此  
可不感激奮勵而前乎是故數飾武王受命之因而  
述其大功以爲周家之造如此艱難豈以商一遺種  
作亂而遂拱手以聽其猖獗乎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用天既降威予不敢過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安寧也寧王謂武王也或者謂文王文王未嘗受命  
受命者武王也故亦謂之寧考寧人武王實是大龜  
以稽疑成王紹天命卽命卽位之初卜之得其兆曰  
有大艱于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商小腆誕敢紀其

敘皆兆辭也夫武庚在東而曰西土人亦不靜蓋是  
武庚之叛西土之人亦不安而動也成王卽位之時  
其兆已先見則西土之諸侯其可不赴此役乎商小  
腆誕敢紀其敘者或曰小腆若所謂小醜未之詳也  
今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所謂有隙可投爲三叔  
叛也知者龜爲先知也民不康者不悅也商民言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鄙夷周邦而反從商也商民無常  
吁可畏也我師旣動之明日有十夫來助夫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十夫之來皆豪傑也敘  
寧武圖功此爲大美事也而況卜之并吉乎人之助  
信天之助順則勝商必矣肆予告我邦友君以諸侯  
爲友尊之也予旣得吉卜卜其行師而勝也則商之  
遭播臣武庚不足平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反曰  
艱大旣以爲艱且大宜乎未盡從命也乃測兆辭之  
言以謂西土人不靜者非爲商民實成王宮室之內  
有縱非彝而召亂王當自考翼欲其先自治不當罪  
商也其曰不可征是謂不當伐四國而勦成王何不  
違卜也此乃廷議之時諸侯不從故有是言周公今

作誥乃重述其言而剖決於誥中也告以成王自聞  
汝言永思其艱亦不敢輕用兵其如蠢動繆之爲  
可哀何周公自謂予造此役負此大艱於身豈得已  
哉不卽自恤謂王急急於此亦豈爲自恤其身實畏  
天命而憫人窮也義爾邦君者以義期之使綏我之  
行無勞我憂其成此役以終武王之功故予小子不  
敢替天命蓋天方美武王以興我周亦惟卜是用故  
克綏受天命今天其相我民亦惟卜是用而欲使我  
違卜有是理乎嗚呼天命可畏所以輔我不丕基者

是卜也王曰爾惟舊人言諸侯皆我王之舊人也爾  
當大遠思省武王之勤勞若此可不爲其子也乎天  
闕堵我成功所者言天難謏勉我以成功予不敢不  
盡力以終寧王圖事嗚呼使公無此志成王不能持  
盈而守成矣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肆大化惟天  
誘汝衷與我同力可得成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戴周如  
此而商人尙敢叛命予豈敢不念前寧人而終圖其  
功乎天亦惟用勤勉我民民歸則天意從矣今商民

之叛若有疾者當力務去之予豈敢不念前寧人所受之美命而卒其成功乎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昔者順寧王之道以東征未嘗不日思其艱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終其役厥父菑厥子乃弗肯卒其業厥考翼敬事也兢兢業業以創業垂統厥子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前人作基業後人豈當棄乎言武王成此大業今若商人逋誅是棄此基業肆子曷敢不竟此役乎今伐商之役譬若兄考有友而伐其子其民其僕勸而不救可乎故雖管蔡同氣若撥

尚書卷之十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隔刊本

我成王必并王室棄之不得不以吾君之子爲重也嗚呼肆哉肆陳也爾諸侯聽我所陳明德於邦皆由哲人今此十夫知天命之所在不謀同歸天固裴忱豈能易君臣之大法今天降戾於周邦惟此大艱人胥伐於厥室是骨肉相背何止閭牆也彼自取夷滅爾天命豈可易哉予永念曰天之翦商若稽夫之除草武王旣闢基曷敢不終我畝蓋言前人之功有貴於後人繼繼承承可不力圖所以共濟之道乎天亦惟美于武王不從天之不卜是當力保武王之疆土

況卜之并吉乎以爾東征天命必不差卜陳惟若茲若茲者如前所言也大誥一篇自首至尾惟言卜之不可不從寧王之功不可不終竊意周公專爲邦君御事導王違卜而作是書所以反覆詳盡以卜爲言諸侯聞此若發醯雞之覆則必人人用命矣嗚呼周公之心其所以爲武王者如此其至可以副皇天動威成王感泣之意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曰篇之內已有微子今微子之命乃紀其錫命之書

也當紂之亂微子痛宗廟之祀將絕乃抱祭器而逃於荒野以俟有君然後求續故孔子止云微子去之而戰國之士遂以爲抱祭器而適周非知微子者使微子懷適周之念是二其心者也是違其君者也烏得三仁之列乎武王有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當時微子儻在豐鎬之間武王豈不待之如商容乎然而未聞是微子猶未歸周明矣豈嘗面縛銜璧如楚逢伯之言乎方武王旣成伐功憫紂之亡急於繼絕以武庚實紂之子故不問賢否而立之又

以三叔監焉使不爲非以續其宗祀武王之志可謂  
忠厚矣及武庚之叛成王周公乃擇賢者繼之始得  
微子若以後世君臣懲創武庚之變必絕商祀乃以  
勤勤告戒直欲延商之祀與周同休可謂能繼武王  
之志矣詩歌周家忠厚蓋如是然後可以言忠厚也  
啓微子之名也不立之朝歌而立於宋此所謂黜商  
也此篇周家制誥之書先述乃祖次言其德後復戒  
之勉之誠萬世王言之大法也微子旣封宋當曰宋  
公而歷萬世微子之名不磨以見其不忘商之舊爵  
也

###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祇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王若曰猷者始辭也商王元子帝乙之長嗣紂之庶  
兄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一篇之大旨蓋非稽古則  
不能替成湯之德替其祖之德是謂崇德稱其人之  
賢是謂象賢成王命微子之意得矣統承先王不墜  
其宗緒修其禮物不易商之禮制而作賓於王家與  
國同休示不以臣禮待待之以客禮也於是罔爲臣  
僕之志遂矣至是宋始得與杞同爲二王之後振鷺

尚書講義卷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客之詩皆曰客作賓之證也自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  
於時德垂後裔是爲崇德自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  
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  
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是爲象賢自  
欽哉往敷乃訓謹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洪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戒之  
勉之之辭至矣孔氏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其以此歟觀其丁寧告戒微子至誠惻怛若父兄之訓子弟欲其永世與我有周無斃則知殺武庚之舉深出於不得已也嗚呼此其爲三代之王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此誠和氣所召竊意其國政平訟理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若此而唐叔不有其功致之天子則尊君親上之心可見矣成王不敢當乃推本於周公因使唐叔趣召周公是以有歸禾一書

尚書講義卷十三

二十一四朝講義

幼園明本

周公既得命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想見當時君臣之間情義相感有洩洩之樂所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在茲乎惜乎此書不及見於後世也



尚書講義卷十四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既成洛邑遷商頑民其富家大族所謂怙侈滅義驕淫矜夸閔之惟艱者皆已在洛矣則留商者實餘民也周公憂深思遠又慮餘民狃於故習復萌三監之志故命康叔以鎮撫之使無表裏之助則周室安矣康叔者周公之愛弟而康其所食之邑若管蔡是也周公懲創二叔之不咸乃擇其弟之賢者立之作書三篇康誥者告其爲政之大要酒誥者革其風俗之沈湎梓材者成其有國之規模也卒使衛之國祚過于齊魯而遺風餘烈至春秋時猶多君子則康叔者真不負成王周公之付託也嗚呼休哉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竊意乃史官之紀非周公之書也  
自王若曰則皆誥辭也惟三月哉生魄者哉始也月  
始生魄十六日也魄陰類也魂陽而魄陰故生明則  
屬陽生魄則屬陰月盈則虧虧則月漸不明以虧之  
始爲主也周公初基洛而作新其城邑旣成而四方  
之民乃大和會和會者歡欣鼓舞而輻輳於洛必曰  
周者以表周之洛邑也豈唯民皆鼎來而和氣仁聲  
洋溢於諸侯甸男邦采衛亦皆遣其臣來朝故曰見  
士於周或謂士當作事非也記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則見士於周者見其  
大夫於洛也周公咸勤者勤勞也勞使者之來也大  
誥者成王敘武王之勳而勵諸侯以伐三監之書也  
今三監旣卽誅乃推大誥之意而將申之以治道也  
王若曰孟侯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  
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  
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三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

將在祗遙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乂民汝丕遠惟商壽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  
嗚呼小子封桐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  
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  
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愍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

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  
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  
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

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  
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  
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  
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公奉成王之命以誥康叔故敘王若曰孟侯孟侯長侯也康叔實周公之弟而曰長侯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同姓之國封竇爲長若所謂方伯也惟乃不顯考文王封之父也不大也顯明也不顯哉文王之明德也夫大誥止敘武王之勳至是推原本所以致武王之勳者文王也此洪大誥治之證也文王之治無他道不過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以顯民而已夫德者歷代聖人之所尙故文王明以

尚書正義

卷十四

五十四明最書

一約園刊本

揚之觀太誓之書曰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非明德以顯民乎罰者聖人不得已而用故文王謹以將之觀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非慎罰以顯民乎不侮鰥寡者發政施仁以口先王觀無逸之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非不侮以顯民乎庸庸用人也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非庸庸

以顯民乎祗祗畏天也觀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非祗祗以顯  
民乎威威服眾也觀皇矣之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非威威以顯民  
乎文王顯民之治備見於詩書今告康叔之辭欲其  
推廣文王之治以治其國也用肇造我區夏者言文  
王之德始大有平天下之具非謂得天下也武成謂  
以撫方夏後世之贊辭也越我一二邦以修若虞芮  
之人視文王愛之眞若父尊之眞若天父所依怙天

所覆冒也宜乎升聞於上帝上帝垂休天命有歸也  
誕受厥命者受命而未得其位也其所謂殪戎商者  
或者謂殪爲殺非也蓋自此周道勃興商道淪喪也  
若西土之邦西土之民則惟時敘也武王因之得以  
勉就伐功故曰乃寡兄勛而封得以在茲東土者武  
王紹文王之力也所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也周公既陳先王致治之由而又訓之使念其父兄  
今民將在敬循乃文考紹聞服其德言猶以爲未足  
又使之敷求商先哲王之德以保乂民夫商自成湯

之後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豈不可以景行先哲而成治乎猶以爲未足又使求商之老成人宅心知訓又尙論古之哲王如堯舜禹之德用康保民乃大合天心順我之德以裕乃身不廢今之王命集是數者則康叔之德可以永保其國矣康叔之德已能裕乃身而周公猶訓之曰惻瘼疾痛也如疾痛在身以行其敬上以畏難諶之天命下以防難保之小人慄慄危懼以盡其心罔有逸豫則下民俾乂矣周公又曰我聞怨無大小不當有也愚夫愚婦一能勝于欲其無怨惠其不惠勉其不勉乃服惟大我先王之德因以保商民亦以助我王宅天命作新斯民斯民始得歸化也此周公既陳文王之明德而使康叔因文王之德而求商先哲王之德商耆者成人之德古先哲王之德以洪天之德於以保民則所以紹述文王之明德至矣盡矣敬明乃罰者惟敬以持心則從恕明以行之則無私文王不得已而用刑視其民如傷慎罰之實也人有小罪非嘗非大過也過雖微而不能改惟終行之以爲常乃其自作之

擊是過也積之將至於大而不可解矣是則雖小而必罰也若罪大不終遂其非能知所犯出於過誤而求有以自新是則雖大而可赦也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也非慎罰而何殺與不殺斯理較然封能知此則有敘時乃大明其法則民服矣民苟服則自相飭勉而底於和協無犯無禮矣汝視民之被刑罰如身有疾痛民斯遷善遠非而畢棄咎矣其視民如保赤子民斯不忍欺而康乂矣其殺不殺皆天子之法重則刑殺輕則劓則皆非汝封所可專也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則人刑殺其可輕用乎哉王又曰外事外事者諸侯之所當事也臬猶門之有闌防民之具所謂法也汝布陳其臬司既主行我之法又當師商罰之有倫者既考商之法意又考商之民情取其要而服念之於五六日至於旬時乃得其要而大斷之慎罰之意著矣汝陳是臬事考商之典刑而斷之用其義刑義殺者皆良法也勿庸者刑期於無刑也以次汝封矜之於心乃盡順則曰時敘惟月未有順事猶以爲未足也非慎罰乎諸侯未



有若汝封之心我心我德惟汝知之康叔若不以恕存心則周公此言不能入矣凡民自得罪者自作孽也寇攘姦宄殺人以奪其貨財剛強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又況元惡大愆不慈不孝不友不恭得罪於爲政之人尤深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而不慈不孝不友不恭豈非大泯亂乎泯亂者彝倫攸斁也乃其自取文王之罰則其可赦乎雖不赦亦未許封遽殺之謹之至也爾雅曰夏常也不率大常不遵法度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有符節者皆有官君子也苟不率大常亦不在赦之科汝當分別播告以造民大譽若弗念我言不用我法是曠厥爲君之道是汝長惡我實惡之苟速由茲義率之殺之汝得爲君爲長之道矣不然則旣不能宜其家彼小人及外正人之吏皆肆威虐而違王命矣是無德以致治也汝當罔不克敬典常也凡厥寬民惟文王之敬忌是法民旣裕曰我惟有及於古之人則我一人無不悅懌嗚呼行文王所以慎罰之道至矣盡矣成王旣告康叔以明德慎罰之道又教

其所以行文考之明德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  
威顯民之要曰爽惟民迪吉康爽者明也若能如我  
前所陳皆所以迪民於吉康也迪導之也若所謂躋  
民於仁壽之域也凡民之生皆有常性君不迪之無  
由自明我時其惟商先哲王皆有康乂斯民之德作  
求者往復於商先哲王也汝勿謂商民不可治汝迪  
之則無不從也不迪則無政事矣無政事則何以爲  
邦乎我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民知德之說則罰斯  
可行蓋不先以德而惟罰是用民無所措手足矣何

治之有今民亂靡有定是不靜也定則知所戾止知  
其所止則君臣父子之道敘矣今日不靜未戾厥心  
民未能止其所也迪屢未同者雖屢迪之心猶未同  
非民之罪迪之未至也明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降罰於我以我不能迪也  
夫何怨之有惟厥罪無在大不可謂小惡爲無傷也  
亦無在多不可謂細行不能累德也而況顯聞於天  
者乎成王戰戰兢兢懼獲罪於天也如此康叔安得  
不敬乎敬者無作怨怨其豈可作乎作怨者用弗詢

之謀起匪彝之念也當蔽之以忱誠大取法敏德用  
安汝心審汝德遠汝猷則寬裕而民斯安我則不汝  
瑕玷不汝殄滅矣蓋天命靡常天若罰我我尙不敢  
怨汝其可不念哉苟其念之不至棄絕我之命矣享  
者享國也旣享則當明汝服行之命高汝聰之聽斯  
民其有不康又者乎至此則所以行文王明德慎罰  
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顯民之效至矣盡矣若王  
曰者周公奉成王之辭於始曰王若曰矣今復以此  
終之也周公謂我之言皆王命也勿替敬典者一篇  
之旨不出敬典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商民世  
享世享者世世享德也嘗考衛國之政若武公之嘗  
聖文公之好善可謂世有其人矣豈惟如此雖靈公  
之無道猶能免乎喪邦以至亡秦之世惟衛獨享國  
四十世九百年與周匹休則世享之言驗矣此皆康  
叔之遺澤也向使康叔不克敬典不聽成王周公之  
告則子孫享國安能如是之長久耶嗚呼康叔者亦  
可謂聖人之徒矣

此篇成王告康叔以商人化紂之沈湎當明酒禁故以酒誥別之其實康誥之辭也故一篇之義莫非戒酒先王設酒醴本爲祭祀養老合歡皆欲成禮若夫流連荒亡至於敗國喪家亡人豈先王之意哉紂之不善惟此爲甚此酒誥之所作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若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樂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靈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羅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罔愆厥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縶乃事

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明大命於妹邦者欲令康叔明其大教於紂之邦妹  
邦朝歌紂之舊都成王周公既已遷其民於洛則土  
著不去者皆餘民也既居其地風俗未易革不得不  
諄諄告戒之也穆考者文王在周世次爲穆故武王  
爲昭載見之詩曰率見昭考謂武王也西土豳岐鎬  
之地庶邦諸侯庶士諸大夫少正御事羣小臣也皆  
得以酒祀其先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若曰有  
生以來惟聞以酒爲祀未聞許之飲也以亂而喪德

皆因後世嗜之而忘反故曰亦罔非酒爲行以罪而  
喪邦皆因後世嗜之而生禍故曰亦罔非酒惟辜文  
王誥教小子教其臣下有正有事無以酒爲常庶邦  
之飲惟祀事訖始得飲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焉是  
以德將之而無酒禍也今惟曰我民迪小子民皆視  
汝以爲唱也惟土物者妹土之人物也謂商民本善  
其所以不善非民之罪紂之不善所化也愛厥心臧  
者惜其本善之心爲紂所化故欲使之聰聽祖考之  
彝訓而化汝之德小大之人與汝爲一安得酒困乎

此德將之謂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商民若繼以汝  
股肱而輔翼其純德則必能藝稷勤勞以事父兄所  
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者又能懋遷其有無以致養厥父母父母  
乃喜咸自洗腆洗腆者蕭散優游之貌於時可以致  
用酒矣庶士有正庶伯君子者皆士大夫也在爾常  
聽我教爾大克羞嗇惟君蓋能養老之義則克盡爲  
君之道爾乃可以飲食醉飽矣其大者惟曰爾克永  
觀省祖考之彝訓考中正之德猶不忘元祀克登饋  
祀則爾自大其道茲乃允惟王有正有事之臣有正  
者大臣有事者小臣小大之德與爾爲一矣天亦順  
爾元德令爾永不忘在王家以此觀之酒惟祭祀養  
老得用之民其可飲乎西土棗俎棗俎者不遠也諸  
侯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厚於酒故我得至於  
今克受天命王曰我聞商先哲王迪畏上天明著小  
民經德常德也秉哲持智也自湯至帝乙成王畏相  
者能成王德以畏相故也畏相者重其輔相也惟御  
事之臣亦能行恭敬之德無敢暇逸其敢有心於會

飲乎外之諸侯既不敢內之百官眾尹宗工與夫里  
居之士夫庶姓皆不敢涵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者  
既各有職有事以助王之顯德是上欲祇君下欲辟  
民豈暇飲酒乎在今後嗣王酣身者紂既沈涵六府  
漫漫四支縣縣不知其身之屬我也憤憤然豈復能  
造命以事天乎其祇其保皆懷怨不可變易大惟其  
縱肆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以喪其威儀民罔不盡然  
傷心夫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紂既酣身是無德以將  
蕩蕩然矣民烏得不傷心乎既荒腆於酒不畏自止

過乃恣厥心之疾很不克畏死又烏知天命之難諶  
乎彼方使民攘竊其犧牲□□□□□□□□安能  
薦酒醴爲馨香之祀乎去先王惟酒之義遠矣天之  
監觀豈不聞乎民之怨氣登聞於天庶羣酣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於商而無愛商之心矣天非虐商人  
自取之爾予非多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夫水之  
監形不過別其妍醜民之爲監以其治亂興亡無一  
不在也商既墜命我其可不監以撫於時乎此教康  
叔以商監不遠之義也予自今告汝以勅愆之道勅



匡也忠謹也與商之善臣侯甸男衛之諸侯況又有  
太史內史爲汝之友乎彼善臣百宗工況惟爾事服  
休之賢者服采之能者乎況又有圻父農夫宏夫之  
三卿乎夫大國三卿圻父司馬也可順以疇咨農父  
司徒也可教以遠罪宏父司空也可順以安民定辟  
者可以安其君位而制於酒則沈湎之俗可移矣剛  
制者彊禁之若欲不變其習不可不以剛制也旣曰  
剛制又慮康叔爲已甚之政勇於殺人則又爲之法  
曰厥或告曰羣飲羣者君旣禁酒人當畏戢而尙羣  
飲實無忌憚也有告之者當不可縱勿使之逋逃也  
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者不允康叔專殺也子其  
殺若今之法當議處斬非皆殺之也禁止之辭欲其  
知畏當如是言也何以知之至言商之臣工湎於酒  
則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成王之本心也此周家  
之忠厚也惟其如此則汝當斯明享明享其國也若  
不用我教辭我亦勿恤汝不明汝事其罪亦同於殺  
汝當常聽朕忠聽念而篤行之勿辯者不必譏讓乃  
司民湎於酒爾民不湎於酒則汝之職舉矣然則成

王勤勤以作詒爲何事者司民漚於酒而已又何言哉此所以戒其勿辯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谷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尚書記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今王惟曰先生既勤用民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案此篇講義原闕

尚書講義卷十四

尙書講義卷十五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自太王去邠邑於岐山之下文王遷於豐詩稱旣  
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武王遷於鎬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謀都洛洛當天下之中四方  
貢賦道路適均而武王克商遷九鼎居之已有意都  
洛矣成王所以繼先志也其曰在豐自鎬至豐款文  
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廟也其曰相宅將營宮室必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其陰陽所謂辨方正位以建國也鎬京謂之宗周  
而洛謂之成周成周東都也卽是朝諸侯焉其後宣  
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有以見成王營此所以朝  
諸侯也說者謂成王實未嘗遷幸至平王避犬戎之  
禍始居於洛謂之東周而鎬京始廢黍離之詩序曰  
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於  
是鎬爲犬戎所殘始爲邱墟揚雄乃謂犬戎在成周  
信如說者之言成周乃平王所都而謂太和之世未  
之詳也然書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辭意周

公知洛爲天地之中故欲營治以爲王都因遷商頑民而自治之則平王東遷之應已兆於此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祀于新邑牛一豕一豕一越七

尚書正義

卷十五

二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召誥之作召公復命之辭也而此載行幸作役告成之月日意者聖人定書取史氏之紀冠於首也於是周公輔成王七年矣二月朔後六日成王自周至豐周卽鎬京成王所都豐有文王之廟以營洛告也三月丙午正三日也朏者生明之名又三日而召公至既得卜矣則經之營之又三日則庶民攻之庶商者以見商民之多雖頑而卽工也水北曰汭攻者治其

險穢位者朝市宗廟郊社之位也位成矣周公始來  
徧觀乃以丁巳用牲於郊告天地牛二者上帝而以  
后稷配翼日社於新邑告地也牛一羊一豕一者天  
子社稷皆太牢用牛其是矣附以羊豕羣小祝從也  
稷不與者以配天而致告也庶商吾讎也猶有子來  
之心則周民可知矣天地至神也猶申告成之祀則  
祖宗可知矣遷都之意幽明已白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商侯甸男邦伯者周公以書告商民與諸侯所以  
遵王命也蓋周有天下九夷八蠻尚皆馴服猶有商  
民不能革化昧天命之所歸故謂之頑成王周公安  
得奠枕今於此舉所以探商民之心而鎮服商民之  
亂也庶殷丕作大盡力役亦既聽命矣復何患哉然  
非周公無以經始非召公無以成終成王之致隆平  
師保之力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案此條講義原闕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  
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  
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相考也先哲古聖也面嚮也考古聖人有夏曰禹天

順其與子而保民禹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有商曰  
湯天順其格天而保民湯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今  
皆既墜厥命豈禹湯之罪哉桀紂廢棄而失之也今  
幼冲之子成王嗣文武之業無遺壽考之人周公爲  
之師召公爲之保也考古人之德知文武畀付之意  
亦若禹湯之望其後嗣也矧又能考謀自天其都洛  
之舉非人謀也考之於天亦能面考天道而順之也  
順天矣若小民不誠亦何貴於君乎故召公又曰有  
王雖小實武王之元子也大能誠感於小民今有休

美矣夫使諸侯及庶殷大作以聽命非有以感於民心其能若是皆周公召公歸美之辭也王不敢後者不敢不敬天也用顧畏於民暑者不惟畏天亦畏民心之險也上而欽天而天下而畏民而民從則來紹上帝荷上帝之歆以宅土中享四方之歸豈不宜哉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五十四明雙書

約園刊本

召公既贊成王曰今休又恐諸侯庶殷未之然也於是引周公之辭以爲證亦曰今休可謂善揚君之美矣皇天者天道之天也道之在天下聖人得之以洪覆人物其功乃能配天民物之在君治如生於元氣之中長養而不知其恩如游於春風之中鼓舞而不知其和故曰其自時配皇天蓋君者民物神祇之主茲祀於上下則天地神祇爲之降格卜宅於大邑則中土之民爲之時又有昊天之感命下有斯民之嚮治今其享盈成之美矣然則周公之辭與召公之

誥蓋無以異召公於是又曰先王服殷御事殷之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者成王始以商民難變遷之洛邑使居地中陶天地之正氣變其風聲氣習欲令商之御事比我有周御事以同其心介我有周御事以協其力如是乃爲服周之化也然商民旣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則節性者豈非教之乎教之則日進而不自知安知商民之爲周民乎周民之爲商民乎雖然王欲使羣下節性苟身自不修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戒以敬作所而不可不敬德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則所者其性也王不敬作所則羣下之性何從而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夏之天下桀失之商之天下紂失之則監於二代者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商



人固曰商監不違在夏后之世今嗣王不可不監夏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受命與夫歷年之多寡亦不敢知其不延而早墜厥命蓋以天難諶而命靡常豈可俄而度哉此不敢知也然而豈終不可知耶試以德之敬不敬占之則應若影響之無差矣夏禹敬天而天受之敬民而民歸之成湯亦然至其末也桀紂反之而失天下則嗣王承文武之烈其所以得天下亦禹湯也豈可不以桀紂爲戒乎故曰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誠欲使成王思二國之所以失天命繼嗣文武之道順以求其功也嗚呼使夏人思大禹之功則安得有鳴條之戰使商人監夏氏之失則安得有牧野之師嗣王監之而不敬焉亦使後人復以嗣王爲監矣嗚呼召公之戒可謂切至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則曰我受天命不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于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始宅而朝也召公譬之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夫人有生之初不失善心是天所命不自他求  
而固有者也故曰自貽哲者上智之謂也上智之人  
與生俱生至於下愚則以習而成非天命也苟不失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八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其赤子之善則德之吉凶數之修短皆自我感召而  
已王宅新邑如人初生不可因陋就寡當汲汲修其  
敬德庶復其初是以用其德以祈天永命也以德則  
動罔不吉以數則多歷年所此天之永命也王其勿  
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也蓋小民麗於非  
法以愚而不知禁故也王豈可亦恣其殄戮而弗哀  
矜之耶傳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如是然後  
可以乂民若有功皆王以德爲先非因刑而致治也  
若小民則知用刑於天下而已刑豈可常用哉王當

以敬德而易小民之用非法則斯顯著昭明矣遷都  
本以爲民今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則王受命歷  
年當若夏商以民心而受天命民歸而天子之也復  
曰予小民敢以讎民讎民商之頑民也百君子周之  
賢士大夫也友民周之良民也保受王威命明德則  
民心無頑良無遠近皆歸之矣王終有成命矣當是  
時也王之威德豈不顯若昭明哉臣但能以民心天  
命規正於王不敢自伐其勤勞惟恭以事王助王志  
祀而有所於天君臣如此天豈不永其命乎召公相  
成王左右之之功於茲可見

尙書講義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案此條  
講義原

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子明辟自孔氏以爲周公居攝而遷位於成王之  
辭其後諸儒無有異論惟王安石以爲復者告也明  
辟君也周公以定洛告成王非攝位而還之也復者  
若說命所謂說復於王孟子所謂有復於王者是也

若謂周公作是書而還位於成王則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成王自卽位已爲君在上不知周公昔何所受而今還之也漢儒不達復字之義乃以爲還位後世紛紛遂有復辟之論以事理考之當以王說爲然也洛邑旣成周公懲三監之叛畏商人之不服爲腹心害欲爲國家消萬世之禍是以身任其責斷然宅洛而不辭復子明辟若曰致書於王也嘗謂周公攝政固當還也方周公有營洛之役王之所聞止於俘圖而公遽以還政爲說言非其時成

王得無疑乎又況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踐阼實在成王何以復辟爲也其言迥然非類學者當自知之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瀟水東瀟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瀟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辟君也成王旣長爲明君矣周公居於洛宜也王如

弗敢者周公遣倅之辭也夫受天之命先有以基之然後乃定而不傾王如未敢相捨當及天之基命定不可失之意予今作洛乃是嗣保天命大相東土其基王之治民明辟爾蓋周家所患在於商民商民苟弗悛嗣有三監之叛周之所以爲周末可知也周公知其然作宅東土以鎮服其民所以爲王基其治民作辟之本嗣保者或云繼召公而相宅也是故自乙卯朝至於洛師者眾也若所謂京師也既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澶水西又卜澶水東皆不如洛洛者召公所先卜也龜之有靈其不變如此伊洛澶澗皆在河之左右而黎陽在河北故曰河朔黎水洛食者凡卜之道先墨龜爲兆而今謂之令龜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其曰惟洛食者兆順其墨也倅使也使之獻圖而告卜也王乃拜手稽首以受之以食洛爲天休則營而作之可與吾宗周並休矣常吉永吉也二人皆知其永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其貞也則億萬斯年實我公之惠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其誨言不敢慢也或曰二人文武也以詢語考之周公召公而已

此不可不辨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王既定洛復歸於鎬使往來以傳辭也周公居洛始祭以落其成故曰肇成殷祀祀之盛也如易所謂殷

何書講義 卷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薦之上帝之殷也而必歸之王周公不敢專也夫禮有常文非此族者不在祀典今而咸秩之是雖不在祀典者亦預祀也豈非盛乎周公使百工從王以歸周則召公居洛也明矣而惟曰庶有事者請所事於祭祀之閒也王卽命日記功宗者尊其功也以功之尊者作元祀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也新邑既定莫先於紀功莫大於百世祀此成績所以紀太常而祭於丞之意也惟命者周公受命之辭也曰汝受命篤弼篤弼言王受命之後篤重輔弼故今有報功之意

也既大闢紀功之載籍乃悉有王自命之人莅政之  
初紀功乃有不實之患此周公所以勤勤也孺子者  
王也其朋言王不可以私黨用人也其往言王自此  
以往也火始燄燄當卽撲之勿待其炎灼而弗可絕  
也一順典常以撫事如我在周輔佐之日勿參以私  
人我雖在新邑王當使舊僚嚮者舊也使舊僚以作  
有功厚大汝心裕廣汝德勿屑屑以自私則汝有譽  
於天下矣嗚呼周公一覽載籍之失其丁寧告戒已  
如此則成王之過行戲言宜乎少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柴民彝汝乃是不夔乃時惟不永哉

公既受命故復以王之居周者戒之汝惟沖子惟終  
戒其克終如始也爲君之道必察其臣之誠僞故享  
不享皆當識也享者享於上也若祭祀之享方其來  
享苟多物而誠不至焉與不享同役志於享則凡行  
以奉我者皆誠也不役志於享則其儀略吾故知其

不享則凡所以奉我者皆僞也然則王固不當以貨  
取也爽輕也侮不虔也不享其誠而享其物則事之  
爽侮無足怪者王不能識其不享使至於爽侮是王  
固可以利動而羣臣皆得以易之矣乃惟孺子殞朕  
徒以高爵厚祿頒我苟不暇聽我教汝於治民之常  
道汝乃是不禮禮勉也於此不勉則王所以責我以  
公其以子萬億年之語亦徒然矣故以乃時惟不永  
哉戒之嗚呼周公之言切至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  
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  
夙夜咨祀

既告以不可不勉聽朕教汝於棗民彝今乃翼其篤  
敘篤敘者力行而敘民彝也乃正父罔不若者汝父  
無不順此以致治也予不敢廢其命汝歸周當敬之  
哉茲予其明農哉夫其乃祖乃父所以裕民之道初



不求之遠而使至於背戾先於農而已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則農者在所先務也臣工之詩戒助祭之諸侯終始以農告蓋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於此而不忘本周公所望於成王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者王以爲公明保輔我稱我祖我父丕顯之德欲我對揚我祖我父之烈以答天命以和民之秉彝而處於眾則民成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故厚將禮以有功者置之元祀而無文者咸秩之以爲從祀周公豈淫祠者

哉必其德明可薦之鬼神故也光於上下天地爲之感格也勤施於四方萬民爲之嚮化也旁作者左右我王使用穆穆欽敘之德以迓其隆平故文武之教不迷凡所以致祭之道皆由公指之則吾何爲哉恭己夙夜以事百神而已易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其此之謂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敘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公功業迪罔不若時公輔導我勉勵我無不順時也  
王又曰公者呼之也小子成王自稱也其退卽辟於  
周者公旣語我我退卽往君於周矣命公後者使公  
且住洛緩其歸周之期也四方雖順治未定於宗禮  
故亦未及鎮撫公之功祝公順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者居洛以監觀刑獄百工之事誕保文武所受於天  
之民治爲四方之輔也嗚呼成王禪禮之未定可謂  
知所先務矣周公所以不得不作周官也周官之書  
必作於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後者蓋此意也而謂

之宗禮者伯夷掌禮謂之秩宗而周官亦謂之宗伯  
則禮之謂宗禮蓋有自矣成王至是欲以禮法維太  
平此神祇祖考不得不安樂之也說者以命公後爲  
立伯禽於魯其說自非古者諸侯入爲王卿士未有  
卽命其世子嗣位者周公身存而伯禽自立可乎解  
書者徒見建爾元子俾侯於魯之詩遂遷就而爲之  
說使成王果越舊章而爲之周公亦豈肯受乎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之於周公非待之不疑何能致是非恃之以爲  
安危亦何必勤勤如是耶今日公定言公之心肯處  
於洛我乃敢歸宗周公功肅將祇歡者言周公肅而  
將命商民自然得其歡心苟公不留我則困矣此所  
以戒其無困我能於康民之事無厭斲之心則有望  
於公在無困也公其勿替俾儀刑於四海乃可世世  
享德矣成王懼商民之頑懲三監之擾其恤民之心  
如是切至孰謂其幼沖哉以周公之聖受武王寄託  
克荷天下之重而成王猶丁寧告戒之勤若此況其  
下於周公者成王馭之必有其道矣嗚呼賢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蒸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予以  
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  
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既告之如是明悉周公拜手稽首而復於王曰王命臣以宅洛邑臣承保文祖所受於天之民而增光烈考武王所以有後嗣之意無不盡蒸也孺子來相宅者成王實始來祭也成王大厚典禮以禮商之賢人治爲四方新立其法使罔不來朝則天下之蒸蓋自成王爲之先也其自時中已治至於萬邦咸休由內以及外王乃有成績予且以眾賢及御事勤奉文武之成憲以答有眾則有眾之孚信蓋自周公爲之先也成王若是周公又若是可謂相得益彰矣考我

昭明成王以儀刑四方乃盡文王之德也使我敬治商民故綏安我以秬鬯二卣夫秬黑黍鬯香草卣中尊也皆天子所以享上帝薦祖考之物成王使周公以此有事於神祇故曰明禋也周公拜手稽首以將君命不敢宿留於家則以禋於文王武王之廟其祝之辭祭之福具見於下蓋欲文武惠吾王力行敘治之勤無有過疾所謂身之痾政之疵民之瘼皆去矣萬年厭飫我王之德而商之餘民亦乃延頸以考我王王使商人乃承其餘烈亦具萬年永觀我王懷柔

之德所謂與王同休也嗚呼周公如是之謙恭如是之將命後世猶有謂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周公者嗚呼其誤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用天子禮樂世世僭禮孰謂成王肯賜之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自召誥之首用牲於郊社於新邑之後至是禋於

文王武王之廟天神地祇人鬼俱享矣皆史氏之紀聖人定書分而附於二篇之前後使當時作洛之次序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其遺後世亦厚矣戊午社於新邑又七日甲子周公乃以成王朝諸侯庶殷既皆用命王乃告以使公居洛之意與公反覆言之已定矣乃用牛以告文武使知周公居洛之意其曰後者不敢絕周公之歸意姑留以鎮洛之辭也說者乃謂王立周公之後於魯夫使之居洛而立其子是成王疑周公不用命立其子以堅其心也周公豈反

側而跋扈者何必爲此使成王果有是心周公方且  
恐懼之不暇而敢受之乎此後世求經太深至於如  
此之鑿也其實王欲歸周百工既從王於周獨使公  
少留而後歸也烝冬祭也歲十二月索享之祭故備  
物而熟之故曰烝今祭於文武之廟加牛以彰其備  
禮也逸史之名也王賁周公殺牲以祭而祖考咸格  
太室者太廟之中室按月令冬居玄堂夏秋之閒土  
用事四居太廟之太室祭有九禩在饋先其誠也  
保事既畢乃明告周公之居洛中冊使逸安之在十

二月周公乃還政以居洛周公相成王誕保文武之  
民至是七年亦可以還政矣此皆史氏之紀也

尙書講義卷十六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此史氏紀周公遷商民於洛而告以天命也周公既成洛邑始自別爲成周既以鎬京爲宗周不得不以成周自異既遷商民於此又不得不以周爲名也言民則士在其中今不誥民而誥士成王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俗有二一曰士二曰民後世之治不思率士而求率民此所以紛紛而不得其要也今夫民俗之

尙書講義卷十六

一四明嚴著

約園刊本

善不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極則鑿井耕田日用飲食而已何有於君上哉何知於禮節榮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則禮義廉恥由此而生禮以辨君臣上下之分義以明是非利害之端廉以持進退取予之節而恥以立曲直避就之方橫目之民蚩蚩可見士之所爲以爲趨向苟士之所爲無異於橫目則亦何所貴哉晉惠公之在秦也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士民之見如是相遠則欲移風易俗豈不望於士君子哉孟子曰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此民也而況於士之類乎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周公始宅洛必先誥多士者以其在民上民視之爲趨嚮故也必曰商王士多商之遺士也武王伐紂許

何書義

卷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矣而士猶念商而謂之商王士以此知三代之時士有節操非若後世乍臣乍叛之徒成王所以委曲諭之而不忍加誅亦以勸當世也然而不可不諭者慮其此心不同將又有武庚之變故使周公鎮之而告以天命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唯士然後可以天命諭也天之弗弔大降喪於商而佑我有周周將天威以致罰於王以正商命之終於天也今陳告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獵取天命天不與爾故使爾王不能固守其治天所以輔我此言天之不與商也非



我一人敢僥求天位帝不與爾故使我民相攜持而  
至以昭天之明威此言帝之不與商也曰天曰帝交  
舉以明商之得罪於天深所以使商士知天命之可  
畏而不敢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明祇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茲欲使商之多士知天命之所歸故舉汝商之先祖  
所以革夏以證我周之先祖所以代商之由使之無  
疑於天命也引棄去也天之所棄者以其逸而無勤  
勞也有夏之君不趨於逸則天降格而嚮之言其與  
天通也桀既弗克用此以事天乃大淫泆而文過以  
維辭時天罔念聞言其與天不通也天本有嚮夏之

命今則廢矣不降格而降罰矣故汝商之先祖成湯始得革夏命俊乂斯民而甸治四方也自成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明其德於己而恤其祀於神天嚮其德乃大建立其祚而保乂其君其君亦罔敢失天意罔不配天而澤天下自此以後嗣王則紂矣大不明德以顯天天且不能事而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家乎不勤者如有夏之適逸也大淫其泆不顧於天顯民祇言其不顧顯天敬民之理天既不保降茲大喪亦猶天爲商降罰於夏也天既不畀昏於厥德小大之邦用喪罔非有辭於罰亦猶有夏民欲與之皆亡也嗚呼與亂同事罔不亡夏桀商紂爲惡不同同歸於亂至其錯天命則如出一轍豈我武王私意哉爾商多士於此不可不知時變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惟我周王周之先王也靈神也莫神於天我既大承事於天有命當割絕有商我復告勅於帝以待天命故觀兵於孟津以歸冀商之改過期不再往惟爾王家既無悔過之心此武王所以必往故曰惟爾王家我適我之受天命如是而汝太無法度復挾三監以叛固非擾動爾邑念天命之不可不征但使大戾卽罪餘黨之不正者悉寬肆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今遷汝而西居於洛邑非我所爲不靖以勞動汝時惟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歸矣自今一遷朕不再勞故曰不敢有後當無我怨也汝知商之先祖有册有典且載革命之初迪簡賢俊置之王庭使服事於百寮是商嘗用夏之遺士矣吾非不能用爾爾既挾我三監是其德不可信德不可信又焉可用但聽其有德者用之爾我不敢求爾於商邑若商之用夏士也但率循此意以寬肆矜容之爾非我之

罪汝自取之亦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異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成王欲使商之多士知畏天罰格心以向化故言來自奄奄者成王所伐之國四國者三監及奄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以王命誥四國之人使之曉然然後致罰也移爾遐逝者屏之遠方雖欲宅洛不可得也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言令協比其心臣事我而尊多其遜順之道也豈有悖逆之患哉我不殺爾惟時申命者重告之以作洛之意言四方罔不賓服在爾多士亦當服我奔走爲臣而遜順之道爾乃尙有爾土循此當安樂業也爾乃尙寧幹止循此當以身幹安

佚也爾克敬天命天亦予爾矜爾爾不克敬何止不  
有爾土亦將致天之罰於爾躬矣先言有爾土寧幹  
止其居其身之可保者以其敬也後言不啻不有爾  
土致罰於躬其居其身之不可保者以其弗敬也今  
爾之時不可失能宅爾邑自然懷念子孫而繼爾居  
矣斯干之詩乃安斯寢而繼之以乃占我夢者此也  
能保其身自然得終其壽而有年矣洪範之書康寧  
壽考不可偏廢者此也爾既各懷長久之計少者安  
得不興起而從之遷乎王曰又曰併言者說者以爲  
脫文以意考之殆記事者之言也王言之矣他日又  
言之此所謂王曰又曰也然而雖屢言之不過言爾  
所居之地所居之地非洛邑乎

周公作無逸

古之大臣何其愛君之深憂君之切而欲其君之壽  
也詩於天保之序曰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可謂愛而  
欲其壽也然猶待君能下下而爲之則周公之心過  
於遠遠矣三代之下非謂其君不能而不言則必待  
其君有過而始言進則固寵退則竊名皆周公之罪

人也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獨無逸立政二篇不然此周公慮患之深先事而言之因名見義是故序不著其由也嗚呼天以無逸而行四時地以無逸播殖萬物君以無逸而緝成庶政一言以盡之曰勤而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人之有生壽夭禍福惟其所召好德必康寧爲仁必壽考理之自然者當湯之世有能致一漑之功者雖其同歸焦爛然必致一漑者後枯此人生不可不勤勤則壽也壽生於勤天生於逸逸則無所用心聲色由是而沈溺玩好由是而鼓蕩此心一弛萬惡皆歸遠忠直近邪窺者極欲嚴刑峻誅皆由是而生焉亂亡從之壽將焉在及其終也乃反怨天不其晚矣則周公先事而言不敢謂其君不能而不言亦不敢待其君有過而始言豈不爲眷眷愛君憂國而欲其壽乎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下之至勤勞無若農夫終歲勤勤僅而成功幸而有年足以飽煖不幸而凶歉相藉而為孳然未嘗因噎廢食而遂至於輟耕也是以歲事畢春氣萌動又將有事於西疇四時循環無日休息可謂艱難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蓋若北辰之居所所者居而不移之謂也言君子於無逸終身居之死而後已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先知其難而逸異乎常人之逸也吾之有生衣帛食肉養生喪死之具無一不以粟易

傳書講義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者是皆農夫之勤所致也吾雖不親耒耜不荷畚鍤敢不知其所自乎知其所自安敢妄有作為而勞吾民乎此吾之逸所以異也小人依我而為命一嘖一笑是其休戚一動一止是其死生吾寧瘠而使天下肥吾寧不足而使百姓足一賦斂不敢過一力役不敢興而况盤遊田獵干戈之戰鬪土木之營作乎此之不為吾方泰然凝神蠖濩之中豈不為逸乎故曰此吾之逸異乎常人之逸也相小人者即小人以為喻也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夫諺虧侮也誕誑欺也不惟情其四肢乃反虧侮  
誑欺又誣昔之人爲無聞知無聞知者若今之諺曰  
無所見識也言昔之人無所見識而爲此艱難其實  
當逸也父母聞此其何以爲懷周公之言所以深戒  
成王念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之基緒使之不敢荒寧  
也七月之詩旣陳王業之艱難於此又申之因以輔  
成王之壽考可謂顯而易見矣譬之良醫視人之安  
逸懼其驕惰風霜勞苦之不能支而遂至病且死也  
教之以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之術使之周流運動以  
入長生久視之域則豈不爲愛之乎韓非子力敘帝  
堯大禹之勤勞儉約乃曰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  
之所務其亦侮其君以爲昔之人無聞知也二世用  
之卒至喪亡嗚呼可以信周公之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中宗謂太戊也先言太戊者以得年之多寡爲先後也夫爲天下之至尊逸也勞也唯所欲爲凡無不可意者今而嚴恭寅畏上忱天命下懼民情至於不敢荒寧誰驅之使然耶自非其中素知小人之勞何以

至此高宗之治說命載之詳矣其要在於不敢荒寧至於商邦嘉靖想見其時雍容舒泰斯民無毫髮之擾小大無怨固其宜也祖甲之治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載之詳矣其要在於知小人之依想其時務養斯民窮而無告悉在鞠育如慈母愛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不侮鰥寡固其宜也此三人者眞賢聖之君厥享國久長豈由他得然而就三君言之中宗爲至難得何者高宗祖甲或舊勞於外或舊爲小人長於民間親與物接知民疾苦故卽位而不敢暇逸至於

中宗天亶聰明於深宮之中灼知小人之勞不待目  
見身親而自知艱難是其爲至難得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不知小人之勞惟從事於耽樂耽樂者庸君  
以爲逸而聖君以爲勞蓋聲色鼓蕩玩好熒惑能使  
人耳目變易日新而不得停內狎嬖佞外禦忠良能  
使人心思險愎日肆而不知倦自他人觀之無一俄  
頃休息而庸君方且安而行之此古人以爲鳩毒也  
茲逸也豈不爲勞乎卒之蹙痿之幾寒熱之媒伐性  
之斧腐腸之藥交攻而不赦欲望其長年其可得乎

尚書講義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周公之愛君可謂切至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旣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克自抑畏者非有鞭

策警誨之所致其謙虛兢畏出於天維也文王惡衣服而盡力於務民裕農之事微柔懿恭可以想像文王之形容也蓋孰不爲柔微者柔之美美矣則無繞指之悔孰不爲恭懿者恭之淑淑矣則無牀下之巽蓋四德之中惟柔恭可見微懿不可得而見也卽柔之中可以知微卽恭之中可以知懿微柔則無優柔之患懿恭則無足恭之患矣文王知小民之勞苦鰥寡之困窮下氣降心振此二德如慈母之於子不敢疾聲厲色待之恐其畏而不懷也不敢以怒心忿氣觸之恐其疑而不至也惟其有矜憐撫掩保抱攜持之德故其微柔懿恭可以想見也自朝至昃無食頃不在萬民則咸和之效可知矣況敢盤於遊田而以庶邦之供爲耽樂之私用乎自中年受命九十七乃終享國五十年可謂壽矣說者尙謂以憂勤損壽蓋以文王之無逸宜得永年之壽於此猶未慊於人心也嗣王監此不可淫於觀遊逸樂田獵之事使萬民之供亦惟正也苟或外此則四方之奉不足以支旬月之費茲逸也適所以爲勞歟無皇者不暇也勿以

謂一日之耽樂不足累德日復一日則非民所訓非天所順必有大咎矣天人之際吁可畏哉無若紂之迷亂沈湎於酒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講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人主之聰不在兩耳而在眾耳人主之明不在兩目而在眾目人主之德不在一心而在眾心古之愚民不能講張爲幻於人主之前者以人主之前有眾賢

爲之輔也講誑也張誕也至於幻則迷惑人主之聰明心志而使轉移者也夫既有人訓告以順其理保惠以防其過教誨以攻其失則孰患誑誕迷惑之人哉此而不聽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讒張爲幻固其宜也自是而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罔不失序矣惟民之生賴人主以爲牧養苟不然是否也厥心違怨厥口詛祝怨氣詛語充塞天地洋溢四海冲和揉爲乖沴瑞應化爲災殃人主獨能保

其壽乎此周公所以推其極而告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怒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得道而能順以照臨四方也古之先王莫不  
如是而周公獨取是四人者蓋以其近古而耳目尙

可聞見也或告以小人怨詈鮮有不怒者唯虛舟之  
觸飄瓦之擲可以免怒小人何所逃罪耶是故迪哲  
之聖人察其告語皆誣人譖人者唯皇自敬德而已  
皇者從容能爲之謂也我旣從容自敬厥德百姓有  
過唯曰在予一人故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者念咎  
之深也不敢含怒者不唯不肆亦不蓄也非迪哲之  
君焉能至是蓋旣已迪哲視天下小人皆在不覺不  
知之域每軫哀矜拯救之心欲其盡出迷途而未得  
也居是時雖或怨或詈我亦憫其失道而至是又何

有怨心者仲尼得一貫之道而以忠恕行於世者爲此也此厥不聽則人始得而惑我講張爲幻之徒始得而肆始則怨冒者受誅終則不怨不冒者亦受誅何者我既不明彼皆得肆其詆誣而善人君子無罪無辜以及禍也既不能永念爲君子之道又不能克寬容眾之心以致於此卒之一身爲怨府怨既叢於身其克永年者幾希矣嗣王可不監之雖然周公方以無逸告君而終以此者誠欲使成王知聽言之艱而罪人之不易也怨而不解得保其社稷者世固無是理嗚呼周公之意深矣

尙書講義卷十七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案此條講義原闕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尙書講義卷十七

一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案此條講義原闕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既引所以相成王者勉召公又言商之諸相所以事後王者以明非獨吾二人古之人皆然也惟伊尹相成湯以格天相太甲以格於上帝相成湯之時不可及也相太甲時則與伊陟臣扈同功言有差殊以君之賢聖分也巫咸又王家又治也陟上也與祖乙時巫賢武丁時甘盤亦率惟茲有所陳於王以保又有商故商之賢聖之君皆能感格神祇上而配於

天夫配天與格天格於上帝小異矣此亦以君之賢聖分也其所以使其多歷年所而天惟純佑百姓豐實則自成湯至於高宗同也王人銜王命之人也皆秉德明恤小臣左右進習之人也侯甸王之近畿之人也矧咸奔走執事之賤者也惟茲惟德稱莫不以德舉也既皆用又其君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之信罔不是孚也夫周公必舉多歷年所而終於有孚者以己之相成王尙在幼冲年既未久德亦未洽其流言之變小臣有所未孚也必待久而後孚若商



之諸臣可也是欲勉召公同施其力以冀久遠勿以憂懼而遂已也然臣扈湯之臣至太戊時已百歲餘矣則相後君不待於老臣乎語此則周召不得不任其責也高宗所以中興得傳說也而周公獨引甘盤蓋高宗不學於甘盤則不知恭默思道無以得傳說竊意甘盤者亦先朝之舊臣也是故引之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天之所以續永命者在乎平格平者言其德之一格者言其德之至彼有商之君賢聖如此而天復壽其一德至德之臣以保乂如此紂既迷亂嗣天滅威天滅而威之也今汝憂深思遠念天有固我之命以治顯於我新造邦則召公聞此憂宜解矣在昔上帝割

喪商邦而申勸文王之德以集大命於其身文王尙克修泰和之治於諸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而已茲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使文王不能與此五人往來順其彝倫之教文王亦無德降於國人矣今社稷之未安流言之日至豈吾二人之德不及五人者乎五人者亦惟純佑文王秉德迪之天威故昭文王之德以順於人以見於遠以冒於眾用以聞於上帝而遂受商之天命也周公前引有商舊臣之相茲又以文王之臣所以相武王者告召公於此能忘捐身徇國以圖社稷之安乎又何不說之有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周公之爲此書歷敘有商之相若伊尹輩皆以先朝舊老克相後人文王五人至武王之世雖亡其一然四友益以同德同心輔治既昭文王之德於前又昭

武王之德於後尙迪有祿者古以死爲無祿有祿言其尙無恙也武王之勝商惟茲四人之力昭顯武王使覆冒天下丕大也單小也使大小咸稱其德也今在我爲相若游大川非若伊尹之可以獨任必藉汝爽同心乃濟今吾二人旣受武王之託其相成王亦若四友之相武王可也與爾未在位時已皆相與若同此不贊庶幾免責矣今當收效不勉其不及爲者德老成而使德不降於人以去則何所貴於相友古以鳴鳥喻求友伐木之詩是也鳴鳥不聞不得友以成安能格於至治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民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爽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請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旣已陳平生相與之意以勉其留而寬其不說之心矣茲又言己之受命於武王者有無疆之休亦

有無疆之艱表其成治之不易也故先告以君肆其  
監於茲又告以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猷謀也當  
謀於寬裕以須其治之成勿以不說而遽去後王之  
迷悟在我烏可不任其責哉前人武王也後人成王  
也武王非獨命我亦敷其心腹以悉命汝是其委任  
與我同也作汝民極是望汝爲民之極若曰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也於是復述武王命二人之言曰汝明  
勉偶王夫偶對也二人同心之意也周公爲師召公  
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言其相須豈可相捨哉亶信也

在亶者在乎自信以乘茲大命也我文考之念後人  
有無疆之憂在汝二人丕承而已夫人臣託六尺之  
孤竭其力繼之以死可也豈可以社稷未安而徒懷  
憂乎周公又曰告汝朕允允信也言我之言出於信  
汝保奭當克敬也我視商之所以喪亂以無人若伊  
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徒爲之偶也否不然  
也微子之言紂曰咈其耆長舊有位人旣不用老成  
人所謂大否也天威不遠有臣如此無臣如彼可謂  
明效矣予言苟出於不信豈敢若此多誥實欲贊我

二人使終其始汝試思之當有合於人心有合於人心則無商之大否矣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言曰我之所言如是也周之治方興而未洽周之福

方至而日增以我二人同心故也我二人何以勝之汝克敬德而明俊民舉賢以爲助在進成王於昌大之時也篤厚也棐輔也凡周室至於今日休美以我二人厚輔之也咸其也今勉召公共成文王之功其勤至於不怠可以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在鎬實中國之西海隅出日舉甚遠者言之也予不惠者我不欲若茲多誥言不欲喋喋言之誠以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周公之本心今披露於召公召公於此能忘情於武王而以憂畏去乎又歎曰君乃知民德

中庸之德民鮮能久者以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也我二人既已同心於前不可以憂  
畏而不終於後祇順以行惟敬以用治不可不勉也  
此書之作周公不失爲聖召公不失爲賢其初不失  
同心其終不失相勉以濟治周南召南萬世知其爲  
不可及也而解者曰召公疑周公又曰不說周公歸  
政而復留又曰不說成王之不知周公誤矣若曰召  
公疑周公則武王不應使之左右成王不知而使之  
是武王之不智也若曰不說其復留是召公欲專政  
也

周公力言之以自留周公之固位也若曰不說成王  
之不知則召公身爲大臣不能開悟人主而徒爲緘  
默以不說豈所望於召公哉況卷阿公劉之戒召公  
非不敢言者何獨於周公而默然乎是知解者之誤  
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孔子序史氏所紀周公請諸成王命蔡仲之意也  
序後一章亦史氏之記也其曰囚蔡叔郭鄰正義則  
曰周公囚之至死不赦以序考之蔡叔稱沒則若無

罪而死者至死不赦之說或可以疑也況方囚蔡叔而蔡仲已爲卿士父囚而子在位其心將何以處之周公忠厚人也忍使其子貪位慕祿而不是父乎而所謂克庸祇德者幾於溢美矣由是知周公之囚蔡叔非若後世禁錮終身意必有還復之期蔡仲斯爲不忝矣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文之昭武之穆豈有澤及遠族而捨我之親親不使自新乎序直言踐諸侯位以明周家忠厚不以父罪而廢其子與舜殛鯀興禹不約而同也

###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史臣之記也周公位冢宰以正百工行宰相之事以表率百僚也後世乃有居天子位之說夫周公爲冢宰也攝政非攝位其受命居洛也復書非還位羣叔流言非以其踐位也當危疑之際以將不利於孺子爲說欲以此中周公周公去則武庚祿父可以爲

商復讎矣蓋商之遺澤在人雖更辛紂之酷虐人心猶未離至成王之世受周之撫養不爲不久而念商猶不忘向非周公奮不顧身力任此責則周未必不復爲商此周公於流言之變并二叔以討之於既遷之後作多士以誥之也雖然使管叔不附武庚則周公處之必有道未必誅也觀其囚蔡叔以車七乘遷於郭鄰而已降霍叔爲庶人止三年而已亦可見其治親之道矣案史記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封叔鮮於管封叔處於蔡封叔處於霍而經傳所載惟言二叔此復有霍叔何哉蓋霍叔雖監商不挾商民以叛此其得罪所以輕旣言羣叔則流言之釁霍叔亦在章章矣使二叔不附商罪止同於霍叔三年之後復齒於諸侯之列與無過人同也由此觀之周公之討二叔豈得已哉爲社稷計爾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率德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改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克謹厥猷所爲無不謹也欲蓋前人之愆莫若忠孝忠則不忘本朝孝則不忘前人爾乃邁迹自身一身邁德勤行而不怠使子孫可以循迹而取法所謂垂憲乃後者蔡叔之罪在違王命違王命者附商而叛周與商遺民同謂周之取商爲不然心實謀逆也其曰蓋前人之愆者前人有愆對其子言豈曰慕之惟當囑其掩覆求立事君之大節以洗其昨非爾故曰蓋也能如是豈不曰忠乎豈不曰孝乎竊嘗謂周

公位冢宰凡所欲爲無不如志而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周公造次未嘗忘之且誅管蔡者成王也非成王之命周公安敢專罰而經之所載直言周公位冢宰而爲之可謂過則稱己矣封蔡仲者周公也非周公知之成王何自而封而經之所載直言請命於王而邦之蔡可謂善則稱君矣彼後世負不賞之功而招權以自用者固周公之罪人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案此段講義原闕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奄之爲國淮夷一部落也淮蒲之夷叛服不常舊矣  
成王政者言淮夷既平四方無虞王政乃成也將蒲  
姑者周公以成王遷奄之命謀及召公也此君奭所  
謂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是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尚書講義卷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成王自奄歸宗周宗周豐鎬之都也洛則謂之成周  
作書以誥多方多方者普告諸侯非如多士止告三  
監及淮夷奄也蓋成王卽政之後三監及奄已不足  
慮所誥者天下諸侯故書曰告爾四國多方因四國  
而告多方也當是時周公宅洛已能鎮服天下其叛  
亂之國旣以滅亡國家駸駸無事自此布政設官而  
持盈守成以文太平故立政周官以次而舉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士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  
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  
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爽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  
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  
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誣  
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  
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  
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  
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  
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  
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曰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因四國有變既定矣乃并諸侯而申告之故曰告爾四國多方也成王已於多士告商之叛民今其辭率推廣多士之書以并告諸侯也殷侯諸侯也皆商之舊臣尹民則長民者也大降爾命誅紂而與民惟新汝非不知之也洪大也洪惟者所思之大也蓋言天命靡常在人圖之既畏天命安可不寅恭敬念於祀乎帝之降格監於有夏以夏之先后能畏天命者也而夏之嗣于大厥逸不肯感言無憂民之言也乃大淫昏而無終日之頃勉行此則爾之所聞也此則多士所謂惟帝降格嚮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是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者開達也麗附也麗於善則善麗於惡則既不達民之麗非所以圖天命也方且酷罰以長亂崇長也甲始也言亂之長始於內也既不能靈承於祭祀又不能大進靖恭之士以寬裕斯民

乃敬用叨憤饗養忿憤之人以殘賊夏邑桀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其惡若此天惟眷求神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此則多士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是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夏王滅德天不輔之以純德文王之德之純所以受天命也爾多方之義民不得在位以長享其爵祿而所蒸之多士皆營私專利之人相與虐民而已安得克明此德以享其民乎至於百爲凡百所爲大不克開開達也達者洞曉也夏之君臣弗率如此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諸侯簡在帝心而代夏作民主也慎厥麗乃勸者使之麗於善而皆知勸也以德行刑民斯知勸也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先明德以慎罰則亦知所勸也雖要囚戮之亦甘心焉殺而不怨也開釋無辜者赦過宥罪亦無不知勸也此則多士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今至於爾辟指紂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是以我周亦如湯之得受命也嗚呼者歎息之辭以誥爾多方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商

庸用也釋棄絕之也言非天用絕夏商之命夏商自絕之也乃惟爾君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以淫虐圖天命可乎而況屑有辭屑輕也輕出其言以責命於天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不享集成也天降時喪所謂時日曷喪也有邦閒之上下之情不通也今爾商後王逸厥逸爲流連之樂以圖國政也不蠲烝者不能潔粢以恤祀也天惟降時喪亦如桀之亡也此則多士所謂在今後嗣王誕淫厥泆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是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之與狂在於念與不念之間人但不能自勉爾天亦憫紂實湯之子孫故須暇之若所謂寬暇之以冀其改過紂大作民主既不克念又不聽人之言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出災異以警懼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俾願諷天之明命而爾多方無德可以堪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旅祭之大者天用親有德饗有道也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此則多士所謂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是也天惟式教我用休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也備

者簡在帝心異者俾革商命以長爾多方也今我曷  
取多誥以我誅三監淮夷及奄以大降爾四國民命  
不得已而有言也爾曷不枕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  
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欲諸侯以誠信寬裕之  
道行於國而來輔介助我以享天之命也夫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汝諸侯尙宅爾宅  
敗爾田言其息飲啄皆在我域中夫何所逃而曷不  
順我明天之命乃屢導告之而亂靡有定此不定也  
皆山爾未有愛君之實不能大安天命又乃輕棄天  
命其爲不靜乃爾自作不典常常也言其心無常也  
不能圖忱於正忱信也皆其自取之也我惟時其教  
告之戒之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戒之不從而罰之  
也至於再至於三而頑不率化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如三監淮夷及奄是也我乃其大罰殛之誅之遷之  
踐之理所當然此則多士所謂予亦致天之罰於爾  
躬是也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不愛爾皆爾自  
召也此則多士所謂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  
命是也嗚呼者歎辭也告爾有方多士諸侯也暨商



多士四國也不告庶民而告士者責其可責者也士服則民服矣今爾奔走臣服我所監臨已五年矣而猶不悛是爲之長者當任其責也胥伯諸侯之長小大多正小大之國皆有正有長爾罔不克臬者當無不以法自防也此則多士所謂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我多遜是也自作不和此心不靜也爾當和之修其身也爾室不睦骨肉相怨也爾當和之齊其家也身修矣家齊矣爾邑克明能克勤乃事則國治矣此成王周公之誥命不忘大學之道也雖有凶德悖亂之人撓我之政則亦以和敬在位使之觀感而化忠厚之至也克闕於乃邑謀介者視一國之內求賢以自助也惟能如此故可安於洛邑鑿井耕田而永有養也豈惟如此天亦畀於爾眷爾之從化也此則多士所謂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是也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既助之又錫與之也又當取商之多士迪簡其賢者使之在王左右至於服在大僚言公卿皆爾爲也此則多士所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言爾若從化則尤厚於湯之用夏士是也嗚呼者又

歎之也恐其告戒之不從則又曰爾不能勉信我命則亦惟不克享我之爵祿田宅此則多士所謂爾不克敬爾不畜不有爾土是也凡民惟曰不享者爾既不享我之命民不享爾之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爾既荒逸偏頗違遠我命則惟爾探天之威犯天之怒我當致天之罰言非我私心也雖逃者誅之遷之踐之也此則多士所謂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是也王曰我不惟多誥者言我諄諄然不憚煩如此然其所誥不過使爾祇敬知天命所歸又曰者往

日告之今日又告之也言爾初不克敬於和以至於此今當知我之所告皆爲爾計則何怨之有使四國暨多方之多士聞此警戒之語當銜恩戴德革心以化周家之忠厚嘗謂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以至多方八篇之義皆因商民而作則商民之頑可知矣成湯革夏惟亳民以爲不恤我眾至於諸侯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其後來也卒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今商民之怨則異是也此成王周公所以告戒之切而歸結於則無我怨其意深矣雖然

商民如是之頑成王周公終不忍誅之者以其服商  
之治已久猶有眷眷不忘其君之心是以不忍誅也  
茲其所以爲忠厚歟竊意周之積累自后稷公劉太  
王王季文王非不厚也然譬如植木前人植之後人  
不能培壅之則根雖固久已撥矣安得枝葉之茂乎  
周之社稷所以卜世卜年過歷長久者成王周公以  
忠厚培壅之力也嗚呼盛哉嗚呼盛哉

尚書講義卷十八

朱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周公作立政

凡書皆有序史官之紀實也聖人定書存之使萬世之下讀其書者知所以作者之意漢儒復引之以冠篇首惟無逸立政周公所作史氏不書其由亦若伊尹咸有一德不待序引而曉也立政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以用人教之欲其治之必成也周公復政之後慮成王未知爲政之方以是教之得其要矣故一

尚書講義 卷十八

一四明復書

約圖附本

篇之意終始反覆惟在用人周公之愛其君不以吾不在位而不謀其政也此三代老人之爲非聖人則不能也或曰卷阿戒成王求賢用吉士召康公之詩也豈不可比肩周公乎夫赤箭青芝藥之良也召公第言當兼收並蓄爾不言其當如何用藥而愈也此所以爲周召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  
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罔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  
暨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  
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  
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鳴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  
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乂國則固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嗚呼繼自今  
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周公若曰周公自爲書而曰若者順考古道有所依  
據皆非臆說足以取信於王也王之設官常伯三公  
也常任六卿也準人執法也綴衣內御也虎賁禦侮  
之臣也休茲知卹鮮哉者言有是人材皆有國者之  
美然而知悉此者鮮此所以歎也其言古之人不遠  
取堯舜而曰有夏之王室前鑒不遠也大兢者大勝

也其所以然蓋指顛賢俊也天生人材不使終棄顛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皋陶之九德者言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夏之大臣九德咸備能以道佐人主故敢言也非其人則不敢自尊如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謂此也后矣者猶戡黎之篇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也周公屢言孺子王矣亦是意也其意以謂爾爲王矣其可不聽此乎惟周公可云他人則不敢也古人敢教之意周公於此當任其責也首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斯可以稱后矣三宅者卽常伯常任準人也宅者其職之所居也謀必面用訓者惟左右之臣得以面陳也疏遠之臣安得日見吾君高宗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所以不責之羣臣而獨告傳說也桀之三宅皆無義之人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往者古之人也不能作往者之德旣以不義之人輔之安能遵先王之成憲乎此其所以不克終也故曰罔後雖桀惡如是而曰德何哉蓋德有吉凶桀之所任者凶德也故曰暴德於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

下乃能大禱上帝之光命亦用三宅之俊如夏之顓  
俊也其在翼翼之商邑則協於其國其在四方亦用  
此大法萬民覲覲德也今紂德昏昏也惟嗜刑凶  
德之人在左右乃用羣不逞之人使之與政此立政  
任人之辭所以發也帝欽罰者欽重也天重寘於罰  
所以亡國也使我周有夏武湯之受天命奄甸萬姓  
甸者率土咸安也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其俊  
者用之以敬事上帝順意以用賢猶湯之丕釐上帝  
也立民長伯利建侯也立政任人舉賢材也準夫牧  
作三事卽三宅也禦侮內御趨馬小尹圉人畜夫之  
屬也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府吏胥徒之屬也三宅得  
人則百執羣吏罔匪正人於是大都小伯之諸侯是  
則是傲亦莫不用賢也藝人執技者表臣長民者百  
司百官有司也太史尹伯國之大僚庶常吉士爲其  
屬也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亞旅貳政以從其長  
之眾莫不皆用吉士以至夷微盧烝三毫阪尹蠻夷  
君長亦莫不以賢自輔也文王武王所以際天極地  
皆享其德者以上能用賢風化所暨莫不以用賢爲



急也又曰惟文王能克厥宅心厥宅三宅也三宅既克立茲常事羣臣之職舉矣既得其人文王委任責成執要以馭其下未嘗叢脞以自兼也庶言天下之議論庶獄天下之刑罰庶慎天下之防閑也以其各有司存不煩王之親決也有司各能效職王恭己以聽之也訓其用違順其取捨也此勞於求而逸於用也文王罔敢知示以不疑而聽其剖決此委任責成之證也武王率循此道較之文王不敢替厥義德義德亦文王之德但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至武王則用之也蓋仁義一道也從其容德武王之仁義實文王之仁義也所以並受此大業不爲過也周公念文武之德則又歎曰爾今爲王矣而今而後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當敬用吉德之人也雖然人故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此禹所以因皋陶告舜以知人而曰帝其難之也其曰灼知者知之審而明辨不惑以用之也厥若者其所云爲也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職也相佑也佑我所受之民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者不可閒斷朝於斯夕於斯一話一言之微終

必以成德之彥治我民也言天下之治非君獨能致  
必得人可也此帝舜所以有臣哉鄰哉之言也人之  
微言先生長者之所告語者今盡布之王也而今而  
後豈惟王聽用之王之子孫亦當口之不可誤於庶獄  
庶愼也惟正是又之蓋政者正也我率以正孰敢不  
正此又教其子孫以取人之法也記曰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古商人湯  
也自湯至於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既克宅之復  
紉繹之所以能致大治然則立天下之正果不在彼

而在此欺僥或不能用賢而用儉人安能輔以德亦  
安能顯於世乎而今而後其勿用儉人惟用吉士可  
也夫儉人凶人也對吉士而言也惟吉士乃能助相  
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周之子孫皆知成王之王也其  
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蓋言爲君固當聽大  
臣之教獨於庶獄猶不可誤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豈當易言之乎至此則不當惟有司牧  
夫之是聽審而決之其權在我不移於臣下也蓋人  
君於庶獄不能致詰則臣下有以殺罰導其君者殺

罰不已則干戈隨之戎兵所由起也其曰陟禹之迹說者謂行禹治水之迹非也周公謂戎兵不易言當踐禹之迹禹未嘗不征伐也其有苗勿率征之不克至於班師而使舜誦數文德苗遂以格此周公教成王以任德不任刑之證也以德而行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文王之耿光以德言也德可觀故曰觀武王之大力以功言也功當顯故曰揚此言文武能陟禹之迹故能如是盛也而今而後立政惟用常人常人言士也義民也言雖不同其實賢者而

已太史記事之官周公告之以司寇蘇公案左氏曰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執法而敬用獄可以書矣以長我王國其刑必平平者中也中罰者成王太平之世刑措之時當用之也而太史者詔王之臣不可以不告也抑嘗謂周公言用人之法內而三公卿士以至奔走廝役外而諸侯之百執事以至蠻夷部落莫不用人以立政是矣而其歸結在於庶獄蓋欲成王知其取人之要訣也夫導人君以嚴刑峻法從事於大獄者儉人也導人君以窮兵黷武從事於干戈者亦

儉人也其不忍言戎兵而欲內修政事以攘夷狄者必吉士也常人也蘇公之流也成王若能於庶言聽而知其蘊則賢人庶幾乎得矣此周公教成王取人之要訣也嗚呼公之愛君深矣後世人君其有見於此者則太史氏其可不盡乎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相成王黜商宜滅也而遷於洛踐奄亦滅也而遷於蒲姑今滅淮夷未必果滅也周家忠厚於此可見既旋宗周治定矣功成矣乃作周官以命官之意告羣臣也周公嘗作周官一書以其命官之目告以王矣其區別分隸纖悉備載無慮數萬言而成王乃能撮其機要自爲此篇不過數百言閒而羣臣之分職率屬與夫人材之邪正判然無餘蘊非有得於周公焉能如是乎然則周公之教成王之學蓋異於後世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成王替文武之德敘文武命官之由也巡侯甸者  
巡狩而考禮正刑一德也羣辟承德歸於宗周者朝  
覲會同也董正治官以綏兆民茲其時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成王能窺見文武得天下之本也故曰大猷夫治  
安之道不能於未亂未危之時維持謹守之及至危  
亂而後求定大寒索裘亦已晚矣鳧鷖之詩美成王  
能持盈守成蓋以其得先王制治保邦之道也其所  
以神祇祖考安樂之者蓋以天地生一聖君祖宗生

尚書講義 卷十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聖子創業垂統爲一代之明主郊天告地其神靈  
豈不歡喜卽所謂安樂之也然而其心惴惴然惟恐  
其不能繼繼承承以永天命旣幸成王能知持守而  
爲太平之君則神祇祖考皆安樂之固其宜也卽政  
之初能發此言鳧鷖之詩頌其成功不爲過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建官亦因前代故曰稽古想見古之建官必又

簡少蓋結繩而治官不必多也後世生齒漸夥民事漸繁故設官分職不得不多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未嘗不具也至於夏商之世官雖倍而亦克用乂者言其事益繁而僅能致治也然則前代明主之立政不在乎官而在乎人之有德苟無德以堪則闕之故曰不必備也夏商以來非無三公其見於典籍者伊尹曰保衡太公曰維師而已尹之爲保望之爲師可以當此矣他人安得而比肩乎此惟其人之證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尚書卷十八

十一四明版書

約園刊本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公作書以六官配兩儀四時者所以明天地春夏

秋冬之不可易六者具而歲功成後人不可加損如  
兩儀四時之不可差忒也而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者言其建官專在於阜成兆民也成王  
之學於周公者大學也先王之道也堯舜禹湯惟精  
惟一懋昭大德文武之耿光大烈莫不執其兩端而  
用中於民故曰以爲民極也想夫成王方在冲幼聽  
受周公之訓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莫不稔聞而熟究之故始卽政便能祇勤於德夙  
夜不逮此誠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傳所謂學如不

及夙夜不逮之意也仰惟前代者稽古也時若訓迪  
厥官乃立三公以論道經邦調和陰陽三孤以貳公  
弘化敬信天地上以道揆下以法守皆所以佐王故  
曰弼予一人也非其人則缺之政曰不必備也夫官  
與職異職則自委吏乘田以上不可不專至於官則  
惟其人也然則公孤者所任之官六卿者所掌之職  
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傅無聞焉不備也周公師  
也亦得兼冢宰之職以此知公孤爲官而六卿爲職  
也觀六官所掌與周公之書雖略有異然而要其義

則皆同惟司空之職掌邦事而今日邦土則不可不  
辨蓋後世冬官既亡以考工充記之論者遂以爲司  
空掌凡其工之事非也惟見於經傳曰司空度地居  
民司空掌輿地圖此邦土之證也不然則禹平水土  
何以當司空之任乎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以倡者倡導於諸侯也諸侯安得不化上之德乎唐  
虞諸侯五歲一朝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唐虞天子五  
歲一巡狩周則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行時  
異則事異也考制度於四岳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所以齊不齊也諸侯各朝於方岳羣后四朝也  
大明黜陟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  
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也凡此皆周之制然  
而前言六服今日五服何哉六服者以大行人考之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是也茲言五服者要  
服戎狄之國不可以常禮拘故羈縻之而不廢其來  
朝之期亦聖人兼懷之意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莛事惟煩

此成王戒庶官之言也其分別淑慝如是明白顧方  
嗣位深居九重之內何自而得之蓋周公拳拳愛主  
傾竭其忠展盡無餘而成王生知之性警悟不羣承  
周公之訓心開意解燭理皎然故不待出與物接而  
知其情僞相其胸中如大圓鏡人之長短小大各以  
其形妍媸自見其告有官君子之言莫不如五穀之  
可以療飢藥石之可以伐病也夫令無反汗私無害

尚書卷之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公則民服學以致道制以議事則政明以典常爲師  
則不忘成憲其終則曰無以利口亂厥官夫利口誠  
足以亂官也彼百官修德民服而政明復能師成憲  
如前所陳矣若有一利口之人在列則變白爲黑以  
邪爲正官安得而不亂乎然而成王在上豈容有此  
所以言者慮患之深也後世可以爲戒矣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此言不能欽乃攸司謹乃出令亦不能以  
公滅私也疑之在心何以行志先王尚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取其當而決行之況攸

司乎惟能聽此則無反汗背公之患矣不學牆而蒞  
事惟煩此言不能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也人而不學  
何以從政先王尙緝熙光明汲汲皇皇以成其政況  
臣之從政者乎惟能聽此則無面牆叢脞之患矣凡  
此實有官君子之通患而成王乃能縷數而極言之  
也若夫卿士公孤則皆王選用之人其所告戒則異  
是矣成王可謂知言之要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

尚書卷之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初國刊本

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  
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成王戒大官之言也蓋有功有業有位有祿非大  
官而何王之三事六卿非有其德不使在位其所告  
戒惟志惟勤果斷以無艱不侈恭儉而去僞去  
僞則德著矣蓋行僞而堅言僞而辨雖有忠信廉潔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終歸於鄉原矣僞之爲害如

此則著誠去僞非作德乎夫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日亡德與僞相去若冰炭作德者其心  
休休然作僞則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心常戚戚惟  
恐人知得無勞乎及夫罪大而不可解敗亡隨之自  
以爲巧宦拙莫甚焉居寵思危者滿而不溢高而不  
危也弗畏入畏者言不能兢兢業業以保其位則將  
入於可畏之域矣推賢遜能庶官乃和者蓋以天生  
賢能其材其德必有大過人者旣不可以湮沈必當  
崇獎之誘掖之使在職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則推

賢遜能真卿士之職也古之所以口暨乃僚罔不同  
心者此也同心者和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政安得而厯亂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職也稱匪  
其人惟爾不任烏得無罪乎此保任之法也至於三  
事則公孤也被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寧有過之可指  
第當率卿士百僚敬爾有官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使萬國咸休傳說爲相所以先於旁招俊乂  
列於庶位也則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  
本意成王其得之矣後世其有致君如堯舜佑乃辟

也澤民如唐虞康兆民也而濟濟相遜無妬賢嫉能之心者亦周公之徒也成王之書得建官之要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淮夷既伐成王之威德著於中外東北之夷鄉風慕義稽首來賀成王待之以諸侯之禮既錫之貨而又使王之卿士爲書以褒賞之不以其化外而夷之也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毫姑

周公歸老成王俾居於豐不忘叔父之恩而使居京

師也而周公有疾將沒欲歸葬成周者不敢以凶事累君父無家可歸故欲歸舊治也因此知洛誥所謂命公後者乃告周公以少留於洛非立伯禽明矣使伯禽先在魯周公必欲葬於魯矣昔揚雄闕言仙之說曰文王葬畢是文王之墓在畢也成王葬周公於畢者一代勳臣忠孝兩盡沒而耐於君父之墓宜也其曰告周公作毫姑者解者曰毫姑蒲姑也遷奄之舉周公竇謀之今奄已爲國不復與淮夷同惡成王歸功於周公故作毫姑之書以告於畢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商民遷於成周周公既沒成王乃命君陳分正東郊夫天下萬國成王皆當撫御之而擇人以其治也故曰分正分者若分闔分符也正者若尹正也豐鎬在西而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或曰東郊成周之一隅非也序書者不言成周東郊必曰東郊成周者不可言而喻也又何疑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尚書正義卷十八

十八

五十四 職費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周之卿士皆王臣也而或謂之君蓋可以爲諸侯而君國子民者也今日君陳前有君奭後有君牙亦此義也君陳身脩於家而家齊家齊則可以治國故其

令德在乎孝於親蒸於兄夫父母愛子均一之德無  
不欲其兄弟之和友於兄弟茲孝之大也克施有政  
可以有國矣故命之尹茲東郊敬哉者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昔者或問孔子奚不爲政對以  
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孔子窮而在下  
故所師者君陳在家之政也成王達而在上故所贊  
者移忠之道此大學之要成王所學於周公者也周  
公師保萬民者古人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師保者左

右其民也民豈不懷其德乎汝往謹乃司代周公之  
職也茲率厥常仍舊貫而不必改作也懋明周公之  
訓民斯安其政矣我聞曰者周公之訓也至治馨香  
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黍之馨能感於神  
惟明德之馨幽則有神明則有人民其感深矣勉其  
尙式是周公之訓孜孜不倦其敢逸豫乎凡人未見  
聖起慕用之心如不及也既見之後此心不能孜孜  
以奉行者蓋以逸豫壞之矣爾親見聖人若周公者  
當式是訓不可始勤而終怠也故曰爾其戒哉蓋汝

惟風風之鼓舞民莫不聽如草之偃也則圖謀其政豈當易言之乎無輕民事惟難也政有廢興廢者當革興者當新一出一入莫不與眾虞度也左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庶言同矣則繹者致思也孔子所謂繹之爲貴也既勉其式周公之訓又教其採庶言而精思之敬之至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初贊君陳之孝茲復贊君陳之忠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者言君陳老臣逮事文武二后方其告之人不得而知也及其成功則民但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非君陳之力也此乃民言非君陳之言也君陳知將順而奉行於外而已民竇歸德於二后故有是言也夫致君如文武其光明盛大如此而無一言見於外非君陳之忠也周公之勲勞召公不敢比擬而周公既沒擇其可代者獨取君陳想見君陳在二后之朝其陰功隱德涵浸斯民而世莫之知所以其名不顯然而此功此德周公知之成王

知之故又曰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謂凡人臣皆能如爾豈不爲良臣而顯於世乎此我所以用爾也顯者豈非聞然而日章乎或者謂此成王戒君陳使之歸美於我也如是則成王疑君陳之掠美而君陳乃一佻功竇直之人爾成王方且疑之亦安肯用之以鎮服商民乎觀其言曰爾后不知爾字誰指若成王自謂當曰入告我以內可也以此考之爾后乃言文武二后也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乃民言也明矣嗚呼君陳克忠克孝皆人所難能宜乎奮自

列辟而起東郊也嘗謂古者人君卒歸德於其臣若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以爲時乃功何傷乎君道而後世人君切切然與臣下爭名有至於疑而殺之者皆因解書者以爾后爲成王自謂之誤也若戒其臣使歸德於我是教之諛已也成王何其小哉古者大臣以道事君立人之朝犯顏之諫逆耳之言曰在君聽何傷乎臣道而後世人臣削囊詭辭以遠君之疑卒至於阿諛諂佞無所不知者亦因解書者以惟我后之德爲君陳歸美之誤也若謂此非天



下之民言而出於君陳之口君陳何其小哉竊意三代而上成王之爲君君陳之爲臣不如是之狹隘故於此極言之所以伸成王君臣於萬世之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遵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尚書卷之十八

三十四明彙書  
約圖刊本

成王一話一言皆歸德於周公故戒君陳首曰懋昭周公之訓中曰式時周公之猷訓終曰爾惟弘周公丕訓蓋以君陳能遵周公之訓故不依勢作威不倚法以削用寬德而有制從容而和其民人故斷然用之以克和厥中也如此則君陳雅當東郊之任矣然而君陳恂恂謹畏之人也成王慮其執法太堅故又

告之曰商民在辟辟有罪也予曰有罪爾勿以爲有  
罪而殺之當酌其情也予曰無罪而赦之爾勿以爲  
可赦而宥之亦當酌其情也酌情如何歸於中而已  
矣中則無過不及也成王得先王用中之要故推赤  
心力告而委任之也有弗順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者  
度其刑之而可以遷善遠罪則刑之否則宥之開其  
自新之路此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至若  
狃於爲惡或姦宄或敗常或亂俗三者以其平時之  
惡而知其故犯也罪雖小亦當不赦蓋以刑故無小  
小懲而大戒也成王用刑之意如此慈祥安得有冤  
民乎而其末則曰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夫頑固可罪也當知民散  
久矣其爲不善者是迷而失性以至於此聖人憫之  
必欲化之使歸於善何忿疾之有凡厥人材各有所  
長若求備於一身是無全人也聖人憫之捨其所短  
而用其所長何求備之有此成王忠厚之言也其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者忍者隱忍也方吾臨大事建大  
功蚩蚩之氓寧免怨咨蓋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

人之常情也吾必隱忍而不校逮其功成當自知之矣此其乃有濟之證也有容德乃大者夫容德聖人之仁也傳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秦誓曰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此有容德乃大之證也惟無忿疾無求備有忍有容其於人也第憫其迷失而至此雖有罪而不忍致之刑辟惟思所以教之之方莫若簡厥修以警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彼必自化又安用刑辟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陶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至於不仁

者遠蓋用此道也成王於用刑之後而發此言舜湯之用心也宜乎刑措而不用宜乎商民之不卽誅也其卒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至於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被民之生秉彝之性人固有其所以迷而失之者上之所好得以移之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民何知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成王憫商民之頑以爲皆紂化之也則君臣之治商民其可不以商爲鑒乎然則如之何克敬典以在德而已惟德動天天尙能動

商民豈不如草之偃風乎時乃丕變允升於大道矣  
豈惟我享爾之多福抑爾無窮之休無窮之聞亦在  
於是也君陳其勉之

尙書講義卷十九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案此條講義原

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尙書講義卷十九

一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辰綴衣牖閉南嚮敷  
重篔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

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濯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

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道之在天下人之得之者率能合死生爲一致齊彭

殤爲妄作是於世閒事業聲名已不足爲而況富貴  
貧賤壽夭又安能動其心乎其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蓋其適來適去出於無心初無繫累  
是以人倫五者天下萬事無所處而不當也周公得  
是道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兼三王而施四事實其緒  
餘土苴其惟精惟一之學則當世傳之成王後世傳  
之孔子蓋成王則見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是或  
一道也觀成王疾病之際上言祖考之德下託元子  
孤所以保其業遺似續者皆以爲民其言無一毫之  
私氣定心平了然不亂非得道於周公安能如是乎  
是知曾參戰兢而易簣不如孔子逍搖而曳杖當茲  
大變不怛化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蓋其平生學力  
深固不於是時發見其將何時乎若夫仗衛之儀執  
事之人禮經具載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必  
解姑取其得道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言之蓋大  
節也後儒敍傳道之統止謂周公傳之孔子而不及  
成王此謂遺恨讀其文者未嘗不歎息於斯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居也踐天子位也遂誥者因其來會而遂誥之也  
或者謂康王不當吉服以見諸侯諸侯戴文武成王  
之德久矣若在亮陰而使太保傳命安有不聽乎此  
非知時者之言也夫商民之頑成王周公勤勤於此  
凡幾歲幾月而猶未服今康王苟惇然在哀疚中諸  
侯來弔者不覩其面而去安知商之士民不思三監  
武庚之念乎其勉康王出見諸侯所以冥消商人不  
軌之心也況以冕服乎冕服祭服也明不敢用朝服  
而用在廟之服也觀畢命之言曰邦之安危惟茲商  
士於此可以見當時綿蕞之禮所以絕危疑顧望之  
心皆出於從權也嗚呼豈非召公畢公之謀乎

###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矣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舉  
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  
劍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  
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王出立於畢門諸侯朝於應門之左右禮也古者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康王出於應門之內天子之失

尚書卷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也誠以方其居廬不敢御正衙以行朝覲之義此  
亦從權之義也乘者四馬也朱黃馬飾也而以布韉  
之縞素也質稱者以客禮待諸侯也奉圭幣庭實也  
執壤奠土貢也皆稱拜稽首臣禮也夫朝覲會同諸  
侯一德以尊於天子也王義其能嗣乃祖乃父之德  
以來朝故答拜享其誠也答拜非君臣之禮也故曰  
質稱夫君臣相戒當在閒暇時康王方顏色之感哭  
泣之哀羣臣遽進戒嗣王何哉蓋太保之意欲諸侯  
聞之知王亦如成王能受臣下之言而稱頌祖德張

皇六師不壞高祖之命言其制馭之道不異成王此所以警諸侯也大臣受遺命其拳拳之心惟恐不克負荷受命之初欲以先聲服諸侯也太保之意深矣王若曰者召公受命之言也惟予一人報誥告羣臣及皆來之諸侯也言文武致太平而無過咎以其保又王家內則有不二心之羣臣其建侯樹屏外則有乃心王室之諸侯爾等誠能恤我而順其乃祖乃父所以事文武之道以無貽釋子之羞者望之切也康王當三年不言之時乃有是誥亦非禮也當危疑之際諸侯皆在而無一言所謂臣下罔攸稟命今而有言亦從權之義也內而羣臣外而諸侯故總謂之羣公既皆聞是誥命安敢不服乎羣公一見天日之表一聽丁寧之誥想見相見而揖揖而趨出之際昌言偶語必皆曰真吾君之子也孟子曰弔者大悅正此義也如是則太保之謀效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成周郊者康王命畢公之大意也洛亦王土而必曰周郊者爲商民而言也分者表厥宅里殊厥

井疆也成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也何爲若是蓋以  
周之捍禦隄防不在夷狄而在商民也商民無變則  
保釐之功成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  
右先王綏定厥家懋殷頑命遷于洛邑密爾王室式化  
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

御書卷十九

七十四明敬書

御書卷十九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臆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  
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  
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倚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士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肅者月三月初生也越三日者六月六日也至於豐

何書卷十九

入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將以命畢公保釐東郊之冊告於清廟也畢公弼亮四世非老臣乎父師之稱當矣冊文上推文武之大德中言予一人以寧下言道有升降政須因革所賴以知臣下之善惡者臧否也若不臧厥臧則惡者肆矣民安得而勸故以此命公也其襄公之辭則以謂予小子今得以垂拱無爲而蒙成者公之力也是故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旌別善惡表其居處無使混淆揚其善病其惡植此風聲所以臧厥臧而民知所勸也有弗率訓典殊厥并疆屏之遠方不使復亂羣也

既不施刑民斯畏而愛之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所以成周郊也政貴有常循周公之政也辭尙體要法周公之立言自然無崖異也商俗以利口惟賢此風安可長成王戒羣臣無以利口亂厥官正爲此也公當念成王之意可也康王所聞於古人之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世祿之家子孫不率教而至於敗國喪家亡身者敝俗所化狃於奢麗萬世同流不肖之習雖或不同同歸於亂也商之庶士商民也不曰民而曰士者責其可責也惡終言其多行不義而自斃

也雖收其放心其防閑之道惟艱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此戒畢公以教斯民也謂資在富貴易以從化必無惡終之患矣成王之告君陳猶欲以辟是未免於用刑康王則一以惟德惟義爲大訓蓋成王之時更三監武庚之叛民猶未寧康王之時世變風移刑措不用太平之極故惟以德義輔化而已商民何爲哉學於古訓爾又曰惟茲商士實繫國之安危若不剛不柔以中和之化使之日遷善遠罪厥德修矣周公遷之以謹其始君陳理之以協其中則成其終者

豈不有望於畢公乎蓋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以其  
已安已治而遂不克終也畢公之任亦重矣三后同  
道既協心於政治則膏澤必下於民雖夷蠻戎狄皆  
賴以安矣此知商人之難化甚於□□□□□□  
成厥終豈惟康王垂拱仰成以享太平之福抑周家  
無窮之大業畢公無窮之令聞所以保其子孫黎民  
者莫不皆因商人平定而致之則所謂邦之安危豈  
不在商人乎康王又慮畢公以經綸天下之材不屑  
爲之故又戒之曰勿以不能而退託勿以國小而懈

弛欽若先王之成烈以匹休於前政茲所以望三后  
之協心也先王成王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康王以成  
王爲軌範畢公以周公君陳爲標準成周之治宜優  
爲矣然成康此舉皆爲商民也而君陳之終篇乃曰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畢命之終篇亦曰予小子永膺  
多福成康豈徵福者有臣如君陳畢公增光先王之  
成烈紹述周公之前政使吾安於朝廷之上故謂之  
福也抑嘗讀易之大有上九之爻不言其象直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繫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

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成康當信順之時太平之極驕侈不生而  
拳拳於三后是尙賢也則自天祐之永膺多福理之  
必至也萬世之下語守文之君以成康爲稱首宜哉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官大司徒之職在於敷五典擾兆民實法舜命契  
敬敷五教在寬之意皆所以明人倫也今命君牙作  
大司徒一篇之意專言其先德而其要則在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穆王可謂知治之要矣

尚書講義卷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  
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  
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君牙之祖父世篤忠貞成績紀於太常太常天子玉  
輅所建之大旂也繪以日月而銘其臣之功所以標  
表以勸臣下也惜其名不著於後世然觀君牙之賢  
可以逆知其乃祖乃父也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可謂重熙累洽之世矣而猶眷顧君牙使之克肖其  
先以治四方可無愧於四后之德矣心之憂危惕惕

若蹈虎尾兢兢如履春冰是以命君牙作輔而寄以  
股肱心膂之任也夫股肱用力於外心膂設謀於內  
一人之身無餘事矣纘此舊服惟覲其不忝祖考者  
在於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而已夫五典五品也帝舜  
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作司徒教以人倫  
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也然則穆王此舉無媿於舜君牙此職無媿於契  
矣而其收功在於式和民則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民之物則與生俱生其所敷



者亦因人心之固有而和之爾穆王可謂知治之本矣非穆王知治之本無以得君牙非君牙之賢無以率其下君臣若形影之相須也其言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惟皇上帝降衷於民中者人人本具得之爲聖人亡之爲眾人亡之非無也迷而不悟有待於上之人輔之翼之而自得之也夫以蚩蚩之眾而欲以一人之身率而歸中豈不艱哉能思其艱以圖其易則易將至矣民之所以寧者豈不在君牙乎夫以丕大顯明之文王丕大繼承之武王

啓佑於我後人正而無缺吾固知思矣則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之乃祖乃父豈不能垂裕於爾君牙乎爾惟敬明乃訓而奉順之則對揚追配不勞餘力矣爾當由先正祖考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所繫爾當率循其所行以昭明我之治於斯時也君牙雖欲退託其可得乎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周官有太僕之官其所掌無大職事而穆王至於作命其所責任甚重人或以謂穆王別立一官或又曰

兼周官太僕與五輅之屬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俱總之故其責任不輕也穆王所以加一正字使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既責以發號施令又責以繩愆糾謬似非下大夫所掌之職其曰今予命汝作大正則知其責任異於周官之大僕也

罔命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總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止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禱乃后于彝憲

穆王謙冲自謂以不德嗣位至於終夜不寢思勉厥愆可謂賢王矣其言文武盛德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所承弼其君者毋不敬也號令之下無不盡善下民咸賴萬國咸安然後屬在位之士正救其不及觀穆王惕厲如此安有愆謬可以繩糾又安有非心之可格則克紹先烈無疑矣今上命汝作大正所謂太僕正也周官止有太僕穆王以正而名僕臣乃得不正乎則簡進乃僚伯冏雅當其任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不正之人一皆不用惟

吉士是求且曰僕臣正則君克正僕臣諛則君自聖嗚呼穆王既自憂危惕厲寧有自聖之患其所云者爲凡後嗣言也夫諛言之不可聽也久矣彼其諛諂面諛逢君之惡能使人君惡直醜正忠言不聞拒諫自用下情壅闕國欲治可得乎穆王委心以任伯冏故曰宥德惟爾不德亦惟爾則伯冏安敢不盡心乎夫憒人小人也安可充耳目之官彼其妬賢嫉能誣害良善告訐似忠修怨似直人君聽之寧不惑乎而況言偽而辯浸潤膚受日陳於君前自聖之君安得

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乎所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也  
若不求其忠良而惟以賄進則爾爲曠官且爲大不  
克祇其君吾亦坐爾以大不恭之罪矣伯冏儻遵是  
戒則永輔於彝憲彝憲常法也穆王保其常法垂裕  
子孫所望於侍御僕從者非爲一身蓋以遺後嗣故  
曰永弼乃后然則穆王可謂勤微之主矣竊嘗謂人  
主神聖過人數等至於立法以遺子孫不當亦以神  
聖望之蓋其後世豈無庸常之君若概以神聖望之  
彼企之不及則將自放自肆無所依據矣成湯懋昭  
可謂得先王之要法也

大德建中於民至其垂裕後昆則以義制事以禮制  
小而曰天作之詩大王帝之文王康之至於子孫保  
之者岐有夷之行時則穆王永弼乃后於緜懋之說

尙書講義卷二十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舜典曰金作贖刑當時有苗之國作五虐之刑以毒斯民舜立此科以矯其弊是贖刑起於虞也今不曰虞而曰夏贖刑者蓋以自舜以前鴻荒之世民之質矣當舜之時比屋可封刑措無用至禹之興而典有則貽厥子孫贖刑之立實始於禹史謂夏贖刑宜矣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此其證也自禹而下非無此刑要之皆祖夏之遺也穆王享國之久有卹民之心取贖刑之科斟酌損益作爲一書以行於世史紀其作而曰訓者以其因舊典而訓釋之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鑿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與胥漸泯泯芬芬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慮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秉常鯨  
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成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

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弼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昆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愆日勸爾罔或戒不勒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以案

上講義  
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曰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緡閹實其非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緡閹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緡閹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良敬折獄明啓刑書得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既告牧伯又告同姓之諸侯今此所告凡有邦  
有土者以其小大之臣均當奉行此法故也祥刑者  
善用其刑也在今爾安百姓者兆民賴之也何擇非  
人用刑在於得人也何敬非刑行吾敬惟在用刑也  
何度非及凡所忖度惟在刑之所及及者如曰懼將  
及之及思其罪之所及也兩造具備師眾也與眾共  
聽之也五辭訟牒也其曰五辭者五方之辭也簡孚  
者核實也乃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有疑而不實也乃  
用五罰贖刑之議與矣五罰不服不應贖也乃正於

五過過則聽其改是從赦原也此舜所以明五刑以  
繩五教而戒其臣曰在寬之意也穆王可謂知此道  
矣至於五過則是赦罪之科弊自此生故曰五過之  
疵不可不審克之也曰惟官者在官之勢可挾也惟  
反者反覆變詐也惟內者內親用事也惟貨者官吏  
受賄也惟來者素所往來之私也此五者若俗所謂  
情弊也故總謂之疵其罪惟均者以情弊而故出入  
之罪則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五罰皆以疑而赦原所  
謂罪疑惟輕也簡孚有眾者核實而合於眾心也惟



貌有稽者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色聽  
氣聽之類是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敬天之威不  
敢輕用刑殺也墨辟黥也劓辟刃鼻也剕辟刖足也  
宮辟奄也大辟殺也凡此五罪有疑則赦之因以廣  
論罰之各有等差又當視其初犯如何故曰閱實其  
罪也然夏之五刑三千周官司刑所掌墨劓刑宮殺  
則總二千五百是周之刑簡穆王增之三千矣將以  
省刑而復增之何哉蓋贖刑重則正刑輕矣非穆王  
增之也夏之法當然也或曰周有常刑穆王當不亂  
羣章何取乎夏乎蓋以時不同故也文武承商紂之  
虐比屋可誅制刑不得不重禹承堯舜之後穆王承  
成康之後其民好善而不輕犯法其刑不得不輕穆  
王可謂知時變矣是以周官司刑殺罪五百呂刑大  
辟止二百也蓋當穆王時民無犯非禮况犯法乎大  
辟之罪姑存此條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其以此歟  
上下比罪無憎亂辭是其情犯無疑也當必行之然  
猶惟察惟法審聽其辭而概之以法也上刑重刑也  
而適輕下服宥過無大也下刑小罪也而適重上服

刑故無小也刑罰不可執一而不變故曰有權而世  
輕世重不可齊一以倫要皆有典則也罰所以懲惡  
非惡而以罰懲適以病民是以哀矜勿喜之心惟循  
良者有之下此則得其情而必喜矣故凡刑法莫非  
率人以中苟懷是心安得過差察解於差者差錯也  
辨訴紛糾惟從本情不以僞亂也如此則妄訴不行  
矣哀敬以折獄則明啓刑書而占之咸庶中正若俗  
所謂照條也條則無不中正也孚者信也如是則獄  
成而可信不疑矣輸者上之也上之則君安得而不

信乎有并兩刑俗所謂二罪俱發也亦并上之惟上  
所斷則臣下之用刑不得自專矣穆王告羣臣以用  
刑凡四曰其審寬之可見其明謹而不敢忽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又告官伯族姓官伯官之長族氏族之尊此告

同姓異姓之大臣也朕言多懼言刑不可以易言戰戰兢兢以言之敬刑故有德以將之則爲刑若無其德是酷虐也德者何中也今天相民以生聖君又生賢佐以佑斯民前已言配享在下今又言克配在下表夫皇天之生聖賢皆欲配天之德以謹刑也然則重黎三后之生非皇天命之乎惟其用中故明清於單辭單辭一人之言也不待質證而得其情非夫得中之人則安有不口乎苟得中矣雖事物紛至而沓來不待詰問情僞不得而逃非明清則不能也蓋以

尚書講義

卷二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之治罔不以中中則兩辭必有折衷豈復有私家之患乎私家者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人也既曰私家必總於貨必辜有功總貨則悖辜功則誣刑安得平平天實報人庶尤交作罪叢一身可不懼哉是以聖賢之人苟知用中則所永畏者刑罰也天之罰之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自取也天罰不極極中也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夫既不中天下皆惡政也吁可畏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或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子茲祥刑

穆王既告伯父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矣茲又告  
嗣孫何哉蓋前告童孫王族之裔也行法之人也今  
告嗣孫王之嫡孫也故其所言皆君道何監非德以  
明道之以德則民有恥且格觀德則民皆歸中所謂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永有令  
聞也五刑既皆得中有慶必受王之善眾而續承之  
監於茲祥刑者皆因謹刑而致也嘗謂周之有天下

文武成康之下惟穆王可爲賢聖之君觀孔子定書  
原其三篇君牙之教民伯冏之御下呂刑之治罰皆  
眷眷不忘爲君之道而其卒也明章聖人之用中此  
與堯舜惟精惟一相受授者無以異也乃知其心深  
得此道可以襲堯舜三代之傳也而耄期倦勤思欲  
脫屣萬乘爲逍遙遊周行天下使天下皆有車轍馬  
跡焉後世有列禦寇者撫其遺說以爲穆王警駕八  
駿至於西遊氏之國觴西王母於瑤池漢儒信其荒  
唐之言以證其人謂靈荒爲率然荒忽後人祖述其

意和爲一談至有作穆天子傳以附會者使穆王墮於昏君之域殊不知穆王雖起是念一聞祭公謀父所招之詩遂止不行此亦從諫如流善補過者也傳曰一言之違駟馬莫追穆王是也胡不觀孔子之意乎孔子定書取是三篇示人主以軌範必其人可師也則不信孔子而信列禦寇郭璞者亦愛奇之過也故於此不可不辨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犬戎之禍酷矣平王尙能收拾餘民以爲東周振乾

尚書正義卷二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亦可謂有功矣若非文侯尊獎王室述諸侯之職其焉能爾平王不得不報文侯也錫以黃流玉瓚晉之祖廟得用之矣既錫弓矢則是爲方伯也昔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衛人作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言施雖薄而報當厚也則平王之賞不爲過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克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續子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寶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文侯平王命爲方伯而曰父者尊之也而繼之以名作命之法也不大顯明之文武克愼明德昭升於天敷聞於世天乃集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亦惟允正能左右其君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故後王世世得嗣其位而我小子遭家不造造天丕愆天不眷祐澤不下於民罪皆在己犬戎侵陵敗國喪家其禍甚大卽我御事耆老成人無一在位我則不克享於成命當此家難若有同姓之諸侯如祖如父恤我此身使我永綏在位豈非有功乎汝獨能明乃祖之忠始

儀刑文武用會續我命汝追孝於前文人此歸德於  
文侯之詞也汝多捍衛我於艱難子實汝嘉今功成  
矣告歸其國矣是用賚汝以秬鬯一卣卣者以質酒  
之尊也歸以酌祖廟告其爲方伯也古者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朱弓黑矢天子錫有功諸侯之貝也其  
勉勵之言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欲其勤恤  
爾都撫綏其國用成爾之顯德夫有功者必有德以  
將之平王欲其以德保成功真王言也竊嘗謂平王  
東遷周公實知之周公之於國默計於數百歲後方

周之興禍之所伏近在商民而遠在犬戎是  
以遷商民實爲國家培植其基以遺後嗣也商民叛  
服不常率能化之以歸於正而犬戎之禍洛得以爲  
王都矣向使周公不曾營洛則商民散徙爲亂未艾  
而洛邑荒蕪未必可都平王方俛俛然無所之又安  
能保東周之治乎周公之治國如弈秋觀弈一局之  
勢自始至終料其勝負不差毫釐非明照至理其能  
如是乎以此知周公化服商民實爲周家消萬世無  
窮之禍營治洛邑又爲周家建萬世不拔之基一舉

而二事俱利邾定鼎之期可不卜而知也周公有  
勳勞於天下其在是乎惜乎平王不能側身修行勤  
於政事以自治修車備器薄代獫狁以復讎如宣王  
之中興是以黍離降而爲國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平王無志於恢復而又無仲  
山甫方召之徒爲之宣力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有國在周公既沒之後史曰宅曲阜蓋紀其始  
至也始至而有戎夷之難故有是役也案禮曾子問

尚書禮記卷二十一

十二國朝續書

約圖刊本

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解曰魯侯急王事不得已也彼其哀戚搶攘中而  
號令之嚴如此豈非家學所傳義方素明故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  
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寘無敢傷牯牯之  
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我商賚爾乃越遂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甲  
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  
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淮夷既叛徐戎並興魯公倉卒之間處之若無備者  
蓋軍旅之興所當備而取勝者不過利器械畜馬  
嚴軍律禁竊盜積糗糧築營壘備芻茭惟此七事於  
行軍用師闕一不可魯公於此皆備豫不虞可謂得

御書講義 卷二十

十三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治軍之要矣何謂利器械甲冑貴敎敎聞也于貴敵  
敵施也弓矢貴備弓調矢利也戈矛貴於鍛鍛者鍊  
也鋒刃貴於礪礪者淬礪也如此則器械利矣故曰  
無敢不弔弔善也何謂畜馬牛軍之所止必大放牧  
彼有捕獸之機檻必當杜塞彼有陷獸之坑穿必當  
斂窰無使傷牛馬牛馬傷則汝有刑如此則牛馬畜  
矣何謂嚴軍律馬牛逃逸奴婢淫奔不當越隊伍而  
捕逐馬牛奴婢之失其害小而部伍不整其害大若  
他人捕獲敵以復還當議行賞越遂不復是俗所

謂逃軍也能免刑乎如此則軍律嚴矣何謂禁竊盜夫寇攘劫奪也踰牆垣穿窬奔竄也他人之馬牛盜而殺之他人之僕妾誘而匿之刑亦不可逃矣如此則竊盜禁矣何謂積糗糧夫三軍待餉不可一日無食無食則爭奪逃亡無所不至軍何由治苟有不逮則有大刑如此則糗糧積矣何謂築營壘夫楨幹板築之具也軍之所至惟恃壘壁苟無其具則暴露矣是以不供則有無餘刑無餘者全家囚繫必待其供而後釋之故曰非殺也如此則營壘築矣何謂備芻芟夫牛馬之行芻芟不飽何以用其力聚之不散則有大刑如此則芻芟備矣七者旣修則軍勢強矣以此而行師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戎夷何足慮哉方軍之行必用軍法常刑輕也大刑重也而所謂三郊三遂者諸侯四郊有四遂遂有大夫東郊旣用兵其所供億者三郊三遂也嗚呼魯公可謂得行軍用師之道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以當時諸侯不知自治之道惟怙勢以相侵伐故也觀魯公治軍備之先具如此則非驅市人而戰也嗟乎後世不知彼己不

恤備之未具，譎譎然惟以殺伐爲說，昧者何知？第聞其語，莫不以爲正論。一人唱之，眾人和之，及一敗塗地，則鉗口結舌，不復言兵。聞魯公之風，亦可少媿矣。向非魯公得乃父之緒，餘何以有此讀書者知其成功，自有所本，則思過半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書。

穆公以列國霸者，不聽忠言，拂人自用，敗而還師，實不足道。而聖人乃取其書終百篇之義，疑弗類也。然卽其悔過憂危，自責若無所容，其驅一念之前發於誠實天地爲之震動，鬼神爲之辟易，聖人豈不有感於中而爲之登載其言乎？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穆公之謂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子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載載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於哉邦  
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案此篇講義原闕